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四

曹雪芹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石頭記

投鼠忌器宝玉情贓　判冤决獄平兒情權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美小巧用借劒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六十一回　至七十回　内缺六十四回 六十七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月定本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寃決獄平兒情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叔々有什麽疑的別討我把你頭上的楇子蓋似的几根屄毛挦下來还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這小厮且不開門且拉着笑說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來賞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時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你應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奶々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黛鷄似的不許動他的菓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兒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他离的遠看不真只當

我搞李子呢就屄声浪嗓喊起来說又是還不說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不在家

還沒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都有分的到像誰害了饞癆等李子出汗呢

叫我也沒好話說搶白了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个親戚都管着怎不

和他們要的到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鴰去借粮守着的沒有飛着的

有小厮笑道噯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了

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便呼喚着的日子多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

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這个小猴精又搗鬼吊白顛你姐姐有什庅好地方了

那小厮笑道別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他們有內牽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牽

不成我雖在這里听哈里頭却也有兩个姊妹成個體統的什庅事瞞了我們

正說着只听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你柳嫂子去罷再不來可
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
面來至厨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
面問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
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來
總是寫春景將殘
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
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狠十个錢一个还找不出來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
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个來我那里找去你說給他改
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
蛋又沒有了什麽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别叫我翻出來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説道這不是你就
這庅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庅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
吃了椰家的忙丟了手里的計(活)便上来説道你少滿嘴里混(唚)噲你娘纔下蛋
呢通共留下這几个預偹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預偹接
急的你們吃了倘或一声要起來没有好的連雞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
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别説
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
大鴨子将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膈天天又鬧起故事来了雞蛋豆腐又是什
庅麪觔醬蘿卜炸兒敢自到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様
就是十来様我到别伺侯頭層主子只預偹你們二層主子了(罷)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天天要你什麼来你說上这兩車子話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却
為什麼前兒小燕来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的还問肉炒雞炒小燕
說葷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麵筋的少擱油才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赶
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
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厨房以来
凡各房里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買
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說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筭起賬来
惹人惡心連姑娘带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来個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筭句作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还撐持不住还擱的
住这个點这樣个點那樣買来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这樣不如回了太太

多添些〻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
了天天轉着吃〻到一個月現筭道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〻商議
了要吃个油塩炒枸杞芽兒来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来給我〻到咲
起来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这三二十
个錢的事我还預備的起赶着我送回錢去姑娘們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
今厨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
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这个錢全當还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这
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〻听了又氣不忿
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丫頭子来尋这樣尋那樣我到好咲
起来你們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〻賠的正乱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說他死在这里了怎広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来便添
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罢代了小了
頭們走来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来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
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賺不成小
了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一頓乱翻乱擲的衆人一面拉勸一
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别悮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
娘說雞蛋难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広東西也少不得变法
兒去他已經悟過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
言方将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没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
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鷄蛋

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
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
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来找芳官
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
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個至跟
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
姐〻太性急了横竪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才使了他往前頭
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
関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辞回来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問好林之孝
問道我听見你病了怎庅跑到这里来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
来散〻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
纔我見你媽出来我纔関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
里呢竟出去讓我関門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荅只說原是
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来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
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辭鈍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边
正房内失落了東西几個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
並几个媳婦子走来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〻到要審〻他這兩日他往這里
頭跑的不像鬼〻啣啣的不知幹些什庅事小蟬又道正事是昨兒玉釧姐姐說

太太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〻要些〻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礶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沒听見今兒我到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姐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宝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还有偷的別物又細〻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嬛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〻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
到鳳姐兒那边先找着了平兒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歇下听見此事
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
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五兒唬的
哭啼〻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
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还等老太〻太〻回來看了纔敢打動这
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〻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听了咲道这
樣說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
為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
奶〻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囙便去了这理五兒被人軟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說不該做这没行止之事也有报怨說正經更还坐不上来又美個賊
来給我們看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與栁家不睦的人見了这般十分趂愿都来奚落嘲戲他这五兒心内又氣又
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睡
嗚〻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撵出他們
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〻的来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〻的都應
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〻的来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說露却是給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听了唬

天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
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寔供若听見了是他舅々門上得的他舅々又有了不
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們陥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
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姐々好你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
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
那边所丢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臟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々还肯認衆人
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环
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
悄々問着他々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兜
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还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窩里

發炮先吵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
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唬他
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騭事保
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听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
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来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个好人
的體面别人都别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
了玉瓶說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
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来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
玉釧兒兩个業障叫了来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个
到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来煩出這里来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不管的不

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兩個来說道不

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里你問他什麼

應什麼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宝二爺不過意要

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

窩主却是平常裡面有〔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宝二爺

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他〔你〕們兩个还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

面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听了不

覺紅了臉一時羞悪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別冤了好人也別带累

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环哥是

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寃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我一槩應了完
事衆人听了這話一个个都吒意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
然是个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悄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
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到太太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
芳官往前边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尽平兒代他們來至自己這边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几个媳婦押解看㭗家的等勾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他來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奶他到干淨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罷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想熟[相熟]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沒什庅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識高高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庅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爺那边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偺們這边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來和這兩个業障要什庅的偏這兩个業障

逼他須說太〻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聽他兩个不隄防的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寶玉所見帶累了別方給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〻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〻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們私情各相來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還擺在議事所上好〻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〻再說〻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攬事情別人再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使人還要細〻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〻屋里的了頭都拿來雖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埜着碌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別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蝇不抱没縫的蛋虽然这椰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悮的到也不等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若来操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麽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摠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偺們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況且自已又三災八难的好容易杯了一个哥兒到了六七个月还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到笑了說道憑你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纔纔精真些了没的淘氣平兒咲道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来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柘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〻〻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朝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上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

的炭也欠着額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偷了一篓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几様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已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乱着忽有人来說與他過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子原無事如今还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考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兒忽见彩雲来告訴說都是宝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环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說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个也没趣彩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环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没造化的種子蛆心孽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我看你的真讓我收起來过兩日他自然回轉过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内順水沉的沉漂的漂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内暗哭當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曽像往年閙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礼換的寄名符兒还有几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系掛麪薛姨娘処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个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国所製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一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礼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

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所（比他）長的房中
到過復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个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虽眾人要行礼也
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
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环賈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
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
群了頭笑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楼入画邢岫烟的了頭篆兒並奶
子抱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个人都抱着紅毡笑着走來說拜壽的擠破了
門了快拿麺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
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备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
等捧过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〻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〻的平兒
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〻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听見又說讓我〻那里禁當
的起所以特赶了敢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
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襲人連忙攙
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么又
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你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你的生日你也該給他
拜壽宝玉听了忙作下揖去就原來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还萬福不
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
邢妹〻也是今兒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〻赶着補了一分礼去
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〻探春咲道到有些〻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〻有几个
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两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過大姐〻占了
去恁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
太〻和宝姐〻他們娘兒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〻初九日是璉二哥〻三月没人
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庅没人就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咲道我这个記性是怎庅
了宝玉咲指襲人道他和林妹〻是一日所以他記的探春咲原來你两個到是一
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这也是終〻
知道平兒咲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壽的福又没壽礼職
分可吵鬧什庅可不悄〻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們田房我再
行禮去罢探春咲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里纔過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就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兒里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就叫柳家的來攬了去只在偺們里頭收拾到好衆人都說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宝釵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来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

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慌的平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這里探春
又邀了宝玉同到所上去吃麺等到李紈宝釵一齊来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与
代玉因天氣和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来了花園錦簇擠了一所的人誰知薛
蝌又送了巾扇香四色壽礼與宝玉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麺两家皆治
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宝釵带了宝
琴过来與薛蝌行礼把盏畢宝釵因囑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過那边
去這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
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
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一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
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没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

頭倘或家去取什麽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迂的你瞧你們那边這
几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這边的人可知是這門関的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
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趕趂路從這里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
些大家別走縱有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
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兩件还不知道呢除不知还有几件比這兩件大的呢
大家別走可總有事就賴不着這边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〻也知道我
若已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
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
奶〻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來大家樂得丢開手若犯出來他心
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心就是

了这話也不可對第二个人講說肖来到沁芳亭边只見襲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耍見他們来了都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厰所內連尤氏已請過来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兒原来平兒出有賴林諸家送了礼来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壽送礼的不少平兒忙自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鳳姐兒不过留下几樣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过麵方換了衣裳往園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眾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到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并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結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姨媽吃了就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里出去小了頭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

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个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
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說給姨太〻解悶兒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揀
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出宝玉便說雅座無趣須要行令〻才好衆人有的說行这
个令好那个又說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将各色全都寫了拈
成閹兒偺們抓出那个來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拿了一付筆硯花箋
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〻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來坐說我寫大家想
了一回共得了十來个念着香菱一一的寫了搓成閹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探春便
命平兒揀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箸拈了一个出來打開看上寫着射覆
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这是後
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

他們行出（去）咱們行这个說着又著襲人拈了一个都（却）是拇战史湘雲笑着說

這个簡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沒的垂頭丧氣悶人我

只划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

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我（所）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來從

琴妹擲起挨下擲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

等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

若說到外頭去可（就）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

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个老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

滿室（座）滿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乱看

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説藥字代玉偏看見了説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問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对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説着便又説了一个窓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又有雞便覆着他是用雞窓雞人二典字因覆了一个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剗起拳來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剗起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剗拳叮叮噹噹只听得腕上的鐲子

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尤氏贏了夗央三个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
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時憲書上
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菓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
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
过这个也等想一想你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
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
隻折足雁叫的人九廻腸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这一串
子到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声

令完夗央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寿字的不能多贅大

家輸流乱划了一陣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点子李紈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紈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绿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咲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來說这个典用的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烹湃　江间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衆人都咲了說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說酒底湘雲吃了酒棟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个鴨頭遂棟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别只顧吃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举着說道

这鴨頭不是那了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哄起來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鬧心兒拿着我們取哄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竊盜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釵忙暗暗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岔開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哄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麽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

旧詩曾有敲断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时事却使不得兩个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时事這也有出处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处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筭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麼你到忘了後来又讀李義山七言絶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說他兩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咲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吗八滿厅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揺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想]他外頭自便就[去了]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

玉兄此時置身於紅飛翠舞之中得不飄飄仙乎　綺園

我那里我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生恐有正事呼唤
二者恐丫环們年青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婆意痛飲
失了体统故来請问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
你們又不放心来查我們来了我們没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
作个引子媽媽們别躭心李纨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
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还叫姑娘們
吃酒姑娘們还不肯吃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罢了我們怕有
事来打听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还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
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
媽媽們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点心来兩傍丫環們答

應了忙去傳点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
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跕
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
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别惹他們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
干橫豎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个小了頭笑嘻嘻
的走來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
石櫈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别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
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个石櫈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
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乱手裡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
埋了一群蜂蝶鬧穰穰的圍着他又用鮫綃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

衆人看了又見(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内猶作睡語說酒令嘟

嘟ゝ(嚷ゝ)說泉香而酒冽玉盞盛來琥珀光直飲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為

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ゝ兒吃飯去这潮凳上还睡出病來

呢湘雲慢起秋波見了衆人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來

納涼避静的不覺的(頭)因多罰了兩杯酒姣嬝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

愧連忙起身扎掙着同人來至(紅)香圃中用(漱)过(口)水又吃了兩盞濃茶

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内一時又命他喝了一些ゝ酸湯方

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几樣菓菜与凤姐送去凤姐兒也送了几樣

來宝釵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看花的也有扶

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觀局林

代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庅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个媳婦進来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所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下了磞頭有声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筭來筭去總得了兩个眼便折了官有兩眼只聽有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庅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园内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听見了问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庅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所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庅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声就是了既這庅看

就攆出他去等太〻來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代
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下花遥〻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
三了頭到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到地一步兒不肯多是差不多
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几件事
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稻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
鳳姐〻作筏子禁別人最是心里有筭計的人豈只乖而已代玉道要這
様總好偺们家里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閑了替你們一
筭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
広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偺们兩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往所上尋宝
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个小連環洋漆茶

盤裡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问他往你(那)去了我見你(们)兩个半日沒吃茶爬

爬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

襲人便送了那鍾去(他)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那說位渴了那位先接

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說着先拿起來喝

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内襲人笑說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

这病大夫不許我多吃茶这半鍾儘勾了难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時(將)杯

放下襲人又來接宝玉的宝玉因问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里呢襲人四

顧一瞧說才在这里几个人闹草的这會子不見了宝玉听說便忙回至房

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咱們外頭頑

去一回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

罢了宝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偺們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襲人姐〻帶了
你棹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蕋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
吃那个麪條子早起也没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
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
人管着我〻要尽力吃勾了纔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
今學了这劳什子他們説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聞見乘今兒我是要開
齋了宝玉道这个容易説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來
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
的胭脂鵝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穣捲酥並一大碗热騰〻碧熒〻蒸的緑
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筯过來撥了一碗飯芳

官便說油膩〻誰吃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两塊醃鵝就不吃
了宝玉聞着到竟比往常之味有勝些〻似的遂吃了一个捲酥又命小燕也撥
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官都咲了吃畢小燕便將剩
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勾再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这就勾了方
纔麝月姐〻拿了两盤子点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这个尽不用再吃了
說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两个捲酥說这个留着給我媽吃晚
上要吃酒給我两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們晚上
痛喝一陣你襲人姐〻和晴雯姐〻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今
兒大家開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我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
官全要你照看他〻或有不到的去处你提他襲人照顧不过这些人來小

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这只五兒怎庅樣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説去明兒再叫他進來罢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㗎道这到是正經小燕又叫兩个小了頭進來伏侍洗手到茶自己収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手了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來宝玉问你們做什庅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个襲人笑道我説你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説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什庅空兒跑了去吃飯兩个人怎庅就约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声兒襲人笑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了説约下了

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这庅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
官一个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
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
雀褂子再燒个窟窿你去了誰可会補呢你到别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
个什庅把你懶的橫針不拈竪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竪都
是他你的就都不肯做怎庅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
不顧給他做了出來这又是什庅原故你到底說話别只佯憨和我笑
也当不了什庅大家說着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
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
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蕋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滿园中頑了

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肖生在花草堆中鬥草这一个說我有觀音
柳那一个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
这个又說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說我有月月紅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那个
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
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听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
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
夫妻蕙我这枝並頭的怎庅不是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
說若是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兩枝背面開的就是
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
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这个爛了嘴的小

蹄子滿嘴里汗嫩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边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衆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们出氣也都鬨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宝玉見他们鬥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裙因问怎庅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庅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

蒂你瞧〻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嗳呀了一声説怎应就拖在泥里了
可惜这石榴红綾最不經染香菱道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
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这
一百件也不值什应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姐〻每人
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臓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
饒这应樣我还听見常説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
这叫姨媽看見了又説一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話却碰心坎兒上反到
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这一
樣的趕肴換了也就好了过後再説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肴方好不
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臓〻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条

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他回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如何

香菱笑着摇頭説不好他们倘或听見了到不好宝玉道这怕什庅

等他们孝滿了他爱什庅难道不許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樣还是

你素日為人了吗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許宝姐〻也可只不過怕姨

媽老人家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笑道就是这樣罢

了别辜負了你的心我等有你千萬定叫他親自送来纔好宝玉听了

喜歡非常荅應了忙〻的回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筭可惜这庅一

个人没父母連自己的本姓都忘了不知道被人拐出來一壁里低頭心下暗筭这庅

一个人没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了这个霸王回

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

了一壁胡思乱想〔又下此四字〕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〻告訴了他原故
香菱之為人無〔没〕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况与香菱素
〔相〕想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子〕出來摺〔摺〕好隨了宝玉來尋着香菱他
还跕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足的〔一定〕了淘出个故事來
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〻了誰知那起促狹鬼〻使黒心說着接
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
向內觧下來將这條繫上襲人道把这贜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了〔好〕
再給你送來〔去〕你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同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
不俱〔拘〕給那个妹〻罷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
忙又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贜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的

夫妻蕙与並蒂菱用樹枝兒摳(挖)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这菱蕙安放好了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庅怪知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你瞧瞧你这手弄的泥烏(惡)苦(臟)滑的还不快洗去(呢)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问什庅香菱只顧笑(還沒說出來)因那边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着)你說話呢香菱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向你哥哥說纔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里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庅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咲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筭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边了我們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们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们出纔是晴雯道他们没錢难道我们是有錢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们的

情就是宝玉听了咲說你說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衝你
你再过不去情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坏了常會家撟撲火兒說着大家都
咲了宝玉說関院門罢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这會子関了門
人到疑惑起性再等一等宝玉点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个
跟我來罢說着走至外边因見無人便问五兒子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
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
來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後悔長嘆因又问这事襲人知道不
知道小燕道我没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訴过
他也罢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時分
听得院門前有一群人進來大家隔窓情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

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个人提着大灯籠晴雯悄咲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偺們好関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迸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咐不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听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〻〻靸了鞋便迸出來笑道我还沒睡呢媽〻進來歇〻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还沒睡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話說不是个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〻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〻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因吃了麪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濃些个普洱

兒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說湛了一盅子女兒茶已經吃过兩碗了大娘也
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这些時我
听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这
屋里到底是老太〻太〻的人还該嘴里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
声使得若只管叫起來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这家子的人
眼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〻說的是我原不过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
都笑說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〻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
一声半声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这纔好咲这
總是讀書知礼的越自已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〻
太〻屋里撥过來的便是老太〻太〻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他

不的这纔是受过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罢我們走了宝玉还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别处去了这里晴雯等忙命関了门進來笑說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塲了我们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圍桌咱们把那張花梨木的圍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射月和四兒那边去搬菓子用兩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熱咱们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们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这怕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

不得已的這會子还漚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

上坐且忙着卸粧寬衣「此吃酒從未先如此者此独抬红風俗故王夫人一云他行事從是与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

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袄宝玉只穿

着大紅棉紗小袄子下面緣綾彈墨袷褲散着褲脚倚着一个各色致

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兩个先划拳當時芳官

滿口嚷熱「余亦此时太热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时思此热果然一夢矣」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酡絨三色

緞子鬬的水田小夾袄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

撒着褲腿頭上眉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鵞卵粗細

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在耳

上单带着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红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

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說他兩个到像是双生的弟兄兩个襲人等工的斟了酒來說且等〻再划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罢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窰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曰說偺们也該行个令才好襲人道斯文些的才好别大呼小呼惹人听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射月笑道拿骰子偺们搶紅罢宝玉道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着這个顽意兒襲人道这个顽意虽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〻的把宝

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合)
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呢)宝玉道怕什庅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
他一声纔好还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〻屋里叨
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庅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得)一声
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射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个去請只
怕宝林兩个不肯来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襲人晴雯忙
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籠二人又(也)去果然宝釵說夜深了代玉說身上
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点体面略坐〻再來探春听了
却也欢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
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宝琴二人会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

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棹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說林妹〻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背墊着些〻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代玉却离着棹子遠〻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宝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〻說人夜聚飲賭令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庅說人李紈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〻如此这到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來里面裝着象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來盛在盒内搖了一搖揭開一看里面是五点数至宝釵〻〻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庅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貫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貫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衆人看了都笑說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宝釵吃过便唉說芳官唱一枝我們听罢芳官道既这樣大家吃門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〻的唱了一枝

賞花時　翠鳳毛翎箒又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门外即天涯　您看那一風斬黄龍　一線兒差　再林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與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

悞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若遲呵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纔罷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内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〻〻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咲道我还不知得个什庅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咲道这東西不好不該行这令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觧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庅呢这籤原是閨阁中取戲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

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
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雖死活灌了下去探
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衆人断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
个九点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们
瞧瞧这劳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
曉婆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们擲去罢我只自吃一杯
不問你们的廢与興說着便吃酒將骰过与代玉代玉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
湘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画着

一枝海棠題自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兩个字改石涼兩个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间湘雲醉卧的事都笑倒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别多話了衆人都笑了曰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々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与芳官端起來便一揚膝代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數去該射月々々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荼蘼花題有照華勝極四字那边寫有一

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射月問怎麼講宝玉愁眉帐將籤藏了説
偺們且喝酒説有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射月一擲个十九
点該香菱ゝゝ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有聨春繞瑞那面寫有
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ゝ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
玉掣代玉默ゝゝ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
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画有一枝芙蓉題有风露清愁四字那面

一句旧是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衆人㗋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有襲人〻〻他伸手內取了一支出来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旧詩寫有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间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笑来香菱晴雯宝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

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向相探
春笑道命中該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这是个什広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纨笑道
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的衆人都笑了襲人纔
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来是薛姨媽打
發人来了接代玉的衆人曰向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打过
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
代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
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着衆人李纨宝釵等都說夜太深了
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

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襲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
那边方回来関了门大家後又行起令来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
鍾用盤攢了各樣菓菜与地下的老嬷〻們吃彼有此了三分酒
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嬷〻們一面明吃一面暗
偷酒缸已罄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
胭脂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韵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
人身上好姐〻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力灌起来小燕四兒
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偺們且胡乱
歇一歇罢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
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〻起来就將芳官扶

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醉)甜一覔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睁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説可遅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遅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应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道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説我什(怎)应吃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説着了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罢罢今兒可别鬧了再鬧就有人説話了宝玉道怕什应不过纔兩次罢了偺

們也筭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庅就吃光了正是又有趣偏
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樣纔有趣必至興尽了反無後味了
昨兒都好上来了情雯連燥也忘了我記得他还唱了一个四兒
笑道姐姐总了連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沒唱过衆人
听了俱红了臉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
走来說親自来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不过東席短一个也使不
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问你
們夜里做什庅来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兒夜里熱鬧非常
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頑一罈酒
我們都鼓搗光了一个个吃的把燥都丟了三不知的又都唱

起来四更多天總横三豎四的打了一个晚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請我还說有給我听氣我睛雯道今兒他还席必来請你的等有罢平兒笑向道他是誰：是他睛雯听了赶看笑打說道偏你这耳朶尖听得真平兒笑道这会子有事不知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来請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有一張紙回說道你們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睛雯等忙问又怎麽了誰又有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麽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睛雯忙啟硯拿了出来却是一張字帖兒遞与宝

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箋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
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帖文亦蹈俗套之卧）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
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个要緊的人也送來
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了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
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手只打發个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那
里誰知一頓酒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
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
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麼字樣
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
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畢袖了帖兒逕來尋代

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宝玉忙
问姐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吒意說
道你(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
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
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
的是他廟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地廟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
都是承他所授我和(合)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
了聞淂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这里來如今又天緣湊合
我們淂遇旧情竟未易(改)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
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來有本而

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爲难要請教别人去如今遇見姐々真是天緣巧合
求姐々指教說着便拜（將）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
生成这等故（妄）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别號的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
僧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庅道理宝玉听說忙笑道姐々不知道他
原不在这些人中筭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
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庅字様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々可
巧遇見了姐々岫烟听了宝玉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的）諒了半日方笑
道怪道俗語說的闻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不怪得
上午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这（既）様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
自漢晋五代唐宋以来皆無好詩只有两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鉄门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称爲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称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已乃世中擾〻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鉄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来有这一說姐〻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庵来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内人宝玉薰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櫳翠庵只隔门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

皮來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廂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別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门也帶我出去有人问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厮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用芳官一罵有趣）偺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况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这話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狠好我亦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国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风霜鞍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〻〻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晋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偺们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樣有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來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們你們鼓唇搖舌的自己開心作戲却說是稱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賜為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鑾帶穿

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
剖剔短髮好便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
見了也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兩个丫髻
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
大英曰他姓韋便叫他作常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
色之語何必塗硃抹粉纔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
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說
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别致便換作荳童因飯後平兒
还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殽可喜尤氏又
代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

來的今既入了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憑了婇
們去伏侍且同衆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
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問是什么語[話]大家也學着
叫这名子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騾子來引的
合園中人凡听見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人取笑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
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溫都
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溫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
就是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就喚玻
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
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
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
去議事廳相見這里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
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
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
寶玉忙笑道說好姐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看）着你們學（說這个）着罵他
偕鴛又說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趕
着他打正頑笑不絕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
殯天了眾人聽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

了家下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个着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问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庚申服靈砂妄作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曰此傷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坏事小道們也曾劝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

夜守庚申時情〻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若[苦]
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〻命鎖着等賈珍来發放且
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这里窄狭不能停放横竪也不能進
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鉄檻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
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来到目[目]今天氣炎热實不得[可]相待遂
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备下寄在此
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来等賈
珍来府中鳳姐兒出不来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体只
得外[將]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瑞[瑞]賈珖賈珩賈
瓔賈菖賈菱等各有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母接来在

寧府看家他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蔭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玄真觀今因疾歿於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其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有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自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

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瑞賈
珖二人領家子飛騎而来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问
作什庅賈瑞回说嫂子恐哥々和侄児来了老太々路上無人叫我们
兩个来護送老太々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絕又问家中如何料理
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庙怕家内無人接了親
家母和兩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賈蓉当下也下了馬听見兩个姨娘
来了便和賈珍一哭賈珍忙说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
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
坐更的闻知忙喝起衆人来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声大哭從大
门外便跪爬進来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

方住尤氏等都一齐見过賈珍父子忙按礼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
無奈自已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些悲戚好指
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与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
靈之事賈蓉得不得一声兒先騎馬飛来至家忙命前厛收棹
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门前起鼓手蓬棚牌樓等事又忙着進来看外
祖母兩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
都和了頭们作活计他来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
笑説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红了臉罵道
蓉小子我过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统都沒了
还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

的也跟不上說有順手拿起一个熨斗來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
滚到懷里告饒尤二姐便上來撕嘴又說等姐〻來家咱們告訴他賈
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个又笑了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
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丫頭
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个雖小到底是姨娘
家你太眼里沒有奶〻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
他姨娘便抱着丫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咱們饞他兩个丫
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
的說是頑（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亦有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
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

谁不背地里咬舌说咱们这边乱賬賈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
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说臟唐臭漢何况咱们
这宗人家谁家没風流事别討我说出来連那边大老爺这庅利
害璉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鳳姑娘那樣剛强瑞叔还想他的
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乱道之间只見他老娘醒
了请安问好又説難為老祖宗劳心又難為两位姨娘受委屈我们
爺兒们感戴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们合家大小登們去磕頭尤老
人点頭道我的兒到是你们會说話親戚们原是該的又问你父親
好几時得了信赶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赶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
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说着又和他二姨挤眼那尤二姐

便悄ㄑ咬牙含笑罵狠會咬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个又有根基又冨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这二位姨娘的这几年總没揀得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个尤老只當真話忙问是谁家的二姊妹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説媽别信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一天老爺有眼仔细雷要際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蓉方咲嘻ㄑ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此一回緊摟賈敬靈柩進城原當鋪叙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熙鳳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過加倍熱閙而已故書中於迎靈送殯極忙乱處却只閑閑數筆帶過忽揮入釵玉評詩璉尤贈佩一段閑雅文字来正所謂急脉緩受也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炫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而觀者何啻萬數也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也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

到將靈柩停放正室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大舅等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理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苫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行祭之日亦扎挣過來相帮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到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

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
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了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
有睡覺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
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
内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
着笑站着說到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
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内咭溜咕嚕的乱響
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赶來罵道我看你
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

着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說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了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兩邊床上麝月秋紋碧痕紫綃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呌打跑了

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喫了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一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他麽越發道學了獨自一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麽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悄悄去罷或者此時叅悟了也未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

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赶着打完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說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静坐一坐養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所打的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因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

月有喪事方帶的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了一個等打完了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内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習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内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

寶玉就芳官手內喫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人客來時令彼即來通稟若無甚要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隨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我我于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不大喫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莫非要請那位姑娘奶奶底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

頭應允雪雁便命那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
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作什麼呢就來那婆
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
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
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什麼來自己傷感了一回
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啊詞啊叫我拏瓜菓去時
又聽得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棹的陳設搬了
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鼒子之切小
鼎也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

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是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内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燻燻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細想心內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媽的忌日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

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已奠祭取禮記上的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林妹妹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欝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于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是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致使其過悲而哀痛稍伸亦不至抑欝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直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因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

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總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沒甚事趣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彼此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回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噯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辦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

来了两三件了雖有三姑娘相帮辦理他又是個未出閣的姑娘也有好些他知道的也有對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挣着罷了總不得心静一會别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罷了寶玉道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别過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竟祭完了走入屋内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忙說道

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
妹妹這兩日可大好些了氣色到覺比先静些只是
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
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道妹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狀
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
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
將來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話有些難說連忙嚥
住只因他雖說與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和願同生
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

心重每每說話間造次得罪了黛玉致彼哭泣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黛玉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習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卻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纔身上好些寶二爺又來慪來了到底是怎底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

着起來閑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説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麽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麽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卻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説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

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適纔將作了五六首一時困倦起來撂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了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

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呢倘或傳揚開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過閨閣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到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是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鄰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西施

腸斷烏騅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虞姬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薄命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抛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王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綠珠

長揖雄談態日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揚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紅拂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作了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五美吟與後十獨吟對照）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荆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

毛延壽永叔又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
狄二詩各能俱出已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
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
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
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
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
于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
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携手走了進來只見
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俱相

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先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光景因賈璉遠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来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喫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来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政率領族中人哭着迎

了出來赦政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生在此間看看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

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凉大家方纔放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政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

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想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蓉等素日有聚麀之誚因而乗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喫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幾個粗使了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晩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户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

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
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一
日有小管家俞禄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
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
欠五百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小的特來討爺示下
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
俞禄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仙遊以
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
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小的今日特來回爺或

是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小的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且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伯小的還可以挪借這四五百小的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你先要了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

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瞞瞞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禄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禄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

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
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哥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
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
劳動老二我心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
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
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
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
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
馬一同進城在路間叔侄閑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

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可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擾我看那裡及你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樣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作二房如何賈璉笑道敢是好呢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了賈蓉笑道這都無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許與皇庄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

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數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十數兩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到只是嬸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

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去管保無妨不過多花上幾個錢賈璉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偺們府後就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

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兩個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

那裡意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侄兒果然能彀說成了我再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提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到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

至廳上賈璉一一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床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了環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亦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板壁坐了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寒溫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妹那去了怎麼不見尤

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面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嬛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睨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拿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着往腰内摸了一摸説道檳榔荷包也忘了帶來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喫二姐道檳榔到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喫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喫剩下的撂在

口中喫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將欲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了嬛端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喫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巾上趁了嬛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也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喫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卻是尤老娘三姐帶着兩個小了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令其拾取這尤二姐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實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時只見二姐笑着

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手巾不知那裡去了賈璉
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敘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
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
今日因要還人珍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
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取銀子
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
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
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偺們都是至親骨肉說
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

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様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又命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内是賈蓉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將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什麼事情要使喚

叔叔去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爹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倒不好意思說什麽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赶了過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

出去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些不可要錢喫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彼拏去自已見他父親給賈毋去請安不題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已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姨娘嘲戲了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竟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頭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

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過的親上作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一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

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作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乱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

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張華勝強十倍遂連忙過來和二姐商議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况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了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議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幾日早將

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巷内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頭賈珍又給了一房家人名叫鮑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時服役又使人將張華父子叫來逼勒着與尤老娘寫退婚書却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取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

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銀十兩两家退親不題了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娶二姐過門下回便見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　致吽連理起戈矛

總評

五首新詩何所居　顰兒應自日欷歔
柔腸一段千般結　豈是尋常望雁魚
五百年風流債一見了偏作情你會我愛自難
休天巧姻緣渾無奈父母者子女間莫失教訓
說前緣防微之處休弛謝嚴厲纔能真愛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〻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〻赶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盖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当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凤百

献恩爱不消细説那賈璉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这二
姐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説二的直以奶〻称之自已也称奶〻竟将
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中只説在東府有事羈伴风姐輩因知他和
賈珍相浔自然是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下人雖多都不管这些
事便有那游手好闲專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
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尽賈璉一月出五两銀子做天〻
的供給若不来時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飯若賈璉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処
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将自已積年所有的梯已一併搬了与
二姐收有又将风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訴了他只等一
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个人到也过起日子来十分

豈足服見已是兩個月光景这日賈珍在鉄檻寺作完佛事晚間回家時因与
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〻〻先命小厮去打听賈璉在与不在小厮回來說
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
房已是掌灯時分悄〻入去兩個小厮將馬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听候
賈珍進來屋内纔点灯先看过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
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这保山如何若錯过了打
有灯爔還沒处尋过日你姐〻還備了礼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间尤二姐已
命丫頭備下酒関起门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悔那鮑二來請安賈珍
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
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里短了什麼你璉二爺

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去回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爷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点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処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边走走来尤老也会意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小丫頭子們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麽勾当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鮑二的女人上灶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來了一時叫起来没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黄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毬相干一應有我承当風雨横竪洒不到你頭上来这鮑二原因妻子发迹

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
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够了便去睡覺这里鮑二家的陪着这
些丫鬟小厮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上好四人正吃的高興
忽听扣门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门看見是賈璉下馬问有事無
事鮑二女人便悄悄告他說大爺在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了便回
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
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
今日狠乏了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奉茶问長问短賈璉喜的心
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对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
去了兩個小丫頭分了一個过来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

去見已有了一匹馬細瞧〻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会意也来厨下只見
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他来了也都会意故笑道你
这会子来的巧我們因赶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这里来借宿一
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眘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来的交
給了奶〻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来吃一鍾隆兒纔坐
下端起杯来忽听馬棚内鬧將起来原来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
蹶踶起来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来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
了方進来鮑二家的笑說你三人就在这里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
了說着帶门出去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摺子眼了隆兒壽兒関
了门回頭見喜兒直挺〻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来好

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若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々
道々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經的人我痛把他媽一肏隆兒
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听見馬鬧心下
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乱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發作便命
收了酒菓掩门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
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人々都說我們那夜义婆齊整如
今我看来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標致却無品行看来
到底是不標致的好賈璉忙问道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
姐滴泪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麽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
了兩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

的兒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冀是有靠將来
我妹子却何如結果據我有(看)来这個形景恐非長策要作長久之計方
可賈璉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是我已進(盡)知
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妹夫(倒)是作(兄)弟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这
倒說有走了便至(往)西院中来只見窓内灯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
璉便推门進去笑說大爷在这里兄弟来请安賈珍羞的無话只
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偺們弟兄從前是
如何樣来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
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还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可絶後
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

弟怎庅説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两杯又拉尤三
姐説你过来陪小叔子一杯賈珍笑的（着）説老二到底是你哥々必要吃
干这鍾说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
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别戳破
这層紙兒你别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子）花
了几个臭錢你們哥兒俩拿着我們姐兒两個權当粉頭來取樂
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
姐拐了来做二房偷着（的）鑼（鼓）兒敲（打）不得我也要会々那鳳奶々去看他是
几個脳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
有本事先把你两個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潑婦拚了这命

也不笑是尤三姑奶〻喝酒怕什庅偺們就喝說着自已綽起壺
来斟了一杯自已先喝了半杯摟过賈璉的脖子来就灌說我和
你哥〻已經吃过了偺們来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
不承望尤三姐这等無耻老辣弟兄兩个本是風月塲中耍慣的不
想今日反被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一叠声又叫將姐〻請来要樂
偺們四个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过当家他們是弟兄偺們是姊妹
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賈珍得便就要一溜
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这種為人与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来这尤三姐鬆〻挽着頭髮大紅襖子半掩半開露
着葱緑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緑褲紅鞋一对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

斯文两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燭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倒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绰约风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风情反将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來略试了一试他弟兄两个竟全然無一点别識别見連口中一句响亮話都没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関门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環婆娘不到之處便将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泼声厲言痛駡説他爺兒三個誆騙了他寡

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来有時尤三姐自已高了興
悄命小厮来請方敢去一会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誰知这尤三姐
天生脾氣不堪仗有自己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
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態来哄的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
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説姐〻糊塗偺们
金玉一般的人白叫这两個現世宝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
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呢)不知(道一日)偺们方安(靜一日)倘或一日他知道了
豈(有)肯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趂如今我不拿他们取
樂作踐准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説他母女見不
听劝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〻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

有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趂心連桌一推衣裳不
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子鉸〕碎〔了〕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
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来了只在二姐房内心中
也悔上来無奈二姐到是個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
事到还知疼肴癢若論起温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
專實較风姐高十倍若論標致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
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憑〔他〕有甚好處也不筭了偏这賈
璉又说誰人無錯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
如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里还有鳳平二人在意
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賈璉说你和珍大哥商議：棟个

熱的人把三了頭聘了罢留有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来

怎麽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

現肥羊肉只是湯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大扎手偺們未必降的

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罢他只意意思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

二姐道你放心偺們明日先劝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

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这话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

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請他小妹过来与他母親上坐尤三

姐便知其意（全用醍醐灌頂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过三巡不用姐姐

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孽障）姐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

大礼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絮叨叨提那從前醜

事我已尽知説也無益既如今姐〻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
之处我也要自尋歸结法方是正礼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
戲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
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進
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賈璉笑道这也容易憑你説是誰就是誰一
応綵礼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〻知道
不用我説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
賈璉便道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这人原不
差果然不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别人他如何進得
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

道奇不知何為我们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難

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了好男子了不成一罵及有理衆人听了都咤

意除去了他还有那一個余亦如此想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

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说有忽見跟賈璉的心腹小使子興兒走

来请賈璉说老爺那边緊等看叫爺呢小的答应往旧老爺那边

去了小的連忙来请賈璉又忙问昨日家里没人问興兒道小的

回奶奶说爺在家廟里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

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尤

二姐拿了两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

吃一長一短向他说话兒问他家里奶奶多大年纪怎個利害的

樣子老太〻多大年紀太〻多大年紀姑娘几個各樣家常等語與児笑嘻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毋女又說我是二门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这八个人有几个是奶〻的心腹有几个是爺的心腹奶〻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〻的就敢惹提起我們奶〻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們二爺也筭是个好的那里見得他到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到背着奶〻常作些个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〻是容不过的只求〻他去就完了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〻太〻兩个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口只一味哄着老太〻太〻兩

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
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ミ太ミ説他会过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
討好兒過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説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
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来他还在傍边撥火兒
如今連他正經婆ミ大太ミ都嫌了他説他雀兒揀着旺处飛黒母鷄
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ミ在頭里早
叫过他去了尤二姐咲道你背着他这等説他将来你又不知怎庅
説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説了興兒忙跪下説道奶ミ要
这樣説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来先娶ミ奶ミ時若得
了奶ミ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人如今

跟爺的这几个人谁不背前背後稱揚奶々聖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答應奶々呢尤二姐笑道猴兒肏的还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來你們作甚庅來呢我还要找了你奶々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々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々一輩子別見他才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这张嘴还說他不过好奶々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礼待他々敢怎庅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々便有理讓他看見奶々比他標致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礶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爺打個爛羊頭虽然平姑娘在屋裡大

約一年二年之間兩个有一次到一処他还要口里掂本过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鬧哭一陣説又不是我自已尋来的你又浪着劝我〻原不依你反説我反了这会子又这樣他一般的也罢了到央告平姑娘尤二姐哭道可是扯謊这樣一个夜义怎庅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这就是俗語説的天下挑不过礼字去了这平兒是他自幼的了頭陪了过来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他原為收了屋里一則显他贤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爷的心好不外頭走邪的又还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凡爷們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个人伏特的二爷原有兩个誰知他来了没半年都尋出不是来都打發出去了别人虽不好説自已臉上过不

去所以重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
把這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窩夫的到一味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
纔容下了尤二姐哭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一位寡婦奶奶
奶只見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
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
姑娘又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學道理這是
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說事不管只因應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
大奶奶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
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
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

意丹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受的只是刺劄手也是一位神道
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里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經是珍大爺親
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太命太太抱過來養這麼大也是一位不言事
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算外有兩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
地下無雙一個是咱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
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
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
姓薛叫什麼宝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了
㬹我們兒使神差見了他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們大家規矩雖然
你們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遠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

正經大礼自然遠〻的藏開自不必説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是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煖了吹化了姓薛的説的滿屋里都笑起来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這些混話越發沒了綑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邊的了（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寫之寫也）尤二姐總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麼（拍案叫絕此處方問是何文情）興兒笑道姨娘別問他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宝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

外頭人〻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到難為他認得几個字每日也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里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報怨可知難纏情語情文至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到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〻信他胡說偺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〻女兒氣那是只〻在里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〻記得穿孝時偺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擋着人〻說他不知

礼又没眼色過後他没悄〻的告訴俗們說姐〻不知道我並不是没眼色想我
和尚們贓恐怕氣味薰了姐〻們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
了他的碗倒他趕忙說我吃贓了的另洗了再拿来这兩件工我冷眼看去原
来他在女孩子們前不會怎様都的過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
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頭磕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
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將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
二則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〻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
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来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
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来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来了請老奶

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万別為我悞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你記罣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纔來也難為他眼力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里做生日媽和我們到那

里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串客里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千奇百怪之文

何至于此他着工了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璉惹了一個禍

逃走了不知可有來了不曾[下落沒有]賈璉聽了怪道呢我說是個什庅樣人原來是他

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

多人的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

們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宝玉的

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他萍踪浪蹤[跡]知道几年纔來豈不白躭擱了尤

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

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

庅是什庅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

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礼不動非礼不言起来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茗烟〻〻說竟不知道大約没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没来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来住兩夜從這里再悄〻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来了一群馱子内中一夥主僕十来騎馬走的近来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璉来了賈璉深為奇怪余亦為怪 忙伸馬近了上来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温大家便入酒店歇

下叙談〻〻賈璉因笑說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踪跡
全無怎麽你兩個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
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夥
强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还救
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
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
一個姑媽他去望候〻〻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
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几日心
因又听道尋親又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
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来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属薛蟠且

不可告訴家里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
是舍表妹之過湘璉忙笑說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這等
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璉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
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
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
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娘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
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倘然淹滯不歸豈
不悞了人家須得留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況
且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里現成就備一分二哥代去賈璉笑道也不用
金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是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 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家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守藏而已賈兄請拏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还来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閤戶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子果是個斬釘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〻回来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溫之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

事說了出来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〻〻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宝晶熒將靶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着一鴛字一把上面鏨着一鴦字冷颼〻明亮〻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綉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回家合家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〻〻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將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来交與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来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来了請入卧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

樓(節)風(凡)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宝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聽一干人說我那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見茗烟說璉二哥〻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宝玉〻〻笑道大喜〻〻難得這個標致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他關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〻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礼)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〻問個㡳歷纔好宝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

又知是絕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
里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庅不知真〻一对尤物可巧他又姓尤湘蓮听
了跌足道這是〔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石頭獅子干淨
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奇極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不更奇）宝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
胡說（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是人想得到的所謂一個人不曾放過）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
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作甚庅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
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别 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是
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辞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他〕又浮燥不如
去索田定礼主意已定便一〔直的〕經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得湘蓮

来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来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叱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姑母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便不自在还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还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还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耻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無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来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內出来

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礼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
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灵
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邊去了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
面又罵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勸賈璉你
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
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
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可敬可敬湘蓮反扶尸
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無所之
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致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
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使子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子帶他到

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着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来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悞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覓[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覺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着一個跏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来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覺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将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痛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

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何為心甚歎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听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的走了依我說也道也他罷了媽媽也不

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商議也該請一請酧謝酧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正在這裡合你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

麼柳相公那樣年輕的一個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他總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在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小厮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道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待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

二則把你自已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這料理咱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兒給他們道、發財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五六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了為各處發貨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

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倒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厮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拏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來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就怎么糊塗到這田地了特特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

忘了沒拏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
你還是特特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
帶來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
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靈嚇吊
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
出去告訴小厮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
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
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看母女二
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研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

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與薛蟠毫無差錯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的看了一看又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

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已房中將
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已留用之
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硯池也有送香
袋扇子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单送頑意兒的只
有黛玉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
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
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
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双亡
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

物想到這裡不覺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看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筭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狠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為什麽反到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胗脉也為是姑娘的

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已遭塌了自已的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况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体也別自已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劝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内説宝二爺來了紫鵑忙説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色氣旁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

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
是妹妹要開雜貨鋪呵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
二爺還提西呢因寶姑娘了此東西來姑娘一看就
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
替我們劝劝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
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
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帶兩舡
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話也知寶玉是

為自已開心也不推也不任因說道我任凴怎麽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麽叫什麽名字那是什麽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麽要他做麽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棹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將些沒

要緊的話來厮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在這裡混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兒解了忍痛便道寶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我去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轉的說着眼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一席酒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

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
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
家喝着酒免閒話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
好朋友衆人問是誰那人道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
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
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
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
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别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
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

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体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日我們在店裡彷彿、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道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勸他勸總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

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樣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杯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

了寶釵便說道大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甚麽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看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些這東西我們小時節倒不理會他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寔可笑什麽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拏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各人姐姐你瞧

不是寶哥哥來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扎挣着出來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倒的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麽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方散寶玉仍把黛玉

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差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也都想到了若是個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復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起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

好兒呢自已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难為宝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収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便不理他說道你自管収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

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
巳房中將東西丢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
這個又美個什麼兒呢一面就坐着各自生了一回
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
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
子便出去了鶯兒㨿走近前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
說道剛纔我到璉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
氣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
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是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半

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寶釵聽了也自已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家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不過在這幾個院裡就丢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道

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嗽了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

玉出門自己作了回話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
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
說話兒便告訴晴雯道嗳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記
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
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
池中蓮藕新残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
了一回猛抬起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拏着
彈子在那裡彈什麽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
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麽

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
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
這裡赶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
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瘩流星吊了好些下來姑娘
還不知道呢這蜂兒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兩
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頭上連這一嘟嚕都要
爛的姑娘你瞧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赶就落了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許多你
倒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

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延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
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
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折
個姑娘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
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咱們倒先吃了你
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些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
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狠喜歡我纔敢這麼
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
沒有什麼只是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

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逐一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見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裡邀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聞這話知道有緣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兒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道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

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
兒的歇歇兒我們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
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
個照看他也寔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
你背地裡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
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旁邊讓襲人坐下
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
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
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站

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
姐道閒來坐坐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
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
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
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
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
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示下鳳姐道叫
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
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麽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

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麽新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旁

站立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

一起没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裡和小厮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嚇了一跳却是想不到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早已没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進

來鳳姐一見便説好了小子呵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呵只你實説罷興兒一聞此言又鳳姐鳳姐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

道什麽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巳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巳左右開弓打了自巳十幾個嘴巴鳳姐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麽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槪不知道呵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咕咚咕咚嗑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再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

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府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說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嗎怎麼不說了興兒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

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来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一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来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頭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拉扯上甚麼張家李張劉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

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已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到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着嘴兒笑興兒想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接着道怎麼樣快說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是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点了点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了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

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擱過來的鳳姐道好
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
個了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大奶奶沒來嗎興
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
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
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
你了興兒赶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
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就是辦的這個了興兒回道
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

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日他妹子各人抹了脖了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呢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没了别的事了麼興兒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事事真字、寔鳳姐低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甚麼瞞我的你你想着瞞了我就在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你這着我不看你剛纔還有点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声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姐鳳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赶忙

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
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
遲了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几個是的退出門來鳳姐
又叫道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叫你去出告許你二爺去是不
是呵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
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
眼直瞅瞅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
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
叫倒茶幾個小丫頭子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

你都聽見了這總好呢平兒也不敢荅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好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荅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麽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俊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𠝹平安節度廵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豊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盖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說快回二奶〻去大奶〻

来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樑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
一驚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見於是忙整衣来迎了出来至門前鳳姐方下車
進来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
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潔若九秋之菊周
瑞旺兒二女人攙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萬福張口便呌姐姐下降不
曾遠接望恕倉促之罪說着便福了下来鳳姐忙陪笑还礼不迭二人携手
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姐命丫环拿褥子来便行礼說奴家年輕一從到
了这里之事皆係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
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礼
去鳳姐兒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

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担憂此皆是你我之癡心怎奈二爺錯會奴
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對奴
說奴亦曾勸二爺早行此礼（事）已（以）被（偹）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妒之婦私
自行此大事並不說知使奴有冤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
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还求姐姐下
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
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礼若姐姐在外奴在内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
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到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怨所
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
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

寔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府世代名家豈容我
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〻在外若别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
忍我被小人們誹謗故生此事我今來求姐〻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同分
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
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
免暗悔所以姐〻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〻不隨
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〻梳頭洗面只求姐〻在
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〻〻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嗚
嗚咽〻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礼分序座
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

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咲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礼他原是僭們的了頭已後快别如此說着又命周家的從包袱里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礼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姐々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敘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已又見周瑞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癡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々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々去只是這里怎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姐々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姐々說

誰妥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
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几件
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
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攜
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槩字不
知倘或知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
個花園子極大姊妹住着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里住兩天等我
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
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門只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
姐便帶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

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来引動多人来看問尤二姐一々
見過衆人見他標致和悦無不称揚鳳姐一々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
了風声若老太々太々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了环都素懼鳳姐的又
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这事鳳姐情々的
求李紈收養几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
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變法將他的了頭一
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他使喚暗々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着
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筭賬自已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
暗々吶罕的說看他如何这等賢惠起来了那尤二姐得了这個所在又見園
中姊妹各々相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

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来尤二姐曰說没了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〻拿些

来善姐道二奶〻你怎庅不知好歹没眼色我們奶〻天〻承應了老太〻又

要承應這邊太〻那邊太〻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〻起来都

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

〻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里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

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口里調度那里為這点子小事

去煩瑣他我勸你能着些兒罷偺們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這是他亘古

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来把你

丟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為有

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〻連飯他怕端来與他吃或早

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先乱叫起
来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隅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
鳳姐却是和容悦色滿嘴里姐姐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
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
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
氏見他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
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
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
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攆他出来
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这女婿尚不

知道原来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〻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
子與旺兒悄〻命他將張華勾来養活着他寫一張状子只管往有司衙
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
妻再娶等語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〻〻氣的
罵癩狗扶不上墻的種子你細〻的說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没事
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没臉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
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〻就和他對詞去
如此〻〻这般〻〻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状子
工添工自己說你只告我来往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
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喊了冤察院

坐堂看狀更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代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咲道起動衆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于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寔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攀扯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

命他托察院只虛張声勢警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
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
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
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
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
人告你們如此〻〻〻這般〻〻〻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〻〻說我防
了這一着只虧他好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
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〻來了賈珍聽了這個倒吃了一驚忙要同
賈蓉藏躲不想鳳姐進來了說好大哥〻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
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

備飯說了忙命備馬䠷往別處去了這里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來到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咲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体統才是你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脚蟹連官塲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〻來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〻太〻有了話在你心里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

只求姑娘嬸子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没良
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这些没臉面没
王法敗家破業的营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还敢来勸我
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声説嬸子别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嬸子
嬸子别生氣説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
説已後可还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已後还单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子的
話了衆人又是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滚到尤氏懷里嚎天動地大放悲
声只説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麽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
着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咱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
衆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就走你妹〻我也親身接來家生怕老太〻太〻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
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里我這里趕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
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
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広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〻昨日急了縱然我
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〻的五百銀子去打點如
今把我們的人述鎖在那里說了又哭〻了又罵後來放声又哭起的祖宗爹媽來
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衣服工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語
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聽說哭着兩手
搬着尤氏的臉緊對相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塞着不然他
們給你嚼子啣工為什広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平安不

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
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芦就只會一味瞎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也不怕你
也不聽勸說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〻跟的人我何
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叫我怎庅樣呢怨不得妹〻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
姬妾丫环媳婦已是烏鴉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〻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〻
的不是奶〻也作踐的勾了當着奴才們奶〻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
奶〻給留臉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哭罵賈蓉
出去請大哥〻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這個礼我竟
不知道我問〻也好學着日後教導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叔〻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今
我父親正要出殯嬸子若鬧起來兒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子責罰兒子兒子
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子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
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貓兒
狗兒一般嬸子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半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嬸子費心費力
將外頭的壓住了纔好原是嬸子有這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
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
得又轉過了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礼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
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
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還要嫂子轉替哥〻說了

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冒賠一齊都說嬸子放心横豎一点兒連累不
着叔〻嬸子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兩銀子與
嬸子送過去補上虧空的不然豈有反教嬸子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
但還有一件老太〻太〻們跟前嬸子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
兒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
我雖然是個獃子也獃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
我豈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
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
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〻太好性了若是我們的意見先回了老太〻太〻
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他不遲我聽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纔

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
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
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庅人這樣大胆打聽了
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
說他告什庅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
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
個禮他抓着他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餓死的值些

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在身就是兩重罪背着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庅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兒呢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

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偺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竟許他銀子只叫他應了枉告不實的罪偺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了鳳姐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僱一不僱二的作這些事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吵登出事來這可怎麼樣雖不怕他也終躭心

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庅反給銀子終久是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我的事還得我了總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愿意了事

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
若說要錢我們這里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
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
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庅
說怎庅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里終久怎庅樣你也同我過
去回明了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
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又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
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癡心說不得
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太太們
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

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見你妹〻狠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思意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之後無家無業實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来已經廂房收拾了出来暫且住着等滿了服每圓房仗着我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〻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咲說到底是嬸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环們伏侍鳳梳粧洗臉又把酒飯親自遞酒揀菜鳳也不多坐執意就走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須得如此〻〻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拆這魚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呑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過去尤氏那邊怎好不過来的少不得也過来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礼鳳姐咲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個不是〻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来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咲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来忙覷着眼看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来咲道老祖宗到細〻的看〻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来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〻〻你先認〻

了太〻瞧過了再見礼二姐聽了一〻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
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庅今年十几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
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帯了眼鏡叫鴛央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
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兒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
出他的手来我瞧〻鴛鴦又揭起裙子来賈母瞧畢摘下眼鏡来笑說道便是個齊全
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将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
細〻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
母聽了道這有什庅不是既你這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
聽了叩頭起来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帯去見太〻們說是老祖宗的主
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帯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声不雅深為憂

處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
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里还有許多賠送外还給
他銀子安家过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来又見賈蓉打發人来對
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並無〔偷〕
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個察
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
打了一頓赶出来慶兒在外替他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
的你只要親〔成這〕事官必还断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
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还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
回又傳了他父親来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

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說原是親家母說過一次並沒應准親家母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婦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

这樣鳳了頭去料理〻〻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賈蓉
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〻遣人去説
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不怕爺們一怒
尋出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来你若
走時还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到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
已定約共(總)也得了有百金(他)父子次日起個五更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
了来回了賈母鳳姐説張華父子妄告不実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
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
来再花几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妥當且
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

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
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
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
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
大作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
告訴鳳姐只說張華是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
天已被截路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聽
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題鳳姐
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还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
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他原故

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
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
的丫環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
来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
同出迎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
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那邊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
刺說不得且吞声忍氣將好顏面拉出来遮掩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
秋桐来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
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祠然後過来辭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灑淚亭
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

治等語二人口内答應也説些大理套話不必煩叙且説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説得只是心中又懐别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説妹〻的声名很不好聽連老太〻太〻們都知道了説妹〻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来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这話氣得倒仰查是誰説的又查不出来这日久天長这些個奴才們跟前怎樣説嘴我反弄了個魚頭来拆説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説槐暗識刺秋桐自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僣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後娶没漢子要的娼婦也来要我的强鳳姐聽了暗樂尤二姐聽了暗愧暗怒暗氣鳳姐既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

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拏了錢出來買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
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
時撞見了便去犢舌告訴鳳姐說奶奶的名声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
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里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拏耗
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
園中姊妹和李紈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寶黛一干人暗為二姐
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時常來了到還都憫恤他每日常無人
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又並無露出一点壞形
來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不便留心況素習已來因賈赦姬妾丫环
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

邋遢慣貪多嚼不爛的由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几個知礼有耻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么兒們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來眼去相(私)偷期的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來未過(遇)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已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已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乱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卻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卻

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里只
粧不敢出声兒氣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
母見他眼紅〻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〻
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專會作死好〻的成天家嚎喪背地里咒二奶〻
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
嫉妒鳳丫頭倒好意待他〻倒這樣爭鋒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
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
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看他這般與他排解〻〻那
尤二姐原是個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磨折不過受
了一個月的暗氣便懨〻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

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宝劍前来説姐〻你一生為人心癡意軟終久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内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来即進来時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〻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泣道妹〻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寃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笑道姐〻你終是個癡人自古天網恢〻疏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

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便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也有
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
何況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來醫治於你出去即刻請醫生
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蔭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
個姓胡的太醫名叫君榮進來胗脈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
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
婆子們請出手來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
榮又胗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
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露醫生觀觀氣色方敢
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

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就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脈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来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荣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胡君荣聽了早已捲包逃走这里太醫院便說本来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来一時查了出来便打了个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又遇見这樣没本事

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燒香礼拜自已通陳禱告說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称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罵平兒不是個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奶這樣都因咱們無福或犯了什庅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筭命打掛偏筭命的回來又說係属兎的陰人冲犯大家筭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属兎說他冲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葯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去躲几個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眼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庅就冲了他好個爱八哥兒在外頭什庅人不見偏来了就有人

冲了白眉赤臉那里來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爺
罷了縂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〻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
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还是一点摻襍没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
笑不敢笑（又）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奶〻要攆我
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〻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鳳姐兒一陣又
罵道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么）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頭來
（投了）頭來的攆（到眼裡）的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还你父親去到好說
（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來尤二姐
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〻
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〻我從到了这里多

虧姐〻照應為我姐〻也不知受了多少閗[閑]氣我〻若逃的出命来我必答報
姐〻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好等来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淚說道
想来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
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些]個事来尤二姐忙道姐〻這話錯了若姐〻便不告
訴他〻豈有打聽不出来的不過是姐〻說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要]進来方
成個体統與姐〻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
息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
況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零[碎]氣不如一死到还干淨常聽見人
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扎掙起来打開
箱子找出一塊生金[子]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

脖子方嚥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淌下了當下人不知鬼

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了尔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去梳洗鳳姐便和秋

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那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

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々々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

過逼(餘)了墻倒衆人推了尔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帶的齊々整々

死在炕上了于是方唬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看了不禁大哭衆人雖素習懼

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憐下比鳳姐原强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

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闔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

心的妹々你怎麼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

住賈璉々々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

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收拾出正房來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不像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墻上通街現開了一個大門兩邊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将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盖了八個小廝和幾個媳婦圍隨從內子墻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单一看只見這尤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来勸叔叔嘆着也說我這個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悄跌脚說我忽略了終久对出来我替你報仇天文生回說奶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还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

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已早過來陪哭一塲衆族中人也都來
了賈璉此道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礼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
太〻太〻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
遶過群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隱〻綽〻聽了一半言語回來又回賈母說
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不燒了燒了一撒也認真的開喪
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塲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
上埋了完事鳳姐咲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环來請鳳姐說二
爺等着奶〻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里近來艱難
你還不知道偺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雞兒吃了過年粮昨兒我把兩個金
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里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着

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說只得
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子壞了的爛花兒並
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
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廝丫頭來拿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
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
與他說你只別作声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里來点眼賈璉
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
你好生替我收着作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衆人
走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間果
抬了一幅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

守靈晚來上也不進去只在这里伴宿正是

第七十回

林代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〻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

後一向未和宝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强第二個琥珀又有病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了丫頭出去了其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来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来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〻接〻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其得情色若癡語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咲这日清晨方醒只外間房内咭咯之咲声不斷襲人因咲說你快出去解救晴文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温都里那隔肢呢宝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襖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葱緑苑紬小襖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緑襪兩脚乱蹬咲的喘不過氣来宝玉忙上前咲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来膈肢晴雯〻〻觸癢咲的忙丢下雄奴和宝玉对抓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咲說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倒好咲忽有李紈打發碧月来說昨兒晚上奶〻在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这里小燕說有〻〻我在地下拾了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来晾着还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乱滚因咲道倒是这里熱鬧大清早起就咭〻呱〻的頑到一處宝玉咲道你們那里人也不少怎麽不頑碧月道我們奶〻不頑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如

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頭去了更寂寞了兩個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個雲姑娘落了單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宝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翠縷咲道姑娘們都在沁芳停上你去了便知宝玉聽了忙梳洗了出来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来時都咲說這會子還不起来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時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来纔好湘雲咲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却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起時是後有名此是先有名）宝玉聽着点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說着

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内晨妝懶　簾外桃花簾内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机燒破夗央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滚下淚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来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么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誰作的宝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宝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這声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体所以不信宝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々只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不知道姐々斷不許妹々有此傷悼語句妹々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々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

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〻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罷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了礼服各處行礼代玉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〻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眾姊妹皆在房

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
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
賈璉和王夫人開讀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
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日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
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眾甥男甥女閒樂一
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代玉宝釵四人同鳳姐去眾人不敢違拗只
得回房另粧飾了起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紅院歇了
半刻襲人便乘机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算
一笑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
寫的在那里呢宝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

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共算攏數了一數纔有五六十篇這三
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几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
來天天快臨几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
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搪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
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
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閒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
儘了出來再作別的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了便十分歡喜吩咐他以以後只
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們太太去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
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着急的天天寫寫念念
有多少禎完不來了的這一赶又赶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這里賈母也說怕

急出病来探春宝釵等都笑說老太〻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
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過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
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聽說喜之不盡原来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宝
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
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宝玉〻〻
自己每日也加功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
来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過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與
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蝇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
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来道謝着史湘雲宝琴
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

将所有應讀之書又温理過几遍正是天〻用功可巧近海一帯海嘯又遭遢了
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来如此筭去至
冬底方回宝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邊乃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
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来　空使鵑啼燕
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〻〻看畢
咲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咲道偺們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
何不起社填詞改個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
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

發人分頭去請衆人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個調来寫了綰在壁上衆人来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称賞了一回宝玉咲道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来于是大家拈鬮宝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宝琴拈得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宝玉拈得了蝶恋花紫鵑炷了一支夢甜香重建故又焚香大家思索起来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宝琴宝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宝釵便咲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咲道噯呀今兒这香怎庅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宝玉可有了宝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笑道这算輸了蕉了頭的半首且寫出来探春聽說忙寫了出来衆人看時却是先看沒作完的總是又变一格也

工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〻縷　徒垂絡〻絲　也难綰繫也难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宝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負不肯勉强塞責将筆擱下來瞧〻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御(休)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豚(經)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筭得説着看黛玉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〻逐对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憑你去 忍淹留

衆人看見俱点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点綴無窮 三春事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咲說到底是他的这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咲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咲道不要太謙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匀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匀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圍蝶陣乱紛紛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你(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絶都説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為尊纏錦(綿)悲戚讓瀟湘

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

自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麽罰李紈道不要忙這定要重〻罰他下

次為例一語未了只聽窓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窓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

一跳丫頭們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嚷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

丫妚咲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斷了繩拿下他来宝玉等聽了也
都出来看時宝玉笑道我認得这風箏这是大老爺那院里嬌紅姑娘放
的拿下来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様的風箏单他有这個
不成我不管我且拏起来探春道紫鵑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这会子
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代玉咲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揀出去罷
把偺們的拿出来偺們也放晦氣紫鵑聽了敢命小丫頭們將这風箏送出
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與他們去的这里小丫頭們聽見
放風箏爬不得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個美人風箏来也有搬高凳去的也
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宝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
地下放去宝琴咲道你这個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

好宝釵咲道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咲道你把你們的拿来也放〻翠墨嘻（咲）
〻的果然也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兒
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来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
兒放走了宝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咲道横竪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
玉道也罷再把那個大螃蟹拿来罷了頭去了同了几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
籰子来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来的
放这一個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歡喜便命叫
放起来此時探春的也成（取）了来翠墨帶着几個小丫頭子們在那邊山坡
上已放了起来宝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来宝釵也高興也
取了一個来却是一連七個大鴈的都放起来獨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

去宝玉説了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
頭上出汗衆人又咲宝玉根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
頓脚踏跺個希爛代玉咲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
宝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
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丫嬛們又拿了許多各色各樣的送飯
的来頑了一回紫鵑笑道这一回的勁大姑娘来放罷代玉聽説用手帕墊着
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来隨着風箏的勢將籰子一鬆只
聽一陣豁剌〻響登時籰子線盡代玉因讓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請
罷代玉咲道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这一樂所以又
説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咲道我

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几個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齊簍子根下寸系不留咯
噔一声鉸斷咲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代（帶）了去了那風箏飄〻飄〻只管
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鷄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一冉展眼便不見了
衆人皆仰面睃（瞧看）眼〻說有趣〻、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落在有人
烟處被小孩子得了还好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寂寞想起
來把我这個放去教他兩個作伴兒罷于是也用剪子剪斷照先放去探
春正要剪自己鳳凰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因道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
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看他到像要來絞的樣兒說着只見那鳳凰漸逼
近來遂與这鳳凰絞在一處衆人方要往（往）下收線那一家也要收線正不

聞空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代（帶）響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來衆
人笑道這一個也來絞了且別收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到有趣呢說着那喜字
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乱頓誰知線都断了那三個風箏飄
飄颻〻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笑說到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
狹了些代玉說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〻去了寶釵說且
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着看他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代玉回房歪着
養乏要知端的下回便見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夗央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瘋了頭〔傻〕慣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惑奸讒抄揀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俏丫環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第七十一回　至八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庚辰秋定本

石頭記



脂硯齋重評石記卷之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夗央女無意遇夗央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别今得晏然復聚於庭室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發付於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請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庭闈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珍賈璉等商議〻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



等凡處大地方來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公主郡主王妃国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的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奏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絡繹不絶礼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環四个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隻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礼不能勝記堂屋内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将凡所有精細之物都擺在上請賈母過目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

過目只說叫鳳了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灯結彩屏開
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
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几個世交公侯應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
並几位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入大觀
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
才入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敘便是眾公侯誥命左邊下手
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手下手一席方是賈母主位
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几個媳婦兩溜鴈翅站在賈母身後
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
瑞家的帶領几個環在園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曾別

處去了一時台上參了場台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廝伺候須臾一
小廝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才遞與林之
孝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
了才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点了一齣吉慶戲
文然後又謙讓了一回北靜王妃也点了一齣眾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
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
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宝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里念佛保安延寿
經他跪經去了又問眾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的病弱的弱見人
腼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
廳上陪着他嬸娘家姊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

賈母回頭命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帶來再只叫你三妹〻陪着来罢鳳姐答
應了來至賈母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宝玉也纔從庙里跪經回
来鳳姐兒說了話宝釵姊妹與代玉探春湘雲五人来至園中大家見了不
用請安問好讓坐等事衆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
都齊聲誇讚不絶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这里听見我来了
還不出来還只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〻算賬回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
着宝釵問几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代玉宝琴也着
実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你不是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
備用礼物打點出五分来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
你姊妹們别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罢五人忙拜謝過北静王妃也有五

様礼物餘者不必細説吃了茶園中畧侹了一侹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
安太妃便告辭説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来寔在便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
要告别了賈母等听説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
接着北静王妃畧坐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
劳乏了一日次日便不会人一應都是邢夫人王夫人管待有那些世家子
弟拜寿的只到厅上行礼賈赦賈政賈珍等還礼管待至寧府坐席不
在話下這几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在園内李氏房
中歇宿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賈母因説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
些尋一點子吃的歇歇去明兒还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来到凤姐
兒房里来吃飯凤姐兒在樓上看着人收送礼的新圍屏只有平兒在房里

與凤姐兒疊衣服尤氏因問你們奶〻吃了飯了没有平兒咲道吃飯豈不請
奶〻去的尤氏咲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餓的我受不的了說着就走
平兒忙咲道奶〻請回來這點心且點補一點兒回來再吃飯尤氏咲道你們
忙的這樣我園里和他姊妹們閙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
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 伏下文 仍未關猶
吊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嬛走入班房中竟沒
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
門外鹿頂内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里只有兩個婆子
只顧分菜菓又听見是東府里的奶〻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〻們
纔散了小丫頭道散了你們家里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

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了頭听了道嗳呀嗳呀这可反了
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來了的怎庅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
傳去这会子打听了梯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着
狗顛兒似的傳去的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人你們可也这庅回嗎这兩個
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这了頭揭挑着弊病便羞激怒了因回口道扯
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誇挑我們你想想你那
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会溜蓋呢飾庅清水下雜麵
你吃我也見的事各家門另家戶你有本事排塲你們那邊人去我們这
邊你們還早些呢了頭听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这話說的好一面轉
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入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宝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

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几樣葷素
点心出来與尤氏吃兩個姑子宝琴湘雲等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了頭子
一逕找了来氣狠〻的把話都說了出来尤氏听了冷笑道這是兩個什
広人個听錯了兩姑子笑推這了頭你這孩子好性氣那糊塗老媼〻們
的話你也不該来回纔是咱們奶〻萬金之軀勞乏了几日黃湯辣水沒
吃咱們哄他歡喜一會還不得一半兒說這些話做什広襲人也忙笑拉
出他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〻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
去就叫這兩個婆子来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风叫来襲人笑道我請去
尤氏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来笑說奶〻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
祖宗千秋奶〻生氣豈不惹人論宝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為

老太太的千秋我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遺了一個了頭
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这小了頭子就把这話告訴周瑞家
的周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性心乖
滑專管各處献勤討好所以各處房里的主人都喜歡他〻今日听了这話
忙的便跑入怡紅院来一面飛走一面口内說氣壞了奶〻了可了不得我們
家里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給他們几個耳刮子再等
過了这几日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〻你来有個理你說〻这早晚
門還大開着明灯蠟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是如何使得因此呌該班
的人吹灯関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設有周瑞家的道这还了得前兒二奶〻
還吩咐了他們說这几日事多人雜一晚就関門吹灯不是園里人不許放進

去今就沒了人这事[是]過了这几日必要打几個給好尤氏又說不了頭子的話

周瑞家的道奶〻不要生氣等過了是[这几日去]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

他們誰叫他們說这各家門各家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了灯關上正門和

角門子正亂着只見凤姐兒打發人来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几

個餑〻請的[你]奶〻自[已]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纔的事回了凤姐

又說这兩[个]婆子就是管家奶〻們時常我們我[合]他說話都似狠虫一般奶〻若

不戒饬大奶〻臉上過不去凤姐道既这庅着記上兩[个]人的明[名]字等過了这几

日綑了送到那府里凭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他開恩饒了他們

隨他去就是了什庅大事周瑞家的听了得不的一聲素日回[旧]與这几個人不

睦出来了便命一個小廝斯[使]到林之孝家傳凤姐的話立刻叫林平[之]孝家的

進來見大奶〻一面又傳人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里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麽事此時已經點灯忙坐車進來先見凤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來說奶〻總歇了大奶〻在園里叫大娘見了大奶〻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了鬟們回進去尤氏听了反過意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問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找不着因問你〻既去了也不是什麽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到要你白跑一遭不大的事已徑擱開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道二奶〻打發人傳我說奶〻有話吩咐尤氏笑道這是那里的話只當你沒去白問你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凤丫頭大約是周姐〻說的家去歇有甚沒有什麽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〻〻曰笑噯喲〻〻我的嫂子

这会子还不家去歇〻还跑些〻什庅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的如此
这献進来了又是個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好察听这些事的且素日又與管
事的女人們搬原互相連絡好作首尾方纔〻之事已竟得八九听林之孝的如
此說便恁献如此告訴了林之孝家的听了笑道原来是这事也值一個屁
開恩呢就不理倫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几下文就完了趙姨娘我道的嫂子
事雖不大可見他們太張狂了些〻爬〻的傳進你来明〻戲弄你頑笑你快歇
〻去明而还有事呢也不留的吃茶去說畢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側門前就
有方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这孩子好糊
塗誰叫你娘吃酒混說了惹出事来連我也不知道二奶〻打發人細他連我
还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这兩個小了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哭

蹄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却纏我來你姐々現給了邢
邊太々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走過去告訴你姐々叫親家娘和太々一說什庅
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攘的他過去一說自然
都完了沒有個單放了他媽又只打你媽的理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果然過
告訴了他姐々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與過時只因賈
母近來不大作興邢夫人的陪房趁先也曾與過時只因賈母近來不大作興邢夫人所以連
這边的人也減了威勢凡賈政這邊有些体面的人那边各々皆虎視眈々這費婆
子常依老賣老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嘴里胡罵亂怨的出氣如今賈母
慶壽這樣大事干看着人家趣才賣枝辦事呼公喝六弄手脚心中早已
不是在指雞罵狗言閑語的乱鬧迭边的人也不和他較量如今听

細致之甚

了周瑞他家的細了他親家越發火上澆油仗着酒興指着隔断的墻
大罵了一陣便走上來求刑夫人說他親家並沒什麽不是不過和那府里的
大奶々的小了頭白鬧了兩句話周瑞家便調唆了咱家二奶々細到馬圈里
過了這兩日還要打求太々我那親家娘也是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和二奶々說
聲饒他這一次罷刑夫人自為要鴛鴦之後討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
發吟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來了要見他姊妹賈母
又只吟探春出來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內早以怨念不樂只是使不出
來又置這一干小人在側他們心內嫉妒挾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
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告那边的奴才後來漸次告到鳳姐只哄自老太々喜
歡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着璉二爺調唆二太々把這邊的正緊太々倒

不放在心上後来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〻不喜吹（歡）太〻都是二太〻和璉二
奶〻調唆的刑（邢）夫人総是鐵心銅胆的人婦女家終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
此着實惡絕（厭）鳳姐今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
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賈母高興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
只便衣常粧出来堂上受礼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
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小矮凳宝釵宝琴代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
妹等圍繞因賈㻋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子（了）女兒四姐兒還有
几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和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
行事與（衆）中不同心中喜觀（歡）便命他兩個也過来榻前同坐宝玉却在榻上脚
下與賈母腿（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边兩溜皆順着房頭輩数下去簾

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方是男客礼賈
毋歪在榻只只命人說免了罷早行都行完了然後賴大等帶領衆人從儀
門直跪至大所上磕頭礼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的了環足鬧鬧兩三
頓飯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了天地寿星
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臺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叫鳳姐兒
留下喜鸞四姐兒頭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我他毋親說他兩個毋親素
日都承鳳姐的照顧也罷不得一聲兒他兩個也愿意在園內頑要至兩便
不回家了刑夫人直至晚間散是當着許多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聽見
昨晚兒晚上二奶奶生氣打周管家的娘子細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
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箱老太太好日又發狠的還捨錢捨米周貧

擠老偺們家先到磨拆起來人家來了不看我的臉擺且看老太太竟放了他
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許多人又羞又氣一時抓尋不着頭
腦憋得臉紫漲回頭向賴大等笑道又寫笑妙凡凡直怒處必曰笑变不錯這是那里的話
昨兒因為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
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回說麼事鳳姐兒笑將
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的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
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理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
我的自然送了來儘我凴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礼去迭条
知誰過去設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〻說的是
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〻虛礼老太〻的千秋要緊放了他

們為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
覺的灰心轉悲滚下淚来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
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咤意道好々的這是什麼原故那里立等你呢
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来賈母因問道前兒這
些人家送礼來的共有几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十二架大的
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 好一提○蓋直事欲顯 甄事 假事將盡 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
緞子緙絲滿床笏一面是呢(泥)金百寿圖的是頭等的還有粤海將軍鄔家一
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呢)
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来向鳳姐兒面上只管瞧引的賈母問說你
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怎麼他的眼腫々的所以我詫意只管

看家(賈)毋听說便叫進前來也覷着眼看鳳姐笑道纔覺的一陣癢〻揉腫了
些〻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不成鳳姐道誰敢給我氣受主氣來(就是受了)
老太〻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这里打發我
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这里帮偺(着)兩個師傅替我揀佼(佛)豆
兒你們也積〻寿前兒你姊妹們和宝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〻別說我
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個(們)姑子吃了然後纔擺上葷的賈母吃畢
抬出外間尤氏鳳姐兒(二)人正吃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也叫來跟他二人吃
畢洗了手點上香捧過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
一個笸(笸)籮內每揀一個念一聲佛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寿緣賈母歪着聽
兩個姑子又說些佛家的因未(果)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笑(哭)之事

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〻還是哭的那边大太
太當着人給二奶〻沒臉賈毋因問為什庅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毋
道這纔是風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
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
明是當着眾人給鳳兒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宝琴等進來也就不說了賈
毋因問的在那里來宝琴道在园里林姐〻屋里大家說話的賈毋忽想
起一事來忙喚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到園里各處女人們跟前囑咐〻〻留下的
喜姐兒和四姐兒雖然窮也和家里的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我
知道俗們家的男〻女〻都是一個富貴心兩隻體面眼未必把他兩個放在
眼里有人小看了他們我听見可不依婆子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

罷他們那里聽他的話說自便一逕往園子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
不在這裡問了嬛們說都在三姑娘那里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
那園中人都在那里說笑又見他來之都笑說的這會子又跑來做什庅
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也逛逛庅于是把方絶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
身聽了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ㄨ個來令他們年輕力壮的人綑上十個也趕
不上里紈頭鳳了頭仗有鬼聰明兒還離脚踪兒的雖然是不能的了鴛鴦
道罷喲还提鳳了頭虎了頭呢他也可怜見兒的雖然這几年沒有在老太
太太〻跟前有個錯縫兒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是
難作的若太老寔了沒有個機变公婆又嫌太老寔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
些機变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咱們家里更好新出来的這些底下奴字

歸的奶〻們一個〻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麽樣纔好少有不淂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

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〻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

當着三姑娘說老太〻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筭是偏心如今老太〻偏疼你我听

着也是不好這可咲不可咲探春道糊塗人多那里較量淂許多我說到不如小人家人少

雖然寒素些〻到是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多外頭看着我們不知千

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里說不出來的煩難更

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〻好多心事〻我常勸你揔別聽那些〻俗語

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淂我們沒這清福該應濁鬧的尤

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

了睡再過几年不過還是這樣一点後事也不慮宝玉咲道我能彀和姊妹們

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庅後事不後事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算你是个護出了息的終老在這里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們你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獃的宝玉笑道人是莫定知道誰死誰話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在心一輩子了在人不等說完不說可是又痴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若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喜瀉實我來曰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里妹妹們果然都出了閣横竖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來你這話哄誰說你喜瀉低了頭當下已是起更是分大家各自帰房安歇衆人都且不提且說鴛鴦一遥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虚掩猶未上拴此是園内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燈光掩映微有半天

（初旬時也）鴛鴦又不曾有個伴的也不曾的灯籠獨是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
皆不理會偏生偏要便是因下了甬路処微草處行至一湖山石後大桂樹陰下
来（是八月隨筆點景）剛轉過石後只聽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个人在
那里見他来了便想往石後樹叢藏躲鴛鴦眼尖趁月色見準一個穿紅裙子
梳鬅頭高大豐壯身材（是月下所之像故不寫其容皃也）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鴛鴦只當他
和別你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来了故意藏躲恐嚇着耍（此見是女兒們常觀書者自亦為如事）
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嚇着我〻就喊起来當賊拿了这麼大了頭了
（此沒）說個黑家白日的只是頑不夠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来誰知他賊人胆虛
（更奇不何知後為事）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起来使衆人知覺更不好
且素日鴛鴦又我自已親原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来一把拉住鴛鴦便

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奇甚）鴛鴦反不知因何拉他起來笑道這是怎麽說司棋滿臉紅脹又流下淚來鴛鴦再回想那個人影恍惚像個小廝心下便猜疑了八九（是聰敏女兒妙）自己反羞的面紅耳赤又怕起來（是妓貴女兒輩皆到）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個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妙）鴛鴦啐了一口道要死要死（如見其面）（如問其聲）司棋又回頭悄道你不用藏着姐姐已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見只得也從樹後爬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得姐姐超生要緊鴛鴦道你放心我橫竪不告訴一個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接聲道我在這里有事且略住手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特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紅心内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代累了傍人横竪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内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凡晚間便不太往園中来因思園中尚有這樣竒事何況别處因此連别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走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住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吃落的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来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

嘱园内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趂乱方初次入港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
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了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
去了司棋一值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的
了百般過不去心内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
静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告訴他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
天沒歸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氣个倒仰因思道縱是鬧了出
來也該死在一處他又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個沒情意的因此又添了一
層氣次日便竟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懨懨的成了大病鴛鴦
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厮园内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
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方嚇倒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望候司棋

支出人去反自已立身發誓與司棋說我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
放心養病別白遭遢了小命兒死棋一把拉住哭道我你姐々咱們從小耳
兒鬢斯磨的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待慢了如今我雖一着走錯
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
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個霊位牌我天々焚香礼拜保有你一
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時变驢变狗報荅你再俗語說千里搭長棚沒
有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咱們都要離這里的語又說浮萍尚有相逢
日人豈全無見面時倘或日後咱們遇見了那時我又怎么報你的德
行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来了因點頭道
正是這話我有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聲名我白去献勤况

且這是我自已也不便開口向人說的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已
再不許胡行乱作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其夗央又安慰了他一番
方出来已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回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他
些々不似往日一樣曰順路来也来望候曰進日鳳姐院門二門上的
人見走他来便立身待他進去夗央剛至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
来見了他来忙上来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睡的且這屋
里略坐々兒夗央听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里来小丫頭到了茶
来夗央同悄問你奶々這兩日是怎麼了我看他懶々的平兒見問曰
房内無人便嘆道他這懶々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便是這
樣又兼這几日忙亂了几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

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馬脚来了夗央忙道既這樣怎麼
不早請大夫来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的别說請
大夫来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了一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呪
他病了饒這樣天天还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養身子夗
央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来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道
我的姐姐說起氣病来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夗央快道終是什麼
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他耳边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
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夗央听了忙說道噯喲
依你的這話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了他一口道又悄笑道你女孩
兒家這是怎麼說的到會呪人的夗央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

究竟我也不知什庅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〻不是害
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庅病囙無心听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
来了是听見媽細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平兒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了
人正說着只見小了頭進来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
他奶〻纔歇午覺他往太〻上頭去了平兒听了點頭兒央問那一個朱
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庅孫大人家来和偺們求
親所以他両日天〻弄個帖子來賴死賴一語未了小了頭跑來說二爺
進来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內喚平兒平兒荅應着纔迎
出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至門前忽見兕央坐在炕上便煞住道
兕央姐〻今兒貴腳踏賤地兕央只坐着笑道来請爺奶〻的安偏又

不在家的不在家腼覥的腼覥賈璉笑道姐々一年到頭辛苦伏侍太々我
還没看你去那里還敢勞動来看我們正說巧的狠我總要找姐々去因為
穿着袍子熱先来換了裌袍子再過去找姐々不想天可憐省我走這一
盌姐々先在這里等我了一面說一面在椅上坐下鴛央問因又有什庅
說的賈璉未語先咲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々还記得上年
老太々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来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々
愛就即刻拿過来擺着了因前日老太々生日老太々我有故董賬还有這
一筆却不知此時這件有落何方故董房里的人也回故我兩次等我問
準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々如今还是老太々擺着呢還是交到
誰手里去了呢鴛央听說便道太々擺了几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々你這

拿子又問我來我連日子還記得还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
惡了或是問你們奶〻和平兒正拿衣服所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
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〻已經打發過給去說過給了這屋里他們
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說笑道既然給
了你奶〻我息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〻告訴二爺〻还
要送人奶〻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到說我們昧下那
是什麼好東西什麼沒有的物此那強十倍的東西也沒昧下一遭這会
子要上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
了岳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鳳姐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
口舌又襍你再兩盃酒那里清楚的許多一面說就起身要去買

璉忙也立身回道好姐〻再坐一坐兄弟还有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了頭
怎庅不灌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兒進上的新茶潗一碗来說着
向夗央道這前日因前日老太〻秋由所有的几千兩銀子都司了几
處房租地稅通在九月綫得會子竟接不上明兒下要送南安府里
的礼又要預備娘〻的重陽節礼还有几家紅白大里文少还得三二
千個銀用一日难去支借俗語說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〻担個不是暫
且把老太〻查不肖約金銀兩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来暫押千數兩
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年的先景銀子来了我就贖了交还断不能教
姐〻落不是夗央听了笑道你到會变法兒虧你怎庅想了賈璉
笑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〻也还手里管的起千數兩銀子的

又是他你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

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忽又賈母那边

小丫頭子忙〻走来找鴛鴦說老太〻找姐〻半日我們那里沒找到

都在這理鴛鴦听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来瞧鳳姐誰

知鳳姐已醒了听他和鴛鴦借当自己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听見鴛鴦去

了賈璉進来鳳姐因問道他可應準了賈璉笑道雖然未應准却有几

分成手須得的晚上再和他一說就十〻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事倘或

說准了這會子說得好聽到有了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誰去

和你打飢荒去若或老太〻知道了到把我這几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

笑道好人的若說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笑道你說要什庅就要什庅

平兒一傍笑道奶〻到不要謝的昨兒正說要作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
子使不如借了來奶〻拿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姐鳳笑道幸虧提起
我來就是這樣也罷璉賈了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
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
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〻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我有三
千五萬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〻外〻上〻下〻背着我嚼說我的不少就差
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王家可那里來的錢都是你們
賈家賺的別了我惡心也你們看着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子
掃一掃的勾的們過一倍子了說出來的話也不怕燥現有對証把太〻和我
的嫁妝細看〻比一比的們那一樣是配不上的們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

急了這有什庅這樣的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庅多的沒這还有先拿進
来你使了再説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怕了什庅賈璉道何苦
来不犯着不樣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笑起来不是我着急的説的話戳
人的心我因為我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塲雖不能别的
到底給他上个墳燒賬紙也是姊妹一塲他雖沒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
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一語倒把賈璉説沒了話低頭打算了伴晌
方道難為的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
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来鳳姐便問可
成了没有旺兒賈璉便問又是什庅事鳳姐兒見問便説道不是什
庅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还沒到得女人因要求老太〻

房里的彩霞不知太〻心里急〔怎〕么樣就說〔也總沒有說〕有計較里前日老太〻見〔彩〕霞

彩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娘隨便自

己揀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〻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

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么

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还看

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我只說

求爺·奶〻〔的〕恩典替作成了奶〻又〔还〕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走過去試

一試誰知白討了沒趣若論那孩子到好據我素日〔私〕意兒試他〻心里倒

沒有甚說〔么〕的只〔是〕見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

和賈璉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

事那里把這點子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着他是鳳姐兒的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道什麼大事只管咕〻嘟〻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兒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礼去就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看着鳳姐鳳姐便扭嘴兒旺兒家的會休慌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慌道你只給的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姑娘打發個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雖然他們必依然這事也不可霸道了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到反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你听見說了這事你也忙〻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的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槩赶今年〻底下收了進來少一個錢我也不依的我的名聲不好再放

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〻也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〻若
収了時公道説我們到还有些事不大德(得)罪人鳳姐笑道我也是一場癡
心白使了我真個的還等錢作什麽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里
有的没的我我的(合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
銀子還不㪅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道到什麽破
窑里去了如今到落了一個放賬破落戶的名落(声) 可知放賬乃發所謂此家兒如恥悪之事也 既這樣
我就収了回来我比誰不會花錢咱們已後(從今以)前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
這不是様兒老太〻生日太〻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来還是事(是)我提了
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没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銀
子纔〻把太〻遮羞礼兒搪過去了我自的(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

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有月半月的工夫大事小事沒有十件白填在里頭今兒外頭也知支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々了明兒在再過一年各人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々奶々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勾過一倍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問語補出近日諸事）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說來也可笑（反說可笑則思返落）（妙甚若必以此夢為凶兆套非紅樓之夢矣）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是以前投方相之舊數十年後矣）我我問他作什庅他說娘々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倍位娘々他說的又不是偺們家的娘々我就不肯給他々就上來奪正奪着就醒了（妙寔家常觸景間夢必有之理却是江淹才盡之兆也可傷）旺兒家的說道這是奶々的日間擽操心常應候宮里的事（沒々抹去妙）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打發了一個小內監家來說

話賈璉听了忙皺眉道又是什庅話一早（年）他們也搬句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里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子上坐吃了坐（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年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的（說）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過來可謂寫處不用針鳳姐兒聽了笑道什庅是送過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鳳姐笑道的（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約（得）提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土（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還了多少了只怕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

婦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兩(艮子)来旺兒媳婦会意因咲道我總因別
處支不動纔来和奶〻支的鳳姐道你們只会里頭来要錢叫你們外
頭筫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半日果然拿了一个錦盒子来里面兩个錦袱
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項圈)那珠(子)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宝
石的兩个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是太監眼中看心中評)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
兩銀子来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起一半(艮子)来那一半命人與了旺兒媳
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節(過下伏脉)那小太監便告辞他拿着艮子
送出大門去了这里賈璉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
說着就来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来張口一千兩我畧慢了些他不(就)
自在(起)来得罪人之處不少这會子再發个(上)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

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里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纔听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也未必保得長將來有事怕偺們寧可疎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難以踈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个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的你去再打听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又說人口太重了不如揀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

時如今說不得先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
該使四個的便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
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太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孳生出人
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里
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
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
所以且不叫提這事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周道賈璉道
正是提起這話我想了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里彩
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這會子有誰閑
着我打發個人去說一聲就說我的話林之孝聽了只得應着半晌笑

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兒子雖然年輕在外頭吃酒
賭錢無所不知雖然都是奴才們到底是一倍子的是彩霞那孫子這几
年我雖沒見聽得越發出條的好了和苦來白遭遢一個人賈璉道他小
兒子原為吃酒不成人林之孝道吟笑道豈只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
為我們看他是奶奶的人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罷了賈璉道我竟不知道
這些事既這樣那里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孝之娘林
之孝笑道何不在這一時那是錯也等他再生事我們是然回爺處此如
今且奴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不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班來說
媒那彩霞之班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親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今時人女兒
因圖此現在體面悞了多少
此正是回今時女兒一笑　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了出去今鳳姐問賈璉可說

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听得他小廝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子不遲鳳姐听說便說你听見誰說他不成人賈璉道不過是家里的人還有誰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况奴才呢我纔已竟和他母親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應了難到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里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是與賈環有旧尚未作准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一技不知自此心中越發懊惱生恐旺兒使鳳姐之勢一時作成於身為累不免心中急燥遂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霞大小奇奇怪怪之文更覺有趣）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了端的趙姨娘素日

深與彩霞契合他[巴]不得與了賈环方有個膀背不承望王夫人放了[出]去丑[了]

嗳[叫]賈环去討一則賈环羞口難開二則賈环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個了

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這是世人之情 / 亦是丈夫之情）遂遷延住[着沒肯]不說意[思]便去開

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這是使 / 卻是大）

（想不到之文 / 家必有之事）賈政因說道且忙什亥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大[人]不悮[遲]

我已經看中了[兩个了]頭一個與宝[玉]一個給环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悮了

書所以再等一二年（妙文又寫出賈老兒女寫賈老則不然文若不如此寫 / 之情細思一部書總不則又非賈老）

趙姨娘道宝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爺還不知道[麽]賈政听了忙問道誰

給的趙姨娘方欲說話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

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来是外間窓屜不曾扣好槅了屈戍了吊下来趙姨娘罵了個頭几句自己帶領了鬟上好方進来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宝玉正纔睡下了鬟們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内的丫鬟名喚小鵲的問他什庅事小鵲不得言語直往房内来找宝玉（奇從未見此婢也）只見宝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边坐着大家頑咲見他来了都問什庅事这時候又跑了来作什庅（又是補出前文矣非只張一回也）小鵲咲向宝玉道我来告訴你一個

信兒放總我們奶奶這般如此在老爺跟前說了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

着回身就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里寶玉聽了

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

去別無他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口內不外錯不有他事也可搪塞一

半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

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內現可背誦的不過

只有學庸二論是帶註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

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了算起五經來因

近來作詩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別的

雖不記得素日賈政也幸未吩咐過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

這是那几年所讀過的几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几十篇这几年竟未曾得半篇片語虽閒[间]時也曾偏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下苦工夫如何記得这是断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日惡此道原非聖賢予[孔]剖撰爲[写]能闡發聖賢之微奥不故[過作]偏後人餌名釣祿之階虽賈政當日起身的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見其中或一二股内或承起之中有作的或精之[警]或流蕩或戲[諧]或悲感稍能同[適]性者偶[过]一讀書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 妙寫宝玉讀書 非為功名也 如今若温君这个有[又]恐明日盤結那个若温君那个又恐盤駁这这[況]助一夜之功[的工夫]亦不能全然之[温]功君曰此越添了焦燥自己讀書不致緊要却帶累着一房了[的]环們皆不能睡襲人麝月晴雯等几大[个]大的是不用說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

都因眼朦朧前仰後合起来睛雯因罵道什庅蹄子們一個〻黒日白夜挺尸挺不勾偶然一次睡遅了些就粧出这腔調来了再这様我拏針戳給両下子話猶未了只听外閙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来是一个小了頭子坐看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恰正是睛雯說这話之時他怔〻的只當睛睛打了他一下遂哭央說好姐〻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咲来宝玉忙勸道饒他去罢原該叫他們都睡去總是的們也該替換着睡去襲人忙道小祖宗的是顧的你罵通共这一夜的工夫的把心暂且用在这幾本書上等過了这関由的再張羅别的也不算悞了什庅宝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了幾有說句麝月又斟了一杯茶来潤舌宝玉接茶吃了曰見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静了吟到庅穿一件大衣

袭才是窮月咲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心且略對着他此罢
豈是讀書之處又豈是伴讀之人古今天下偎畫多少紈袴何
是此等時之怡紅院此等之姊婢又是此等一个宝玉我
話有來了这听金
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个人從墻上跳下來了衆人听
說忙問在那里郎喝起身人來各處尋我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攢
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必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來脫此難正
好忽〻此逢此一驚在便生記向宝玉道趁这個凡當快粧病只說嚇着
了正中宝玉心懷而遂傳起上夜人等來打着灯籠各處搜尋並無踪
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摇的樹枝兒錯錢也又晴雯搜
便道別放謅屁你們查的不嚴怕得不是还拿这話來支吾才對並
不是一個人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見親的如今宝玉唬的

的顏色都変了滿身發熱我如今还要上房里去安䰟丸藥去本ミ間
起来是要回明白的难道依你說就罢了不成衆人听了嚇的不敢則声
只得又各處找睛雯和玻璃二人果出去要藥故依是的衆人宝知皆
玉知宝玉看嚇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来看是給藥又吩各上夜人仔細
搜查又一吽查二門外儀園墻上夜的小厮們于是園內灯籠火把輝
閙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男女命仔細細查一查拷問内外上夜男
女等人賈毋聞知宝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毋道我
必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
未可知道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来請安鳳姐及純妹妹等皆賠
侍听賈毋如今純都點無所荅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ミ身

子大好几日園内的人别今放肆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是半刻
或夜里坐更時三四个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〻的頑意不過為熬
困近来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
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争闘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
早回我們来探春道我因想着太〻事多且連日是不多所以無回只告
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日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
如何知道這里頭的利害你自為要錢常事不故怕起争端殊不知夜間
既要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門户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尋張
不見李中夜静人稀趁便藏賊引賊引盗何等事作不出来况且園内
的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了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盗事小再有

別事尚畧沾帶此関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黙然歸坐鳳
姐雖未大愈精神固此常稍減看他漸次寫來從不作一年易安之筆况阿凤之丈哉今見賈母如此
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
四個媳婦到來當着賈母深說了一頓家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来
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者的等見賈母跪在院內磕响頭
動怒誰敢狥私忙至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回水落
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
跪在院內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性和錢之多少原来這三個
大頭家一个就是林之孝的兩姨親家一個就是園內厨房內柳家媳婦
之妹一個就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

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
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將林
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
春在坐也覺沒意思代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
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媽媽素日原不頑的不知
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他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大約
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
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
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
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見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各散

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待鳳姐兒處來間話了一面因他也不自在只得
園內尋衆姑嫂間談刑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因他也就往園內
散〻心來到只園門前至見賈母房內的小了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
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綠的東西低頭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妨迎頭
撞見刑夫人抬頭看見方才站住刑夫人因談這痴了頭又個什么狗
不識兒這麼觀喜拿來我瞧〻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
上來的與賈母這邊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話的一個了頭只因他生得
體把面濶兩隻大家作粗活簡捷夾利且心牲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
出言常在規短之外賈母因喜觀他夾利便捷又喜出言可以發笑
便趄名為獃大姐常悶來便行他取笑一毫無避忌因此又叫他作痴

丫頭他總有說理之處見賈母喜歡他們依然不去苛責這丫頭了得了
這個力君賈母不喚他是便入園內來頑要今日正在園內掏促織忽在山
石背外得了一個五彩繡香囊其華麗精致固是可愛但上面繡的並非花
鳥等物一面却是兩个人赤條條的盤踞相盤一面是幾個是這痴丫頭原（一个如意一枝筆一个艮錁兒）
不認得是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个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
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

險極妙極榮寧富堂堂詩礼之家且大觀官園又何等嚴肅清幽之地金閨玉閣尚有此等穢物天下淺閨浦慕之家寧不慎乎雖然但此等偏出大官世族之中者蓋因其房室香宵嫚婢混殺鳥保其个个守礼將郎哉此正為大官世族而告戒其淺閨浦慕之屬毋如主婢日夕耳鬢交磨一止一動悉在耳目之中又何必諄諄再四焉

以笑嘻嘻一壁有正走忽見了刑夫人
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真個是狗不識呢

妙寓言也大凡知此交媾之情者真狗畜之說耳飛肆言惡罵几識此事者即狗矣然則云與賈母看則先罵賈母矣此處刑夫人亦看然則又罵刑夫人乎故作者又難

太〻請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妙這一嚇字方是寫世家夫人之筆雖前文明書(邢)夫人之為人稍劣然不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筆則邢夫人直係一小家卑汚極輕賤極輕之人已已得與榮府賦房哉所謂此書針錦慎密處全在無意中一字一句之間耳看者細心方得忙問你是那里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石(子)上(後)揀的邢夫人道快休告訴一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該)打死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別提起了這傻大姐听了反嚇的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〻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孫(孩)兒(們)不便遞与自己便揣在袖內心內十分罕(罕)異揣摩此物綫(從)何而至且不形于声色且來至迎春室中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西工)是覓(得)無趣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罷(遂)接入內室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的這麼大了奴(由着你)的那奶子行此事你也不說〻他如今別人都好〻的偏偕們的人

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悪(思)偺們二字便見自愧異心從上文生出異發瀝而來謹塞之理更有人於此者君未知也一笑
迎春低首貧(着頭弄)衣帶伴(半)晌得(方)道我說他兩次他不听也無法況且他是嬸
〻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嬸極一直画出一个懦弱小姐来刑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
該說如今他犯了法的(你)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分來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
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麼意思我發問外人為誰再者放頭兒還恐怕他
巧言花語的和你借貸些簪环衣履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接(濟)
他些若被他騙去我自(是)一個不没(再給)有的看你明日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
只低頭算(美)依帶刑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好哥〻好嫂子一(机)
对兒嚇了揚〻璉二哥鳳奶〻兩口子遮天盖日百事周到竟通共這一
个妹子全不在意加在于璉鳳的是父母常情極是何必敢如此說来便見又有私意

但凡是我身上吊下来的又有一話說只好凭他們罢了（如何此皆婦女私假之意大不可者）
况且的有不是我養的更不的雖然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的是同出
一父也該被此瞻顧些〻也免別人笑活（又問別人為誰又問彼二人雖不同毋終是同父被二人既同父其父又係居之何人吁婦人私心今古有之）
我想天下的事也难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
的这里探了頭也是二老爺跟前是養的出身一樣如今的娘死了從前
着来的兩个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了頭強
才是怎庅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这可不是以事到是我一生無
兒無女的一生干精乎不能着人笑語議論為高（最可恨婦人無字者引此話是說）
傍边伺侯的媳婦們边趂机道我們的姑娘老寔仁德里像蒞他們三
姑娘伶牙倒齒会要妹〻們的強他們明知姐〻这樣他竟不顧恤一

点兒教〻〻此筆出生离異余因寔受其蠱今讀之文直欲拔劍劈紙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也回也又問不知如何顧恤些〻又不知有何可顧恤之處直令人不解愚奴賤婢之言酷肖之

至刑夫人道連他哥〻嫂子如〔還〕是別人有〔又庅着〕作什庅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

〻來了刑夫人听了吟笑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是去養病我這里不用

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了頭來報說老太〻醒了刑夫人方起身

前边來迎春送至院外方位〔回〕繡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

個攢珠纍〔絲〕金凤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〻〻竟不問一声兒我說

〔別〕不是老奶〻拿去典了艮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呢問司

棋司棋〔雖〕出病〔此時養病〕着心里却明白我去問他〻說沒有收起來还在書家〔架〕上

匣内暫放着預備八月十五日恐怕要帶呢姑娘說〔就〕該問老奶〻一声

只是臉軟〔怕〕人惱如今竟〔自〕怕無〔沒了〕着〔看〕明兒要都〔帶〕時独偺們不帶是何〔什庅〕

意思呢这個偺們使得恰是女兒喁ゝ私語非前問之一例可比者寫得出抵

迎春道和(何)(得出)用問是然(自)自(是)他拿去替(暫)時借一肩(用)了我只說忘(了)今日偏又

鬧出来問他想他無益(益)繡(綉)橘道何曾是忘記他(了)是試准了姑娘的性

格所以在(才这)邊様如今我有個主意我竟走到二奶ゝ房里将此事回了他

或他着人去或他省(要)是(事)拿几吊錢来替他賠補如何(上看是)爲女兒各有机变

個ゝ不同

迎春忙道罷ゝゝ省些事罷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懦語緫是繡(綉)橘

道姑娘怎(庅)这様軟弱都要省(有)起事来将来連姑娘还騙了去呢我竟

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誰(由他)到知迎春乳母子媳王住兒媳

婦正因他婆ゝ得了在(不是)来求春迎去討情听他們正說金风一事且不道(進)

去也因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綉)橘立意去(要)回风

姐估看这事脫不去的去且又有求春之時只得進来賠笑先向綉橘說
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〻老糊塗了輸了几
个不没的捞稍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因總未捞過本就遲
住了可巧今兒又不知是誰走了风声弄出事来虽然这樣到底主子的
東西我們不敢遲悮下終丸是要贖如今还要求姑娘看坐小兒吃奶的
情常往老太〻那边去是個情西救出他老人家来在好迎春先便說道
好嫂子的趂早兒打了这忌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不中的
方才連宝姐〻林妹〻大夥兒說情老太〻还不依我况是我一个人我
是已愧还愧不来反去討臊去綉橘便說贖金风是一件是說情是
一件事別絞在一處說难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

且去了金凤来再説王住兒家的听見迎春如此拒絶他繡橘的又鋒
利無可回得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橘發話
道姑娘的別太張勢了的滿家文筭一筭誰的媽〻奶子不伏着主子
哥兒多得些意偏偺們就这様丁夘是夘的只許你們偷〻摸〻的哄
騙了去自從刑姑娘来了太〻吩咐一个月儉省出一兩艮子来与旧太〻去
这里饒添了刑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子常時短了这个少了那个那
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将就些去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
十兩了我們这一向不豈白填了限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作什
庅的白填了二十兩我且和你算〻張姑娘要了些什庅東西迎春听見
這媳婦發刑夫人之私意 大書此句誅心之筆 忙止道罷〻〻你不能拿了金鳳

来不必牽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风了便是太〻們問是我只說丢了也妨碍不着你什庅的出去歇息〻了到奶一面叶繍橘倒茶来繍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虽不怕我們是作什庅的把姑娘的東西丢了他到来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来倘或太〻問姑娘為什庅使了這些錢不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这还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听不過只得勉強過来帮着繍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来看 神妙之其出一位懦弱小姐從足上挑出書又有哥大妙 三人正没開交可巧宝釵代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来安慰他走至院中听得两个三人角口探春從紗窓内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 看他寫迎春升稍方然点大家千金之格也 探春也笑了小了妳們忙打起簾子

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
不劝而自止了遂趁便要去探春坐下便問才(剛)對誰在这里說話到像拌
嘴似的(瞧他寫探春氣字)迎春笑道沒有說什么左不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罢
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才听見什么金凤(說)下(哩又)是什么沒有錢之(使)合我們
奴才要誰(哩)和(合)奴才要錢了(來着)難道姐姐(合)何奴才要錢了不成難道姐姐不是和(合)
我的一樣有月錢的一樣有用度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
們都是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自(由)有着奶奶媽媽們使連我們也不
知道怎樣是算賬不過要東西只說得一声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
過了頭兒他賠出許多來了究竟姑娘何曾和(合)他要什么了探春笑
道姐姐既沒有和(合)他要必是(定)是我(我)們或者和(合)他們要了不成(什么)你叫他進

來我到要問〻他迎春笑道這話又何笑的們又無沾碍何帯累於他
探春笑道這到不然和姐〻听見也郎同怨姐〻是一理偺們是主子自
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是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也是用的事但不知金
纍絲凤因何又夹在里頭那王住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
來用話掩飾探春探知其意因笑道的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
得了不是趂此求〻二奶〻把方的錢尚未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了就
完了比不得没鬧出來大家都藏自畄臉面如今既是没了臉趂此
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没有砍両顆的礼你我竟是和二奶〻說
說在這里大声小氣如何便得住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顆
了只不敢往凤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听見便罢既听見少不得

替你們分解〻〻誰知探春早使個眼色與侍書出去了这裡正这話忽
見平兒進来宝琴拍手笑說道三姐〻〻敢是有驅神召将的符術代玉
笑道这到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処女脫如
狡兎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宝釵便使眼色與之〻令其不可遂以
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来了遂問你奶〻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
事〻都不心上叫我們受这樣的委曲平兒忙道姑娘怎么委曲誰敢
給姑娘氣受姑娘快吩咐我當時住兒媳婦兒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赶
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听平兒正色道姑娘这里說話也有
的我話差口礼的你但凡知的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来的
地方有外頭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里来的繡橘道你不

知我們这屋里是沒礼的誰愛来就来平兒道都是你們的不是姑娘好
性兒的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〻是才是太来媳婦兒見平兒出了
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許你若是便人得罪了我到
还去了如今那住兒媳婦和他婆〻仗着是媽〻又聽着二姐〻好性如
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不揑造假賬妙竒威逼着还要去
討情和这兩個丫頭在卧房里大嚷大吵二姐〻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
不故才請的来問一声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事不知道理还是誰主使
他如此先把二姐〻制伏然後就要治我和私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
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道閙若論
此事还不是大事極好處但他現是姑娘的奶嫂據姑娘怎麼樣

為是當下迎春只合宝釵閲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聞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〻也沒什広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〻們要問我可以隱瞞遮飾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〻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断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〻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家人听了都好笑起來代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二姐〻是個男人这一家上下若許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哉一語未了只見又有一人到來正不知道是那個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撿大觀園　矢孤介杜絶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睦的（前文已卯之伏線）便又告出柳家來說他和他妹子是合夥計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實賺了錢兩個人平分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金星玻璃告訴了寶玉因思内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的都

問你的病可好了跑來作什麽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又說看來二姐々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此見話平兒見便出去辦纍絲金鳳一事那王住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又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去就過去了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去贖了來交於我送去我一字不提王住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我趕着拿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作什麽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々生氣叫我勸着奶々些問奶々這兩天可吃些什麽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掛我剛才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訴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為都

是他作主我想媳婦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可閑一事心自己保養〻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進去果然應了此話先把太〻得罪了而且是反賺了一塲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到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好了我也作個好〻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歷了世人到此作此想但悔不及矣可傷可嘆）所以我只得應着知道了白不在我心上平兒笑道奶〻果然如今便是我們的造化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嘆氣道好〻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边太〻怎麼知道了才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還挪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日節間使用我回没處還挪太〻就說你没有錢就有地方還挪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說没地方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里的連老太〻的東

西的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和別人說
去我想太〻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一个外人
但晚上送來誰是來這個平兒听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
了那日說話時沒一个外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〻那邊傻大姐的娘
也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回子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
必是小了頭們不知道說了出來了也未可知 奇〻怪〻從何處轉至素 因此便喚了
几個小了頭來問那日是誰告訴獃大姐的娘眾小了頭慌了都跪下賭咒發
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
多說到別委屈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〻打發了去要緊寧可
偺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且去暫押二

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性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
沒去使錢這一去还不處指那一項贖呢平拿去吩咐一個人喚了旺兒媳婦
来領去不一會拿了銀子來賈璉自然去在話下這里凤姐和平兒猜疑終是
誰人走的凤聲竟擬不出人來凤姐兒又道知道这事还事小事怕的是
小人越使又造一非言生別出的事来打緊那邉正和鴛鴦給有緞了如今
听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饞肚飽連沒縫兒还有要下蛆
的如今有了這個曰有恐怕又造出些沒天理那話来了定不得在的璉二
爺还無妨只是鴛鴦正緊女兒帶来了他受屈起不是咱們的故說罷
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看的是奶二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鴛
鴦雖應名是他私情其寔他是回過老太二的老太二曰怕孫女兒多

这个也借那個也要到跟前撒个孜兒和誰要去囙此只𢬵不知道（奇文 神文）

（豈世人余相得云者前文云一想不若私是拿出賈母其睡夢中之人矣盖此等事作者 曾經批者曾經寔係一寫性是非特造出故弄新筆究經不記不神也。為鴛鴦借物 一回於 此便結纔）

總鬧了出来究竟那也無碍凤姐兒道理如此只是你我知道的不知道的馬得不生疑呢一語未来人报太ㄟ来了凤姐听了叱意不知為𢬵事親平兒等忙迎出来只見王夫人氣色更变只㗭一個貼己小了頭走来一語不發走至里間坐下凤姐忙奉荅回賠笑向同太ㄟ今日高興到这里班ㄟ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着慌不知怎庅樣了忙应了一声帶着衆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跕住越性将房們掩了自巳坐在台磯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人含着同從袖内擲出一个香袋子來説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

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〻是那里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声說
道我從那里得來我天〻坐在井里念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才偷個空兒
誰知你也我一樣這樣的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里山石上被老太〻的了
頭拾着不虧的婆〻遇見早已送到老太〻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
如遺在那里來鳳姐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〻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
哭又嘆說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的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个何用直女孫子們是從那里得來自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聖
與來你們又何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
和我賴幸兒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
妹看見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着外人

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凤姐聽說又急又愧得登時紫漲了面皮便
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々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様
的東西但其中还要求太々細詳其理那香袋是外頭僱工倣着内工綉的帶
這穗子一槩是市賣貨我便年輕不尊重此也不要这捞什子自然都是
好的此其一二者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你我縱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
帶在身上各處況且有在園里去了個々姊妹我們都肯拉々扯々倘或露出
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么意思我氣年輕不尊重不
能糊塗至此三則倫住之内我自年輕媳婦算起奴才来便我更也年輕
的又不止一個人了況且他們也常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身上
的四則除我常在園里々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来

比如媽紅翠雲等人皆係年輕侍妾他們更該有这個了还有那边珍大
嫂子他不算甚老他也常帶過佩凤等人來焉知又不是他們的五則
園內丫頭太多保的住個個都是正經的不成也有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
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
打牙犯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
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这一夕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
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了話激你
但如今卻怎麽處你婆婆才打發人封了这個給我瞧說是前日從傻大
姐手里得的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眾人覺察了
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得確寔縱然訪不着

外人也不能知道這叫作胳膊折在袖內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內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人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揷在園里以查賭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了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說有别的事二則也可省些用用度太太想我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我这的幾個姊妹也甚可憐了（況云可憐妙人在別人視之今古無此移若在荣府論寔不能此先矣）也不用遠比只說的如今林妹妹的母親未出閣時是何等的嬌生慣養是何等的金尊玉貴了那像個千金小

姐的體統如今這几個姊妹不過比別人家的丫頭略強些罷了所謂貴子诲者难為水俗子謂王夫人不知足是不可矣又誤作太過真墳姑鳩意之見也　通共每人只有兩三个丫頭像個

人樣餘者總有四五个小丫頭子竟是廟里的小鬼如今还要裁革了去

不但于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意（依）雖然难艱难不至此（此）我难無（雖沒）受過

大榮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我寧可（自己）省些別委屈了他們巳（以）後要有（省）

儉先從我來倒使的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

快快暗地訪拿這事要緊鳳姐聽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

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

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又伏一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詳細）家忽見

邢夫人的陪房王喜（善）保家（的）走來方才正是他送香囊來的王夫人向

未看視刑夫人之得力心服人等原無二意大書看下人犹如此可知待刑夫人矣
今見他來打聽此事十分關切小人外是內罪委皆如此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
進園內照管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了嬛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太們的故又尋不着恰好生
出這事來以為得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這个客高
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是該早麗的太太也大往園里去這些女孫子們
一个个到像受了封誥娘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声
兒不然就調唆姑娘的了頭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躭得了起
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了頭原比別的嬌貴些你們該勸
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道尚且不堪何況他們王善保家的道

别的都還罢了太〻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頭伏（仗）着他生
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〻又生了一張巧嘴（嘴）天〻打扮（扮）的像个西施的樣子在
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抓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個騷眼睛來
罵人妖〻趫〻大不成個體統　活畫晴雯出來可知已前知晴雯必應遭妬者可憐可傷竟死矣　王夫人聽了
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風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〻進園逛去有
一个水蛇腰　妙〻好腰　削肩膀　妙〻好肩。俗云水蛇要則游曲小也又云美人無肩又曰前或皆之美之刑也凡寫美人偏用俗筆反筆　與他書不同也
眉眼又有些像（似）的林妹〻的　更好刑容尽矣　正在那里罵小丫頭我的
心里很（狠）看不上那狂樣子曰同老太〻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
誰又偏忘了金（今）日对了檻（坎）兒這丫頭想是（必）就是他了鳳姐若（道）論這些丫頭
共總比起來都（卻是）說晴雯生得好（若）論舉（止）言語他原（有）些輕薄方才太〻說的

到跟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亂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这様此
刻不难叫了来太々瞧々王夫人道宝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这
兩個笨々的到好若有這個他自不敢来見我的我一生最嫌这様人況且
又出来這個事好々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
的了頭来吩咐他道园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宝
玉不必来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的即刻快来的不許何他們說什庅小
了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音神之至所謂魂早離會矣將死之兆也。若俗筆
必云十分粧飾金云不自在想無掛心之罷更不入王夫人之眼也　睡中竟在起来正發悶
听如此說只得在了他們素日这些丫嬛知道王夫人最惡趫粧艶語薄輕
宮故晴雯不敢出頭今日連日在是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為無碍

生美人原不在粧飾使人一見不覺心驚目駭可恨也之塗脂抹粉真同鬼魅而不見覺

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有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是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听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声他本是個聰敏過的人

深罷聰明到應不錯一筆

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對只說我大到寶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道只問襲人麝月兩個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的難道是死人要的你們作

什庅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〻的人因老太〻說園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
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里上夜不過看屋之我原回過我体不能伏侍老
太〻罵了我有不叫的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庅我听了這話才去的
不過十天半個月之內宝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宝玉飲食起
坐上一層有老奶〻老媽〻們下一層又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閑着
还要作老太〻屋利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〻既怪從此後
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實了忙說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
的造化竟不勞的費心既是老太〻給宝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〻再攆
的因向王善保家的道的們進去好生妨他几日不許他在宝玉房里
睡覺等我回過老太〻再去治他喝声去站在這里我看不上這浪樣

兒誰許這樣花紅柳綠粧扮情雯只得出來這一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
帕子握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园門內去這里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
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
這樣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
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詞此刻也不
敢說只低頭荅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請養息心体要緊這些小
事只交與奴才如今這要查個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园門關了的
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猛不妨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
房里搜尋想来誰有這個断不單只有這個自然还有別的東西那
時翻出別的来自然這個也是他的王夫人道這話到是若不如此

斷不能請的請白的自然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〻說是就行
罷了王夫人道的主意跟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
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善保便請了鳳姐一併入
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抄揀起不過抄揀出
此多杉攢下蠟蠋燈油等物　畢真　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等
明兒回過太〻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
睛雯不是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
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
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
王善保等搜了一面又細問這几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

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檢一番不過是常動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的箱子因問是在的緊不開了〻讓搜襲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豁啷一声將箱子掀開兩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將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也覺沒趣兒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往別處去鳳姐見道你們可細〻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都細翻看了沒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几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保玉的旧物件沒甚関係的鳳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回向王善保家的道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的

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手捒抄不得的王善保的笑道這個自然
豈有抄起親戚家來鳳姐点頭道我也這樣說呢　寫阿鳳心灰意懶且避禍從時迥又是一个人矣
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代玉已睡了忽報有這些人來也不知為甚事纔
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許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這
边且說些閒話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妳房中也一一開箱倒攏
抄揀了一番回來從紫鵑房中抄出兩幅寳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
副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看時皆是寳玉往
年往日手内曾拿過的王善保家的自以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
來驗是又說這些東西從那里來的鳳姐笑道寳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
處混了几年這自然是寳玉的旧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撂下再往別

處去是正緊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的也筭不清要問的一個連
我也怎了是那年月日有的王善保家的凤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一
樣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保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有原故
所以引出這醜態來遂命眾丫嬛秉燭開門而待一時眾人來了
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因罷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
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越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到是洗淨到們的好法
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既如此
先來搜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
嬛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之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
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我何

說得遠

必生氣回命丫嬛們快〻關上平兒豐兒等忙〻着替侍書等閏的閏扠的扠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却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里間扠着一針一綫他們也没的収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〻只說我違背了太〻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忘家里好〻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偺們也漸〻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這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那里奶〻且請到別處

奇極此日甄家事

去罵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辭探春道可細搜明白了告明日再來我說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那里就不必少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到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畨明日敢說我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的越早說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笑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的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那王善保不是個心内沒承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明那是為衆人沒有沒量罷了那里一個姑娘家就的樣起來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况何别個今見探春如此他只當是探春認

真單惱鳳姐他們無干他便要越勢作臉現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
春的衣襟故意掀〻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
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〻走罷別瘋〻顛〻的一語未了只听怕的
一声王家連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探春昔是大怒指王家的問道你
時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〻的面上又有年
紀叫你一声媽〻你就狗仗人勢天〻作耗專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
得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的樣好性兒由着你們欺負他就
錯了主意的搜揀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說着便親自解衣
鈕裙拉着鳳姐兒細〻的翻着叫奴才來翻我身上鳳姐兒平
兒忙與探春束裙整衣口內喝着王保善家的說媽〻吃兩口

酒就瘋〻顛〻起來前見抱太〻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功探春休
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氣許奴才來我身
上翻賊了明兒一早我先過去老太〻太〻然後過去給大娘賠礼該怎么
我就領罪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家沒意只說您外只說去了这也是頭
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〻奶〻回了老娘去罢这个老明還要他做什么探
春喝命了这道的們听这他說話还等我和他对嘴去不成侍書等听說便
出去的道說過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捨不得去鳳姐
笑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里
都有三言兩語的还算体的估的里的只不回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
功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功了一翻鳳姐直待伏侍探春

似批語故刪之

㡌下方帶着人往对過暖香塢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與探春是
紫菱洲又與探春相近過順先到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
只到了迎春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庅東西遂到惜春房
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庅故事鳳姐也少不得安
慰他誰知竟在入画箱中搜出一大包金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為
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付玉帶板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画也
黄了臉因問是那里來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这是珍大爺
賞我哥哥的（妙極事極蓋入画本係寧府之人也）因我們老子娘在都南方如今只跟着
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
每常得了悄悄的煩了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見了这

个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奶要打他又帶他出去罢我听
不慣的鳳姐笑道們話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来
这个可以傳的說麼不可傳遞这到是傳奶的不是了若的話不真
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笑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
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哥哥一同打死無怨
鳳姐这个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
的你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别饒他
这次方可下次这里人多若不拿不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見了又不知怎
樣呢嫂子若的他我也不依　这是自已反不依的各得自然之理各有　鳳姐
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誰說个備大这一次二次犯了二罪俱罰但不知

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的傳遞再無別個必是二門上的張媽他
常肯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听
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於
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來迎春已經睡着了丫頭們也纔要睡衆
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丫頭們房里來司棋是王
善保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心看他
搜撿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
的說也沒有什麽東西纔要蓋箱時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有什麽說着便伸
手掣出一雙男子的錦帶襪並一雙緞鞋來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是里
面有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當家理事每每看

開帖並賬目也頗識得几個字了便看那帖子字大紅双喜箋帖
上面寫道上月你連家後父母已覺察的我之意但姑娘来出閣上不能
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見的可託張媽給一信息若并在园内見
到比来家得說話千万〻〻再所賜香袋二個今已查収外特寄香珠
一串略表我心千万収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罢不怒而又樂
别人並不識字王家的素日並不知道姑表姊弟有这一節風流故
事見了的戳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着笑地便說
道不將他們故寫的賬目不成個是所以奶〻見笑鳳姐笑道正是
这個賬竟算不過来你是司棋的老娘的表弟也該性王怎広又姓
潘呢王善家的見問的奇閔只得免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

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鳳姐咲
道這就是了曰我念給你听了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這王
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着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
的四人又都問着他的老哥見了明〻白〻再沒的話說了如今據你老
人家該怎麼樣這王家的只怕沒地縫兒鑽進去鳳姐只瞅着他嘻〻
的笑　惡毒之至　向周瑞家的笑道這到也好不用你們老娘的操一点兒心
他鴉雀不聞的給你們弄了個好女婿來大家到省心看　刺毒挖鳳姐虫係刻至毒然亦不應在下人前為不尋次等人前不得
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氣無　不如是也
又取洩自己回手打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
打嘴現世現報在人眼里眾人見這般俱笑個不住又半勸半諷的鳳姐

見司棋低頭不語他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到覺可異料此時夜深具不
必盤問此怕他夜間自乜去尋拙措遂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他來帶了人
拿了贓証回來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到夜里又連起來几次下
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覺身体十分軟弱起來發暈遂掌不住請太醫
來胗脉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々係心氣不足虛羸脾皆由憂勞
所傷以致嗜卧好眠胃虛土弱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
開了几樣藥名不故是人参當帰黃芪等類之劑一時退去有老嬷々
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是暫未理
到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到园中去又看過里紈了要望後
姊妹去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來惜春便將昨晚

一事細〻告訴與尤氏又命人將入画的東西一槩要来與尤氏過目尤氏
道寔是你哥〻賞他哥〻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塩竟成了私塩
了因罵入画胡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迭
些姊妹独我的了頭迭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着鳳姐〻帶
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邊的人鳳姐〻不帶他去也原有礼我
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一槩不管
入画听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服侍的情常好歹在
生死在一處罷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〻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了下
次再不敢的他縱小兒伏侍你一場到底留着他為是誰知惜春雖然
年幼却天生的一種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獨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丟

了他的体面咬定呀断乎不肯便有說的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
連我也便往的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我每々風聞得有人背地議論什麼
多少不堪的閑話我若再去連我也編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
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听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
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自我到好我一個姑娘家只有躲是
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还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惱好夕自
有公論有何必去問人古人說得好善悪生死父子不能有所最助何
況的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夠了不管的們從此以後
的們有事別累我尤氏听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
々都說這四了頭年輕糊塗我只不心的們听纔一篇話無原無故又

不知好多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却又能寒人的心衆嬷ゞ笑道姑娘年輕奶ゞ自然吃些虧的說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的們不看書不識几個字所以都是些獃子看着明白人到說我年輕糊塗尤氏道的是狀元探花難道就說有糊塗的不成可知他們更有不能了悟底更多尤氏笑道的到好纔是才子這会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講起了悟来說春道我不了悟得也入画了尤氏道可知你是個冷口冷心狠的說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狠心人難得是了漢我請ゞ白ゞ的一個人為什么教你們帶累坏了我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听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恼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上不好發作忍耐就累了你ゞ的ゞ頭的不是無故說我ゞ到

忍了这半日你到越發得了意(丢)只管說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
小姐我們已(以)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
入画帶了過去就(說)首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来到也看(省)
了口舌是非大家到还清净尤氏也不答話一逕往前边不知後事
如何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

欽中秋詩俟雪芹

開夜宴　發悲音

賞中秋　得佳䜟

□□

□□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出氣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嬷嬷們因悄悄的回道奶奶且別往上別房去纔有甄家的几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庅机密事奶奶這一去恐不便氏听了道昨日听見的說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怎庅又有人來老嬷嬷道正是呢纔來了几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庅瞞人的事情也是有的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這边來了前只有探春一語過至此回又用尤氏畧為陪点且輕輕談染出甄家事故此画家未落墨之法也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

近日也畧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有一二人來說些閒話因
見尤氏進來不似往日和靄可親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這
半日可在別屋里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庅新鮮
点心揀了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里有什庅新鮮東西
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麪子到是对碗來
你喝罷說畢便吩咐人去对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
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点頭李紈忙命素
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一面取來一面將自己的胭粉拿來笑道我們
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髒這是我的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
就該往姑娘們那里取去怎庅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

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这又妨是来我凡過来誰你使過今日忽然有嬡
臓了一面說盤膝坐在炕沿上銀蝶上来忙代為卸去碗鐲戒指又將一大
袱手巾蓋袱在下截將衣裳護嚴小了姤炒豈兒捧了一大盆温水走至
尤氏跟前只湾腰捧着銀蝶笑道說一個〻没截便的說一個葫蘆就
是一個瓢奶〻不過待咱們寬些在家的不管怎樣罷了你就得了益
不管在家出外當着親戚也只随着便了尤氏道你随他去罷橫竪洗
了就完事了炒豈兒忙赶着跪尤氏笑道你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
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句使的了按尤氏犯七出之條不過只是過于從夫四字此世間婦人之常情耳其心術慈厚寬順竟可出于阿风之上時用之名犯七出之人從公一論可之賈宅中暗犯七出之人亦不少似明犯者反可宥恐其什已非而揭人惡者陰昧僻譎之流寔不能容于世者也口此為打草驚蛇法寔寫邢夫人也李紈听如此說便知他已

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作事究竟句使了尤氏道你
道問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寶姑娘來忙說快請時寶
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來別的
姊妹都怎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〻身
上不是在家裏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出炕的別靠不得我今兒要
出去伴自老人家夜裏作伴兒要去回老太〻太〻我想有不時什麼
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〻豎進來的所告訴大嫂子一声李紈聽
說只看自尤氏笑尤氏也只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與沐已畢大家吃
麵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
病着不能親自來的好妹〻你去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裏去

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还進来别交我落不是宝釵笑道落什麽不
是呢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
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来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呢史大妹
〻往那里去了宝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吽他同到
这里来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来了大家
讓坐已畢宝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〻好了还来的
就便好了不来也使得尤氏笑道这話奇怪今日怎麽攆起親戚来了探春
冷笑道正是吽别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
住着纔好偺們到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〻不像烏眼鷄恨不得你
吃了我〻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里来的晦氣偏都碰着你

姊妹們的氣頭兒子探春道誰叫你赶熱灶來了因問誰又得罪
了你呢因又尋思道个頭了頭不犯囉唣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塗
荅應探春又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别粧老实了除了朝廷治
罪沒有坎頭你的不必畏頭畏尾实告訴你罢我昨日把王保善那老婆
子打了我还須有個罪呢不過背地里說我些閑語難道他还打我一
頓不成宝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怎的抄揀怎的打他
一一云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云來便把說春方才之事也說了云來
探春道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過我們再傲不過他你又告訴他們說
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听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媽媽出去打听
王保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保善家的挨了一頓打嗔着他

多事尤氏李紈道走到也是正礼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作
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頭不語)所得一(時)是估着前頭用飯湘雲和
宝釵回房打点衣衫不在話下尤氏等道(遂辭)了李紈往賈母這边來賈
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回京治在(罪)
等語賈母听的(了心里)不是(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里來的可知
鳳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点
頭嘆道偺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偺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
緊(經)(賈母已看破孤悲危死 故不改已聊來自遣耳)王夫人笑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〻揀那里
好知(說)是園里空夜晚風冷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里正
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早有媳婦了〻們抬過

飯桌來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著捧飯賈母見是已的几色菜
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了几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
的旧規矩賈母因問都是些什庅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這些
蠲了罢你們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先輒輳的時光了鴛鴦忙道我說過
几次都不听也只罢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斋
沒有別的他些面觔豈付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韭
醬來賈母笑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鴛鴦听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
宝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
和宝琴对面坐下侍書忙取了碗來鴛鴦又指他几樣菜道這兩
樣看不出是什庅東西來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

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略嚐了兩

点便命將那兩樣(叫)着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以)後不必天〻送我想吃自

然來要媳婦們得(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曰問有稀飯出(盛)些(來)

罢了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香)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

將這粥送給鳳哥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碗筍和這一盤風醃果子狸給

顰兒宝玉兩个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們(你就在)

就(這里)來吃了罢尤氏答應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

閒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宝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〻〻尤氏笑道

剩我一个人大排(摆)棹的(吃)不慣賈母笑道(他)央琥珀來趂勢也吃些又作了

陪客尤氏笑道好〻好我正要說呢賈母咲道看着多〻的人吃飯

取有趣的又指銀蝶道这孩子也好也来同的[你]主子一塊来吃等的[你]們离

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来不必粧假賈毋負手看着取樂因見伺

候添飯的人手内捧着一碗下人的来[米]飯尤氏吃的仍是白粳飯[米]賈毋

問道[你]怎麽昏了盛[这]一個飯来給的[你]奶ㄟ那人道老太ㄟ的飯完[吃]了今日

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ㄟ鸳央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

点兒福[富裕]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这一二年早[旱涝]個不定田上[屯裡]的来[米]都不能

按数交的[上来]这几樣細来更艰难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関去[出]生恐

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毋笑道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没来[米的]粥来[来]衆

人都笑起来鸳央道既这樣的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来添也是

一樣就的[这]樣笨尤氏笑道我的[吃这]个就勾了也不用取去死[鸳]央道你勾

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听說方忙着取去了[總伏下文]一時王夫人也

去用过飯里尤氏直陪賈毋說話取笑[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毋說黑了[你]

過去罷尤氏方告辭[辭]出來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蝶坐在車沿上衆媳

婦放下簾子來便帶小了頭們[自]先直走過那边大門口等着去了回[東西]

二府之門相隔沒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來往不必定要走[坐車]俻況天

黑夜晚之間回來的遭数更多所以老嬷嬷帶着小了頭只几步便走

了過來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到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断住尤氏大車

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厮挽環拽輪輕輕的便推拽過这边皆

磯上來于是衆小厮退過獅子以[以]外衆嬷嬷打起簾子銀蝶先下來

然後衆下[人攙]尤氏來大小七八個灯籠照的十分真切尤氏回[頭]見两边

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所乘向銀蝶衆人道
的着坐車的是樣騎馬的还不知有几个呢馬自然在圈里拴着
咱看不見了不知道他娘老子挣下多少錢与他們这么開心兒一
面說一面已到了所上賈蓉之妻帶家來下媳婦們了頭也都秉燭
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找要倫着瞧瞧他們也沒得便今兒到
巧就順便打他們窓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灯引路
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
氏一行人悄悄的來又窓下只听里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
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声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
不得遊玩曠朗不得觀優聞樂作遺無聊之極便生了破悶之法

日間以習射為由情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〻
的只管乱射終無裨盖(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坏了式㨾(子)必須立個罰約賭
個利物大家絶(勉)有面力之心因此(在)天香樓下箭道內利(立)了鵠子皆(說)定(了)
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來這(的人)
皆係(世)襲公子人〻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鬥雞走狗問柳評花
的一干遊(蕩)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來射不便
獨(擾)擾賈蓉一人之意于是天〻宰猪割羊屠鵝戮鴨好似臨潼鬥宝(的)
一般都要賣弄自以(己)家的好厨役好烹炮不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
听見這般不知就理反說這是(纔)正理文既悮矣(武)事當亦該習(當演)況在武
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環賈琮宝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來跟着

賈珍習射一面方許回去賈珍之在不此再過一日便漸此以歇背養力
為由晚或抹〻骨牌賭ケ東酒而已至後漸此至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
竟一日一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鬧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来家下人借
此各有些〻益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此〻是近日那
夫人之胞弟邢得全也酷好如此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
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也邢德全雖係邢夫人之胞弟却居心行
事大不相同这個邢德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
使錢治人無二心好酒者喜之則飲者則亦不去親近無輸上下主
僕皆云自一意並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傻大舅薛蟠早已云名
的獃大爺今日二人皆奏在一處都愛搶新快夫利便又今子兩家在

外間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當地下大㨾上打公番里間的又起斯閒此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已下的孩子若成了的男子到不了这里故尤氏方潜至窓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六七岁变童以俻奉酒的都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筭来除番過来到反贏了心中只是興頭起来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来因問那兩處怎様裡頭打天九的也作了賬等吃飯打公番的未清且不肯吃了是各不能催先擺下一大㨾賈珍陪自吃命賈蓉落後陪的一起薛蟠頭一与了便摟着一個變童吃酒又命将酒去敬那傻舅ミ輸家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兩個孌童只赶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这起

此一段孌童語句太真反不得其為錢為勢之神尚改以委曲認罪語方妥

兎子就是的樣專發上水天〻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一会子輸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难到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自我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忙說很是〻〻果然他們風俗不好因唱命快敬酒賠罪兩個孌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呢我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是有錢勢就親敬便是活佛仙一是沒了錢勢了不好去理他况且我們又年輕又居這個行次來旧太爺体恕此我們就過去了說有便舉首酒俯膝跪下刑大舅心内雖軟了只还故作怒意不理衆人有功道這孩子是寔情説話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這樣起来若不吃這酒他兩個怎樣起来那大舅已掌不住了便說道若不是衆位說我

我再不理說着方接過來一起（氣）喝了乾（乾）又斟一碗來的邢大舅便酒勾往
事醉露真（情）慎起來乃怕案对賈珍嘆道怨不的他們是（把）錢如（當）命多
少世宦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錢勢二是（字）連骨肉都認不了老賢甥昨
日我（和）何你那边的令伯母都起（賭氣）的（你）可知道否賈璉道不曾听見邢大旧
嘆道就為錢這件混賬東西利剅（害）〻〻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
遭邢夫人棄恶（故）被出怨言曰劝（劝）道老旧你也太散漫些若只管花去有
多少給老旧花的邢大旧道老賢甥你不知我邢家底理我母親去世時
我（那時）尚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的（你）令伯母年（里）長出（閣時）嫁分家私都
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他家也（狠艱難）很艱難三家姐尚在家
里一應用度都是這里賠房王保善家（的）掌管我便來要錢也非要了

你是你賈府的邢[就都是我邢]我家々私也就勾我花也[的了]無奈竟得[不]到手所以有
究無處訴
衆惡之必察也今邢夫人一人賈母先惡之恐賈母心偏亦可解之若賈璉
阿鳳之怨總兒女之私亦可解之若探春之怨女子不識大而知小亦可
解之今又忽用乃弟一怨吾不知將
又何如矣
賈珍見他酒後叨々恐人听見不雅連忙用
話解劝外面尤氏等听得十分真切乃悄向艮蝶笑道你听見了這
是北遠[院]里太[大]太々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怜他親兄弟还是[还这]樣說这就
怨不得的[別]些人了因还要听々是正真[值]打公番者[的]也歇住了要吃酒因
有一个向[向]道方才是誰得罪了老旧我們竟不曾听明白且告訴我評[們]
々理邢德全見問便把兩个変童不理輸的[論自己輸家]只赶贏的[家]話說了一遍
這一个年少的就[紈]誇道這樣說原可惱的怨不得旧太爺生氣我
且問你兩个旧太爺虽然輸[今日]了輸的不過是銀子錢並沒有輸丟

了毬毛怎就不理他了說着衆人大笑起來連邢德全來噴了一地飯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听听这一起子沒廉耻的小挨刀的才丢了腦袋骨子就胡(混)唚嚼毛了再肏攮下黄湯去还不知唚出些什麽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了)佩鳳房里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你奶奶看着送罷我还有别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尤氏只得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侃(佩)鳳又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們不出(门)說偺們是孝家明兒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到好可以大家應个景兒吃些月餅酒尤氏道我到不愿(意)出們呢那边珠大奶奶又病了鳳丫頭又睡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無

个人了兒不得問應什庅景佩鳳了道爺說了今兒已辞了衆人直
等十六才来呢好歹定要請奶〻吃酒的尤氏笑道請我〻沒的还
席佩凤笑着去了一時又来笑道爺說連晚飯也請奶〻吃好歹早
些回来叫我跟了奶〻去呢尤氏道这樣早飯什庅快些吃了我好
走的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〻自巳吃罢尤氏問道今日
外頭有誰佩凤道听見說外頭有两个南京新来的到不知是誰
說話一是賈蓉之妻也梳粧了来見過少事擺上飯来尤氏在上賈
蓉之妻在外陪婆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荣府来至
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腔羊餘者桌菜及菓品之
類不可勝紀就在會芳園中叢緑堂中屏開孔雀褥設芙蓉

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怀賞月作樂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
朗上下如銀賈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鳳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
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面(回)賈珍有了几分酒亦發高興便命取了
一竿(枝)紫竹蕭來命佩鳳吹筲(簫)文化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飛
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在)添衣飲茶
換盞更酌之際忽听那边墻下有人長嘆之声大家明明听見都悚
然疑畏起來[余亦悚然疑畏]賈珍忙厲声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几声沒有人
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
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緊靠着祠堂[奇絕神想余更為之悚惧矣]焉得有人
一語未了只听得一陣風声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有

開闔之声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凉颯起来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衆女婦人都覺毛髮倒竪賈珍酒已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撐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起来勉強又坐了一會子就帰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開姪祠堂行朔望之礼細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跡賈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是此事礼畢仍閉上門看着鎖禁起来

未寫荣府慶中秋卻先寫寧府開夜宴未寫荣府數尽先寫寧府異兆蓋寧乃家宅凡有関于吉凶者故必先示之且列祖祠此豈無得而警乎凡人先人虽遠然氣遠相関必有之利也非寧府之祖独有感應也

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荣府来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内坐着說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宝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来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才近門

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側坐賈母笑問道的兩日你宝兄弟你箭如
何賈珍忙起身大長進了不但樣式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賈母
道這也夠了且別貪力仔細努長賈珍忙答應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
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好打開卻也罷了賈珍笑道餅是新來的
一個專做點心的廚子我試了試果好纔孝敬西瓜往年都還可也
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笑
道此時月已上了咱門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宝玉的肩帶領
眾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之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大灯嘉蔭堂
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風燭陳献着瓜餅及各色菓品邢夫人等
一干女客皆前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氲不可

形大地下鋪白拜毯錦褥賈母與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曰命在那山脊上的大所上去衆人听說就忙自在那里去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放扶自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回為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做竹椅上去賈母道天〻有人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踈散〻〻筋骨之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導引又是兩個老婆子秉自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心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至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座廠所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亞碧山庄于所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棹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

首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首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桌半
壁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笑道往常日到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還是
咱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麼未飲先感人丁總是將散之兆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
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几个
來他們都是有父母的家裡去了應景不好來的如今叫女孩們來
坐那边罷于是令人向園屏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請出來賈璉寶
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方依次坐定賈母便命
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到誰手中飲酒一杯罰
說笑話一個不犯前几次飲酒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过鼓敲两轉恰恰在
賈政手中住了奇妙偏在政老手中竟能使政老一謔真大文章矣只得飲了酒眾姊妹弟兄們你悄

悄的(你)扯我一下悄〻的又(我)捏你一把都含笑到要听是何笑話(余也要細听)賈
政見賈母喜悦只得承歡方欲説時賈母又笑道若説的不笑了还要罰
賈政笑道只得一个説未不笑也只好受罰了因笑道一家人一个人(男)最
怕老婆的總説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説過笑話所以總
笑(是極摹神之至)賈母笑道這必是好(們)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〻多吃一杯賈
母笑道自然賈政又説道這个怕老婆的人從不敢走一步(混)偏是那
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到家里
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總)醒後悔不及只得
来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説既是這樣你替我舔〻(我)就饒你這男
人只得給他舔〻未免悪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説你這樣輕狂

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々的脚臓只因昨晚吃多了黄
酒又吃了几塊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的賈母與衆人都笑
了這方是賈政之謔亦善謔矣賈政忙斟了一杯送與賈母々々笑道既這樣快樂叫
人取燒酒來别叫你們受累衆人又都笑道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賈
政傳起可巧傳至寶玉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自是踧踖不安偏又
在他手内因想說笑話倘或不好發笑又說沒口才連一笑話不能說何
况别的這有不是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油嘴貧舌更有
不是不如不說的好実寫旧日往事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再限
别的罷了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作一首詩若好
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々的行令如何又要作詩

了呢賈政道他能的賈母听說既這樣就作命人取了紙筆來賈

政道只不許用那些冰玉晶銀彩光明素練等樣堆砌字眼要另出己

見試試你這几年的情思寶玉听了碰在心坎里上遂立想了四句

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道是賈政看了点頭不語賈母見這般

知無甚大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便說难爲他

只是不肯念書响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他能多大定

要他做才子不成這就該獎勵他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

是因回頭命個老嬤嬤出去吩咐書房内的小厮把我海南帶

來的扇子取兩把給他寶玉忙拜謝仍復歸座行令當下賈蘭

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遞與賈政賈政看時寫道是

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听時賈母也十分欢喜也忙令
賈政賞了時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
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
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的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
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針灸就好了的兒子慌了便問心見
即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
條離心甚遠怎麼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別知天下父母心偏的
多呢衆人听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
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听說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
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可再提

且行起令来不料迭次花却在賈环手里賈环近日讀書稍進
其脾味中不好務也與宝玉一樣故每常也好看些詩詞尚好奇
詭仙鬼一格今見宝玉作詩受奬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
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来立揮一絶與賈政、、道是

偏立賈政戲謔已是異文而賈环作詩賈奇中又奇之奇文也總在人意料之外竟有人曰賈环如何又有好詩似前言不搭後丈矣蓋不可向說問賈环亦荣公子正脉雖少年頑劣見今效小兒之常情年讀書豈無長進之理哉况賈政之教是弟子目已大竟趺忽矣若是賈环連一平仄也不知豈荣府是尋常膏梁不知詩書之家哉然後之宝玉之一種情思正非有燕子總明不得謂比諸人皆妙者也

賈政看了亦覓罕異
只是詞句終帯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說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
吐氣總屬邪派將来都是不由規矩準繩一起下流大妙在古人中
有二难你兩個也可以称二难了又是的兩個难字却是作难以教

訓之難字講總好哥〻是公然以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的賈赦等都笑了賈赦乃要詩瞧了一遍道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不必那起寒酸定要雪窓螢火一日蟾宮折桂方得揚眉吐氣咱們的子弟都原該讀些書不過別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咱們侯門的氣槩曰回頭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頭笑道已後就這麼做去方是咱們的口氣將來這世襲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襲呢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如此那里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便又輕〻抹去也）賈母便說你們去罷

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侍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便多了你們散了再談我們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了散賈赦等聽了方止了令又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出去了要知端詳再聽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舘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裏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而位衆媳婦另行擦棹整菓更杯洗著陳說一番賈母等子添都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坐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不想這次中秋反寫得十分凄楚）賈母因笑道往年你的老爺們不在家偺們越性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鬧熱忽一時相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

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

說笑笑况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难丟了他們跑到这里來倆又把

风了頭病了有他(个)人來(在这里)說說笑笑还抵得十(个)外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

难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声遂命拿大杯來斟热酒王夫人笑道今日

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又(有)趣往年娘兒們难多終不是今年(如)(都是)自己的骨

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纔)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你們

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体乏且不能勝酒

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illegible](洋)氊

鋪於堦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了)子頭媳婦們也

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之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

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曰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纔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說什麼事那媳婦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蹉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們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團圓團圓如何為我耽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然年輕已經是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

團圓的理賈母听說笑道這話很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
了已是二年多了　不是弄賈敬卻是弄赦　可是我到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
死斯也
這樣你就越性別送陪着我罷了你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
去罷尤氏說了蓉妻得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是上車回去
不在話下這里賈母仍代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換煖酒來正說着閑
猛不妨只听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嗚咽咽悠悠揚揚吹出笛声來越着這
明月清風天空地净真令人煩心頓解万慮齊除都肅然危坐黙
相賞听約兩盞茶時方緣止大家稱讚不已于是遂有斟上暖酒來
賈母笑道果然可听麽衆人咲道寔在可听我們也想不到這樣
樣須得太太代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不大好須得

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說着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油松穰
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慢〻的吃了再細〻的吹一套來
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瞧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了[說]右脚面
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點頭
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因說就將方纔賈赦的笑
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听王夫人等因笑功[劝]道這原是酒後大家說
笑不留心也是有[的]豈有敢說老太〻之理老太〻自當解釋纔是只
見鴛鴦拿了軟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怕]露水下來風吹了頭
須要添了這個坐〻也該歇也[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
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一面代[帶]上兜巾披了斗蓬

大家陪着又鬥說些笑話只听桂花陰里嗚々咽々裊々悠々又發出縷
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随下相來
象々彼此都不禁淒凉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
笑發語解釋轉身妙画出对月听笛如痴如呆不覓尊長在上之形景來 又命暖酒且住了
笛尤氏咲道我也就李一個笑話說與老太々解々悶賈母免强咲
道这樣更好快說來我听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
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縣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到都齊全
偏又是個啞叭正說着到这里只見賈母已朦朧双眼是又睡去之態
総寫出淒凉無哭景况來
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々的請醒賈母睁眼
笑道我不困白閉々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听自呢 活畫 王夫人等

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太清老太太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也不辜負
這月色賈母道那里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寔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
不過都去睡了賈母听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在此
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况且弱病的病去了到省心只是三個
了頭何怜尚还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
便有預備下的竹椅小轎便圍着斗蓬坐上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
隨出园去了不在話下这里乘媳婦收什杯盤碗盞時却少了個細茶
杯各處尋覔不見又問衆人必是誰失手打了撂在那里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来衆人都說沒有打了
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未可知的細想ミ或問ミ他們去一語提醒

了过管傢伙的𡇈媳婦曰笑道是了那一會(兒)記得是翠縷拿着的
我去問他說着便去找時剛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鵑和翠(挂)未了(妙又之一)
个翠縷便問道老太〻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更妙)这媳婦道(们)
我来問那一個茶鍾往那里去了你們(到)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閙
到茶給姑娘吃的𥇥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〻總說都
睡覺去了(悄)那(郎)不知那里頑去了(你)还不知道呢翠縷向紫鵑道斷乎沒
有情〻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里走〻走(呢)如今見老太〻散了赶過前
边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边找〻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
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庅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
了明兒就(合)你要罢說畢回去查收傢火那(當時)里紫鵑和翠縷便往賈

此處耒不在話下原耒代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竟只見代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是（像）當年熱鬧又提宝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覺対景感怀自去俯欄垂泪宝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 代一筆妙更覺謹密 王夫人再遣（叫）四他去睡他（覺就）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不涌頃）惱着無暇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想（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像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養可恨宝姐〻（令他）妹妹天〻說諸（知情有）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已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他們父

子叔侄縱横起来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臥榻之側豈許他人酣睡他們不作偺們兩個竟聯起句来明日羞他們一羞代玉見他們这般劝慰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这里這等人声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这山上賞月雖好終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坳里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当日蓋这園子時就有學問这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作凹晶这凸凹二字歷来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俗套可知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特是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这里来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里去只是这兩個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

只陸放翁用了一个凹字說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
林代玉道也不只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
經以致画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人今人不知悞
作俗字用了实和你說罢这兩個是还字我呢擬曰那年試宝玉因他
擬了几處也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擬的这是後来我們大家把
这邑有名色的也都擬出来了註了出處寫了这房屋的坐落一併帶
進去與大姐〻瞧了他又帶出来命給旧旧瞧過誰知旧〻到喜歡起
來又說早知这樣那日該就叫他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
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了說着二人便同下了山
坡只一轉湾就是池沿〻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过那邊藕香榭

的路徑（点了点明妙不然此園竟有多大地）因这幾間房子在此山怀抱之中乃凸碧山庄之退步因窪而近水故顏其額凹晶溪館因此處房子不多且又矮小故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今日打听得凸碧山庄的人應差與他們無干这兩個老婆子関了月餅菓品并搞賞的酒食来二人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灯睡了（妙極此書又往一步寫法如王夫人云他姊妹可怜那里像当日林姑媽那樣有如賈母云如今人少那里日当日人多芽数此謂進一步法也有退一步法如宋叙之对刑岫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今此不得先的活了只好随是十分又如凤姐之毋平兒云如今我也我明白了我如今也要作好好先生罢芽類此謂退一步法也今有方权拾故賈毋高樂却有寫出二婆子高樂此一步之实也如前文海棠詩四手以足忽又用湘雲独戍二律反厭卷此又進一步実事也所謂法法皆全然然不夬也）代玉湘雲見息了灯湘雲笑道到是他們睡了好偺們就在这捲棚底下近水边赏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子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

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值身于晶宮鮫室之内微風一過粼〻然
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淨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作上般吃
酒到好這要是我家里這樣我就立刻坐般了代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說
的好事若求金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般起来湘雲笑道得
隴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窮之家白為富貴之
家事〻趂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們不肯信的不得親歷其境
他方知竟〻就如何俗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貴之鄉
只你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代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趂心就連
老太〻太〻以至宝玉探了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
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了
以立未不怡然得享
自然之樂者矣書

中若干女子從生及婢未有必各有所竟各有所試各有所長者皆未如宝宝無可閒切箸画可嘆

湘雲听說恐怕代玉又傷感起来忙道休說这些閒話偺們且聯詩正說間只听笛韻悠揚起来代宝(玉)笑道今日老太〻太〻高興了(的很这)的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偺們的興趣了〔妙正是吹笛之時分認作人一處之笛也〕偺兩個都爱五言就还是五言排律罢湘雲道限何韵代玉笑道偺們数这個欄杆的真(直)棍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几根就用第几韵若十(是)六根便是一先起这可新鮮(么)湘雲笑道这到别致于二(是)人起身便從頭数至尽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的韻)個这個少(韵狠)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韵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代玉笑道到要試〻偺們誰強弱(誰)只是沒了(有)紙筆記湘雲道(下)不妨明兒再寫只怕這一点聰明还有

代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曰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代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到要对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代玉道好对的比我的却好只是底下這句又說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

道詩多韵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代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曰聯道

良夜景暄〻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你〔下〕句不好杜撰〔是你〕用俗事來難我了代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旧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这也难不倒我〻也有了曰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代玉笑道分瓜〔二字〕可是实〻你〔是〕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偺們对查了出來大家看〻这会子別躭悞工夫代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白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曰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看多少力的樣現成你限被你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們送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代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难到強対了金萱罢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才是絶郎景之实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乱綺園　分曹尊一令

代玉笑道下句好只难得對此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听三喧　骰彩紅成点

湘雲笑道三喧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摇院宇

代玉笑道对的却好下句又溜了些只管拿風月来塞責雲道究竟没

說到上也要点綴〻〻方不落題代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曰聯

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麼不如說偺們只得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代玉道这可以入上你我也因聯道

擬景或以門　　酒尽情猶在

湘雲說道这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道[近]

代玉道説這時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麽押韵讓我想〻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彀了

幸而想出一個字来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代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才[子]說棔

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閒[文]選見了這個[字]是我不知

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〻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語]叫作明開夜合

你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来寶姐〻知道的竟多代

玉笑道擠字囗在此時更恰也还罢了只是秋湍一句虧的好想这
一句別这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对一句只是再不能似这
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寳婺情孤潔

湘雲道这時的也还好只是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丑用寳婺
来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

代玉不語点頭半日再念頭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点手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声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代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里怎麼像个人在［往］黑影里去了敢是個鬼罢湘雲笑道［必］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打他一下因湾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不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後［復而散］聚者幾次　寫得出試思若非親歷其竟者如何莫寫得如此

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却飛起一個白鶴來　寫得出　直件藕香榭去

了代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這个鶴有趣到助了我了曰聯道

窓灯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代玉听了又叫［叫］好又跺足就［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與］這一句更比

秋湍不同吽我对什庅絕好影是(字)只有一个䰟字可对况且寒塘渡鶴
何竒自然何竒現成何竒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
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可代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
猛然笑道你不必(説)㑆嘴我也有了你听〻曰对道

冷月葬死(詩)䰟

湘雲怕手讃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对好个葬死(詩)䰟因又嘆道詩故
新竒只是太頽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作此(過)故于清竒(詭)譎之語代玉笑
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竟还未到(做)只為用工在这一句了一語未了
只見欄(杆外)这山石後轉出一个人来笑道好詩〻(果)故然太悲凉了不必在
往下聯(了)若底下只这(是)樣去反不顯这兩句了(的好處)到得(頭的)堆砌牽強(了)二人不

妨到唬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咤意（原可咤意 余亦咤意）因問
你如何到了这里妙玉笑道我听見你們大家賞月又俻（吹的）你好笛我也出
来玩賞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这里忽听見你兩个聯詩更覺清雅異
常故此听住了只是方纔我听見这一首（詩）中句雖好只是故（過）于頹敗淒楚
此亦関人之氣数日有所以我出来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
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个的了頭还不知在那果（里）找你們（呢）也不怕冷
了快同我来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代玉笑道誰知道就
这个時候了三人遂一同来至攏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炉香未烬几
个老嬷嬷也都睡了只有小（丫）妳在圃團（蒲團）上頭打盹的（呢）妙玉喚他起来現
去烹茶忽听扣（叩）門之（声）心小妳忙去開門看時却只（是紫）鵑翠縷與幾个

老嬷〻来找他姊妹兩个進来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个園里走遍了連姨太〻那里都找到了那山坡底下小庭里找時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〻〻說方纔庭外頭棚下兩个人說話後来又添了一个听見說大家往菴里去我們就知事這里了妙玉忙命小了嬛引他們到那边去生着歇息吃茶自去了筆現紙墨出来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来代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来說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政即請改正〻〻妙玉笑道也不敢忘改評讚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韵找意思想着的二位警句已兩出讚若續時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代玉從沒見妙玉作

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你(的)虽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収給(拾)(字句)到的外該帰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罢(丟)了真慎(情)真事且去搜奇臉(攬)怪一則說(托)了俗們的閨閣(的)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題筆一揮而就遞与他二人道休要見咲依我必須如此方番轉(的)過来雖前頭有凄楚之句亦無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未)是只見他讀道

香篆鎖金鼎　脂冰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侍児温　空賬(帳)懸文鳳　閒屏掩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难捫　猶步螢行沼

还芋寂歴原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贔屭（音避 音戲）朝光透　罘罳睹（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王（雨）一声猿　岐熟焉（寧）忘徃　泉知不問原

鐘鳴櫳翠寺　鳩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継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观園廊似（景）聯（句）三十五韵代玉湘雲二人皆讚賞不已纔（説）可見我們天〻是舍近而求遠現有这樣詩仙在此却天〻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想（是）明天明（亮）了到底要歇息〻〻纔是史（代玉）二人听説便起身告辞帶領了妳出（寺）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送（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这里翠縷向想（湘）雲道（大）奶〻那里还有人等

有咱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里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這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盥漱已畢方上床安歇鸚鵑放下綃帳移灯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息之病雖在枕上只怕睡不着代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復去代玉因問道什麽还沒睡着笑雲微笑道我有擇息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倘倘罷的怎麽也睡不着代玉嘆道一笑一嘆只二字便寫出平日之行景我这睡不着也並非今日也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日夜滿足你想雲道却是你病的原故所以不知下文什麽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七卷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已比先減了雖未大愈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在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在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擱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起來得多少換買來的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

個上次那边的太〻来尋了些去太〻都給過去了王夫人道你沒有
的話你再細找〻彩雲只得又去找已拿了几包藥材来說我們不
認得你個請太〻自看除这個再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
了不知都是什庅並沒有一枝人参有一面遣人有鳳姐有無鳳姐
来說也只有些参膏蘆鬚雖有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还要煎藥
里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問去回上次沒了才往这里来
尋早已用攙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来請問賈母〻忙命鴛鴦取
出當日所以的来竟还有一包皆有手指頭粗細的还得遂称二兩
与王夫人王夫人出来交与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与医生家去
人又命將那几包不能得辨的也帶了去命医生認了各說号上来

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一包都各色好計

此等家常細是豈事揣拿
得此旨者

上名手了但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了但
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是
已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
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到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到好夫人听了低
頭本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罢無心看那些只命
都收了罢曰問周瑞家你的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換二兩來倘
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
要去時宝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
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蘆泡鬚條㩳

句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的常和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說了叫哥哥去託了夥計過去和参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兌二兩来不妨偺們多使几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到是的明白就难為的親自走一淌明白于是宝釵去了半日回来說已遣人去赴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悦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来家里有的好的不知給了人多少这會子輪到自已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宝釵笑道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不過是藥原該齊衆散是絶事偺門比不得那說見識面的人家得了这個就珍藏密斂的

王夫人点頭道这極是一時宝釵去後因覔無別人在說遂喚周瑞家的来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了

下落周瑞家的是巳和鳳姐等人商議定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
夫人听了雖驚且怒却又作难回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边的人只
得令人去回那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
事打几個嘴巴子如今他也粧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孫女
兒自巳打了嘴他只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
恐怕又多心到像似咱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贓証与
那边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
訴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
了豈不反躭擱了倘那了頭聽空尋了死了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人
都又個偷懶的倘一時不到豈不到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想說這也

到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咱們家的那些妖精周家的听說会齊了那几個媳婦先到迎春房里回迎春道太〻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〻太〻已賞了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他好的与姑娘使說首便命司棋打点走路迎春听了念泪似有不捨之因前日夜已別的了环悄〻的說了原故虽数年之情难捨但是関亦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無曾求了迎春实指望迎春能死保赦下的事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兒曰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這两日如今怎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你还要姑娘留這不成便留下你也难見園里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收了這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罢大家体面些迎春念泪道我

知道的幹了什庅大不事我还十分說情由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
宼画也是几年的怎庅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这園里几大的
都要去呢依我說将来終有一散不你各人去罢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
自姑娘明白明兒还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罢司棋無發只得含泪与
迎春磕頭和衆姊妹告别又向迎春耳根說好歹打听我受罪替我個說
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塲迎春亦含泪荅應放心于是周家的人等帶了司
棋出去院門又命兩個婆子将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拿着走了沒
几步後頭只見繡橘赶来一面也擦自泪一面也与使棋一個絹包說这
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塲如今一旦分里这個与你作個想念罢司棋
接了不覔更哭起来了又和繡橘哭了一同周瑞家的不耐煩只曾催

促他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
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这几年好了
一塲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
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里有工夫听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罷別扯扯
的了我們还有正經緊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里爬出来的辞他們作什
庅他們看你的笑声还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挨一会子是一会罷了难道就莫再
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送出帶着個角門去了司棋無
奈又有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来可巧正值宝玉從外而入一見帶了
司棋出去又見後面包自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来了因聞得上
夜之事又聞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上日

又見些画已去今有見司棋亦走不覺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
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昔行為又恐劳叨悮事為笑道不干
你事快念書去罢宝玉笑道好姐〻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
道太〻不許少捱一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尊太〻的話管不得許
多司棋見了宝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的好歹求〻太〻去宝玉
不禁了傷心念泪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麼大事晴雯也病了如今
你又去都要去了这却怎麼的好宝玉之語全作囫〻意最是極無味之是極濃極有情之語也只合如此寫方字宝玉稍有真也則不是宝玉了周瑞家的發燥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話
我就打得你別想着往日姑娘護着你們作耗越着还不好〻走如今
和小爺們拉拉扯〻成個什麼体統那几個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

染了男人氣味寔有此情理非彩親閱歷者亦不知此注之妙

便出去了宝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他有瞪着他們看已去遠方指着恨道奇怪〻〻怎麽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園門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来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各〻是好的了女人各〻是壞的了宝玉点頭道不錯〻〻婆子們笑道還有一句話我們糊塗不觧到要請問方欲說時只見幾個老婆子走来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〻親自来園裡在那裡查人呢只怕還查到這裡来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嫂来在這里等着領出他妹〻去曰笑道阿弥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這一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净些宝玉一聞得王夫人進来請查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赶了来

去所以这後来趂愿之語竟未得听見宝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好些人在那
里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臉怒色見宝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
如今現從炕上拉了下来蓬頭垢面兩個女人纔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
只許他把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好衣服留下給好了頭們穿又命把
这里所有的約了頭們都叫来一一過目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保善
家的就趂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也就隨在几趂便下了
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中是即閒有碍故忍也两日今日特来親自
查閲人一則為晴雯犹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宝玉為由說他大由了已解
人事都由屋里的了頭們不長進教習坏了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
較盛 晴伏一段更比竟烟迷霧罩之中 更有無恨溪山矣 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作粗活的小丫

頭們個〻親〻自看了一遍回問誰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巷老嫗〻

指道这一個蕙香又吽作四兒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

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現其行止總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

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個怕臊的他背地里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

妻这可事你就的打亮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呢身子雖不

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時〻都在这里难道我通共一個宝玉就白放心凴你

們句引坏了不成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自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語不禁紅

了臉低頭垂泪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吽来領出去配人又問誰

是耶律雄奴老嫗〻們便将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

是狐狸積了上次放你們〻又懶待去可就該安分手已總是你就成

精鼓搗起來調唆宝玉無所不為芳官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
王夫人笑道你还强嘴我且問你前年間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宝玉
要柳家的了頭五兒子再而那了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了你們有連
夥聚黨遭他外頭是尋個雪迭園子的你連乾娘都欺倒了豈止別
人曰喝命喚他乾娘来領去就賞他外頭自尋個女婿去罢把他的東
西一槩給他又吩咐上有几年姑娘分的戲女孩子們一槩不許流在園里
都全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迭此乾娘皆感恩趁願不
不尽都約齊与王夫人又滿屋里搜撿宝玉之物凡畧有眼生之物一並
命収的収捲的捲着人拿到自已房內去了曰說迭此干淨省得傍人
口舌曰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

一槩不饒曰教(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一年(年)給我仍旧

擻出去心净 一段神奇鬼訝之文不知從何想來王夫人從來未理家務豈不一木偶哉且前文隱隱約約已有無限口舌漫潤之潛原非一日矣若無此一番更变不獨終無散場之局且亦大不近乎情理况此亦此余旧日目覩親聞作者身歷之現成文字非揑造而成者故迥不与小說之离合悲歡窠旧相对想遭令落之大族兒子見此难事有各殊然其情理似亦有默契于心者焉此一段不獨批此真从妙膾大观園及賈进对月興尽生悲皆可附者也

說畢茶也不

吃遂帶領衆人有(又)往別去處閱(查人)入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宝玉只当

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竟)這樣雷嗔(嗔)電怒的來了

所責之事皆係平日之語一字不爽(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

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又)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

芳亭王夫人命回生(去)好去(生)念念那書之際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

宝玉听如此說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况這里事也無人知道如

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里啀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
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的還猶可獨有晴雯
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勸道哭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
了他這一家去到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
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不過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誹言一時氣頭上
如此罷了寶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余亦不知蓋此等寃實非晴雯一人也）
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佻些在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
似的人不能安靜所以恨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到好寶玉道這
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的這可奇怪襲
人道你有甚忌諱的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使過個

眯(眼)色也曾遞過暗号(到)被那(別)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覓宝玉道怎広人〻的不
是太〻都知道単不道(說又)単不(不)挑出的(你)和麝月秋紋来襲人听了这話(說)心
(心内一動說可是)怎広人〻的不是的不是太〻都知道(呢)肉動低頭半日無可回荅回便笑
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猛浪去處怎広太〻竟忘了
想是还有(主意)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宝玉笑道你是頭個
出了名(的)里至善(至)矣(的)之人他兩個又有(你)陶冶教育的(那里)也得还有孟浪該罰
之處只是(芳)放官(尚)士小過于伶俐些〻未免倚強壓倒了人若(說)又厭四児是
我惧了他还是那年我何你辦嘴的那日起(他)上来作些〻細話(活)未免
奪占了地位(討人嫌致有今)今有故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太〻屋里
過来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也沒(有)又方碍(着誰)去只就是他的性情(爽)夾利

口角鋒鋩此究竟也不曾得罪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了反被
這好所悞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寶玉有疑他之意
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
也無益了到是養着精神等老太太喜歡時回明白了再要他進來是
正理寶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到太太平服了再瞧勢頭
去要時知他的病等得等不得他自幼上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
一日委屈連我知道他的性格還時常衝撞了他這一下去就如同
一盆纔抽出嫩箭來的蘭花送到豬窩裡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
裡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沒有親爺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
哥他這一去一時也不慣的那里還等得几日知道還能見他一面兩

而不能了說着又越發心酸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呢自許州官放火
不許那百姓点灯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碍些你的話就說不利之談你如
今好々的咒他是該的了嗚他便比别人姣些也不至于這樣起來宝玉道不是
我妄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宝玉道这堦下好
々的一株梅棠花竟無故死了半边我就知有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
人听了又笑起來因笑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也婆々媽々的了
这樣的話豈是你讀書的男人說出來的草木怎又関係起人來了若不婆
々媽々的真也成了個獃子了宝玉嘆道你們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
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灵驗的因若
用大題目比就說有孔子廟前之桧坟前之蓍諸葛祠前之栢岳

武穆坟前之松这都堂〻事大随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則萎世
治則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後生者几次这豈不是兆應小題目比就楊太
真沉香亭之木芍藥村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灵
驗所以这海棠亦應其人欲忘故先就死了半边襲人听了篇这痴話
又可嘆因笑道真〻的这話發說上我的氣未了的晴雯是個什
広東西就費这様心思比出的此正緊人未还有一說他総好也痴不過我
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該先我也还輪到他想我是要死了宝玉
听説忙握他的嘴劝道这是何苦一個未請的又这様起未罢了再别提
这事别算的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听説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
也不能了局宝玉乃道從此休提起全当他們三個死了不過如此况

且死了的■曾有■也没見我怎庅此一礼也宝玉至終一着全作如是想所以此于情終于語者既能終于悟而止則情不得滥漫而涉于淫佚之事矣一人前事一人了法皆非棄竹而復憫笋之意如今且説現在的倒是你把他的東西作瞒上不瞒下悄悄的打發人送出去与了他再或有咱們常時積攢下■的錢拿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塲襲人听了笑道你太把我他看的又小器又没人心了这話还等你説我纔已將他素日所有衣裳■至各什各物總打点下■都放在那里如今白日里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到等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出去我有■積下的几吊也給他罢宝玉听了感謝不尽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出了名的兵人連这一点子好名兒还不會買来不成宝玉听他方纔的話忙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宝玉將一功人穏住便独自

得便去〔出〕了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瞧瞧先〔是〕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不是〔叫〕知道回來太太〔知道了〕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婆子方帶了他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用銀子買的那是〔時〕晴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因常跟賴嬤嬤進來賈母見他生得伶俐標緻十分喜愛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使喚後來所以到了寶玉房裏這晴雯進來時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知有〔戶〕姑舅哥哥專能庖宰也淪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收買進來吃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得〔在〕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為人〕卻到還不忘舊只此一句便是晴雯正傳可知無晴雯為聰明風流所害也一篇為晴雯寫傳是哭晴雯也非哭晴雯乃哭風流也故又將他姑舅哥哥收買進來家裏一個女孫〔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後誰

知他姑旧哥〻一朝身安泰就忘却當年流落時任意吃死酒家小也
不顧偏又娶聚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
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嘆紅顏寂寞之悲又見他器量寛宏趣極量器寛紅如此
用真掃　並無嫉衾妒抃之意这媳婦遂姿情重慾滿宅内便延傳攬雄
地矣兩府里
收内材俊上〻下〻竟一半時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妻姓甚名誰便是
上面四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灯姑娘兒的便是了奇〻怪〻左盤右旋千絲方緣皆自一体也
目今晴雯只有这一個親戚所以出來就在他家此事時多渾虫外頭去了
那灯姑娘吃了飯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
芦蓆土炕上芦蓆土炕在外間房内爬着縱哭晴雯　宝玉命那婆子在院門前嘹
哨他独自掀起草簾草簾進來有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蓆土炕

芦席土炕幸而衾褥还是旧日铺的心内不知自已怎宏纔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輕

〻拉他悄喚两声当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嫂（他）子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

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宝玉又驚又喜又悲又

痛忙一把死（拉）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来我只当不得見（你）的了

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弥陀佛你来的好

且（把）到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這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說忙拭

泪問茶在那里晴雯道那（炉）芦台上（子）就是宝玉看時雖有個黑（沙）妙銱子

却不像個茶壺（只）得（拿起）棹上去拿一個碗也甚大甚粗不像個茶碗未到

手内先就問得有羶（嗅）之氣　不独為晴雯一哭且為宝玉一哭亦可　宝玉只得拿了來先

拿些水洗了两次復又用水汕過方提（起沙）妙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

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偺們的茶宝玉听說未自已嘗了一嘗並無清茶且無茶味只一味苦澀略有茶意而已嘗畢方遞与晴雯只見有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宝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这樣看来可知古人說得飽飫烹宰飢厭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的妙通篇宝玉最要書者每因女子之所歷始信其可此謂觸類傍通之妙快矣）一面想一面流泪問道你有什庅說的趁有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庅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也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了也不赶心的我雖生的比別人略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庅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

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躭了虛名而且臨[就要]死[了]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
知如此當日也另有個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說大家横豎是在一處
不想平空提生出這一節話來有冤無處訴說畢又哭寶玉拉着他
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代着四個銀鐲因拉道且卸下這個來等
好了再代[帶]上罷因與他卸下來塞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個指甲好
容易長了二寸長這[了]一病好了又[必]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了剪
刀將左指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内將貼
身穿着[的]一件旧紅綾襖脫下平[連]指甲都與寶玉道這個你收了已[以]後
就如見我[的]一般快把你[穿的]襖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内獨自
倘着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該]敢如此只是躭了虛名[名]

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宝玉听說忙寬依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
回去他們看見了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耽了虛名越性如
此也不過這樣了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来道好呀你
兩個的話我也都听見了又向宝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
作什庅看我年輕又俊敢是来調戲我庅宝玉听說嚇的忙都賠笑央道
好姐姐快别大声他扶侍我一塲我私自来瞧瞧他灯姑娘便一手拉了
宝玉進里面来笑道的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
在炕沿上却緊緊的将宝玉摟入懷中宝玉如何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了
的跳起来了急的满面紅漲又羞又怕只說好姐姐别鬧 如問如見別閙二字活跳
灯姑娘也斟醉眼笑道呸成日家听見你風月塲中慣作工夫的怎庅

今日就反趂起來宝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放手有話偺們好說外頭有老
媽媽听見說(是什)庅意思灯姑娘笑道我早進來了却要(叫)婆子去园門等着呢(那里去了)
我等什庅似的今兒等着了你雖然聞名不知(如)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
意(竟)是沒藥性(信兒的)炮燈只好粧幌子罷了到此我还發趂怕羞可知人的嘴一
槩听不得的就比如方纔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的(你)們素日偷雞(盜)狗的
我進來一會在窗下細听屋內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
談及于此誰知你兩個竟还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
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已後你只(管)愛來我也不羅
皂你宝玉听說纔放下心來放起身整衣央(告)道好姐姐你千万照看他
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起來又告訴晴雯二人自是依依不捨也少不

得一别晴雯知宝玉难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宝玉放出来衣欲到
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来了半日恐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
且進园来了明日再作計較因乃又後角門的小厮正抱鋪盖里边姑
〻們正查一人若再遲一步也就関了宝玉進入园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
自巳房内告襲人只説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
得不問今日睡宝玉道不曾怎庅睡罷了原来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
看重了他了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与宝玉狎
呢較先幼時反到踈遠了况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宝玉及諸
小丫頭們外出入等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旧症
雖愈然每因勞碌風寒所感及嗽中代血故邇来夜間總不与宝玉

同房宝玉夜間常醒又極但小每醒必喚又曰晴雯睡臥驚性且举動
輕便故晚一應茶水起坐呼喚子任皆悉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好床只是
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問曰思此任比日間緊要之意宝玉既答
不曾怎樣襲人只得还送依旧年之倒遂仍將自己鋪盖搬来設與床
外宝玉發了一晚上獃一句是笑及催他睡下襲人等也都在後听百宝
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来直至三更以後方漸〻的安頓了畧
有動声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听宝玉叫晴雯
襲人忙睛開眼連声答應問作什庅宝玉曰要吃茶襲人忙下去
向盆内蘸過手從暖壺内到了半盞茶来吃過宝玉乃笑道笑字好極有文章盖忍冷落襲人也
我近来听慣了他却忙了是你襲人笑道

他一夜來時你也曾睡夢中直(總)叫我半年後纔改了我知道這晴雯人雖去了這兩個字只怕是不能去這(的)着說大(自)家又我(睡)下宝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是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日(是)往日形景進來笑向宝玉道你們好生過去(罢)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番身便走宝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乱(叫)却見宝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的)你就知道(別)胡鬧(了)被人听着(見)什麼意思宝玉那里肯听恨(根)不得一時亮了就遣(遣)人去問心及至(天)亮時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頭立等叫(自)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宝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爺因喜欢他前兒作得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

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告訴去立副他快來老爺在上屋里还等他吃面茶
呢还哥已来了快飛了了再有一個人去叫蘭哥兒也要这等說里面的婆子
听一句應一句一面扣扭子一面開面一面早有兩三個人一行扣依一行分頭去
了襲人听得叩院門便知有事忙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来了听得这
得这話忙人来舀了面湯促宝玉起来與漱他自去取衣回思跟賈政出
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履来只見那二等成色的来宝玉
此是亦無法只得忙忙的前来果然賈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悦宝玉
忙又了肴晨之禮賈环賈蘭二人也都見過宝玉賈政命坐吃茶向环蘭
二人道宝玉讀書不如的兩個論題聯和詩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
未免要作詩詞的宝玉我倒放心他是能的你們兩ㄅ不要給我去醜
此處今日此去来面強的們不詩宝玉所听便坐他們兩個王夫人等自

來不曾听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二人等去了方過
賈母這邊來就有芳官等三個的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
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是的茶也不吃飯也不用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
尋死覓活只要鉸了頭髮作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了是
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
求太太或是就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作女兒去
罷我們竟沒這福分王夫人听了道胡說那里依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人
進去的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了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
供去原就有各庙內的尼姑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
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心住兩日至今日回聞得此信又可以拐兩個女孩

手去作話使喚曰都向王夫人道偺府上到底是善人家曰太〻好善
所以感應得这此〻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門家易難入也要知道佛
法平等我佛立愿原是一切衆生無論鷄犬皆要度他無奈迷人不
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悞即可以超脫輪迴所以經上現有虎狼蛇虫得
道者女不如今这两三姑娘既然無父無母家鄉又遠他們既輕了这富貴
又想從小兒命苦入了这風流行此將未知道象身怎樣所以苦海回
頭出家修〻来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〻到不要限了善念王夫人
原是個好善的先听被等之語不肯听其自由者曰思芳官等不
過皆係小兒女一時不遂之但恐將来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
听这两个拐之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来知

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婆來求說探春等事心緒甚煩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上既听此言便笑答道你兩个既这等說你們就帶了作徒弟去如何兩个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〻〻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这樣你們問他去若果都心里愿意就來当着我拜了師父去罷这三個女人听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了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是立定主意遂与兩个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見決断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怜忙命人取了些東西來賫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礼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知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菴的圓心各自出家去了再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个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見賈母喜欢便趁便回道寶玉屋里有個晴雯那个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离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来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罢了再那几个學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出去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里的頑笑口里都会混說叫這些女畢竟會混說女孩兒們听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使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

樣賈母听了点頭道這道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了頭
我看他甚好怎庅就这樣起来我的意思这些了頭你們模樣爽利言
談針線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給宝玉使喚得誰知变了王夫人笑
道老太〻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理沒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俗
語又說女大十八变况且又個本事的人未免就又些調歪老太〻还有
什庅不曾經念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这件事先只中了他我便留
心冷看去他色〻虽比人強只是不但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礼莫若襲人
第一虽說賢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
人模樣虽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得一二等的了况且行事
大方心地老实这几年来從未逢着宝玉淘氣宝玉十分胡鬧的事他

只有死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点不錯了我就有悄々的他把了頭的月分
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里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那自已知道越
發小心放好之意且不明說者一則宝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
躭悮了書二則宝玉再自為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劝他說他反倒縱性
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緣回明老太々賈母听了笑道原樣这樣如此更
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芦既是你深知
豈有大錯悮的而且你这不与宝玉的主意便好且大家別提这事只
是心里知道罢了我深知宝玉將來也是個一听妻妾劝的我也解不
過來也從未見過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只他这種和
了頭們好却是誰到我為此也躭心每心每冷眼查看他只和了

頭們鬧必鬧是人大不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
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了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
大家笑了王夫人回今日賈政如何誇奬又如何打他們粧去賈母听了
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粉了前来告辭過去鳳姐也来省晨伺
侯過早飯又悅笑了一回賈母歇晌後王夫人他唤了鳳姐問他丸藥可
曾配来鳳姐兒道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
大好了　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　回告訴攆逐
晴雯芳[illegible]又說怎麼宝玉個[illegible]私自回家[illegible]了[illegible]們都不知道我前兒
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这一个新進来的奶子也十分的妖喬我也
不喜欢他我也說與你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罢況且蘭小子大了

用不着奶子了我因問你大嫂子宝丫頭出去难道你也不知道不成他
說是告訴了他的不過住兩三日等的姨媽好了就進来姨媽究竟没
甚大病不過还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
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别得罪了人反不好了
鳳姐笑道可誰好好的得罪着他們況且他天天在園里左不過是他們姊妹那群
人王夫人道别是宝玉有嘴無心傻子是的從没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
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这可是太太過于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
說正經話去却像個傻子若只叫進来在这些姊妹跟前以至大丫頭
小的丫頭們跟前他最有儘讓还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
他的我想薛大妹妹此去想必為着前時事搜檢衆丫頭的東西的

原故他自然為心（信）不及園里的人綠搜撿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
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撿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
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听了這話不錯是（他）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
避了他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宝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
他疑心又仍命他將來照旧（進園裡）居住宝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只是
姨娘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又不好了家里兩个靠
得（的）的女人也（又）病着我所以（沒得回姨娘知道先）趁便出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明
講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的（你）大園（囝）
執了正經再搬進來（住的）為自（是）休為（那）沒要緊的事反疎遠了親戚宝釵
笑道的（你這）話說你（的我）太不解了並沒為什麼事我出去我為的（是）事媽近來

神思比先大减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個二則如今
我哥〻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話計並家里一坊動用器皿尚有未齊
備的我也須得帶着媽去料理〻〻姨媽和鳳姊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
不是我撒謊三則是我在園里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自原是我
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有路也從那里又沒人盤查設若從那里出
一件事來豈不兩碍臉面而且我進園里來在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
几年〻紀皆小且家里沒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共或作針
線或作頑笑皆不在外頭悶坐着好如今彼此都大也彼此皆有事
況姨娘這边歷年皆遇不在心的事故那園子也太大一時照不
到皆有關係來有少几個人就可以少操此所以今日不但我致意

辭去之外還要劝娘娘如今該減些的就減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
体統據我看園里這一向貴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娘娘
深知我家的难道我們当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鳳姐听了這篇話
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竟是不必强了王夫人点頭我也無可回答只
好隨他便罢了說話之間只見宝玉等已回來因說他父親還未散恐天
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有丟了醜宝玉笑道不
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内
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
珠三串玉縧环三個宝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
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看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旃檀香小護

身佛来說这是慶国公单給我的王夫人有問在席何人作何思調等語
畢只将宝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宝玉蘭环前来見過賈母〻〻看了喜欢不
尽〻不免又問些說無奈宝玉一心計着晴雯荅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
顛了骨頭疼〻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踈散〻〻就好了不許睡倒
宝玉听了便忙入園来當下麝月秋文已帶了两個了頭等来候見玉
辞了賈母出来秋紋便将筆墨拿起来一同随宝玉進園来宝玉滿
口里說好熱一壁便摘冠帶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来麝月拿着
看他用智之處　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夹袄〻内露出血点般大紅褲子
来秋紋見这條紅褲是晴雯内針線因嘆道这條褲子已後收
了罷真是物件在人去了麝月忙笑道这是晴雯的針線有

嘆道真〻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
花色袄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的頭雪白的臉来了宝玉在前
只粧听不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庅好麝月道天
白日里还怕什庅还怕丢了你的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送
些東西去再来宝玉道好姐〻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
来兩個人手里都有東西到像摆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宝一個捧
着冠袍帶履成個什庅樣子宝玉听見正中心懷便讓他兩個去了他
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墙後也不怎庅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
人姐〻打發人瞧晴雯姐〻去了不曾這一個荅道打發宋媽去了
宝玉道回来說什庅小丫頭道回来說晴雯姐〻直着脖子喊了

一夜今日早起就閉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声兒只有倒気分的
兒了宝玉忙道一夜吽的是誰小了頭子説一夜是吽娘宝玉試泪道还
吽誰小了頭子沒有听見吽別人了宝玉道的糊塗想必沒有听真旁
边那一個小了頭最伶俐听宝玉如此説便上来説真个他糊塗又向宝玉
道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親自偷着看去的宝玉听説忙問的怎庅又
亲看去小了頭去道我回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別人不同代我們極好如
今他虽受了委屋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瞧也不枉素
日疼我們一塲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所以我拚
着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了一瞧誰知太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変他應想
着那起俗人不可説話所以只閉眼養人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

的手問宝玉那去了我告訴他实情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
姐〻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見一面豈不两完心願他就笑道的們还不知道
我不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
到任那司花宝玉須待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
上凡該死之人閻王勾取了過去白差些小鬼来捉人魂若要遲延一時半
刻不過少些紙錢燒些授飯那鬼只催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
個工夫 好奇之至又捉来皆說閻王注定三更死誰人留至五更之語今忽借此小女兒一篇無稽之談反成無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調侃罵盡世態豈非之至文章那寄語覌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已後不必看書也 我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来召請豈可
揑得時刻我听了这話竟不但心反進来到房里留時看時辰表時果
然是未時正二刻他嚥了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們說你来了这時候

到都対合宝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
一个神[各]様花[各有]一位神之外还有摠花神但他不知是作総花[神]不知総去了还是
单管一様这様[花神呢]了頭听了一時謅不出来恰[好]花这是八月時節园中池上芙
蓉正開这了頭便見景牲[生]情忙荅道我也曾問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太告
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天机不可洩漏的[你]既这様虔誠我只告訴
你二只可告訴宝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漏了]天机五雷就来轟頂的他就告訴
我說他就是耑管这芙蓉花的[花神]宝玉听了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而
生喜仍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这様一个[个]人去司拿[掌]我就[早料]定[了]他那様
様人必有一番事是業做的虽然超[彼]出苦海坐此不能相見也面[免]不得傷
感思念因又想虽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五六年的情常

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了只說去看代玉遂一人出園來往前吹之處來
意為停柩内[在]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早]些得几兩
發送例銀王夫人闌[聞]知便命賞了十兩燒賈[埋]銀子又命急[即]刻[送到]外頭焚化
了罢女兒痨死的断不可留他哥嫂听了这話一面得艮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殮
抬往城外化人厰[場]上去[也]了剩的衣履簪环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兄嫂自收了
為後日之記[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宝玉走來撲了[个]空收拾腈雯故為紅顏
一哭然亦大令人不堪。上云王夫人怕女兒痨不詳今則忽從宝玉心中 其苦。又
摸擬出非是巳悒鬱詞其母子至心中体貼春愛之情曲委已尽
宝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術只得復[轉]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覺無
味因來順路來招[找]代玉偏宝[代]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了妳們回說往宝姑
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静無人房内搬的空空落落[的]不

竟吃一大驚忽見個老婆子走來宝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老[呢]婆子道宝

姑娘出去了這里交我們看去着還[呢]沒有撤[搬]清楚我們帮着送了些

東西去這也就完了的[你]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〻灰塵也好從此你老

人家着跑[省了]着這一處的腿子了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着那院中的香

藤異蔓仍是翠〻青〻忽比昨日好是[像]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

點[及]出来又見們外的一條翠樾埭[埒堤]上也[比]平日無是[人]来往不是[比]當日各處房

中了妳不約而来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埭[堤]下之水仍是脉〻脉〻

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意[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翻忽又想

到司棋入画芳官等五[几]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宝釵等一處迎春

虽無去然連日也不見回来且接連又[有]媒人来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

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於事不如還是我代玉去相伴百回
來家還是和襲人廝混只是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歸的想畢仍往瀟
湘館來偏代玉尚未回宝玉想亦當出去候送在是無奈不忍悲感還
是不去的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了
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回來快走快走宝玉听
得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出去宝玉至
書房中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快散時忽
然談及一時最是千古佳談風流儁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到是也
好題目大家要作一首西詞衆幕賓听了都忙親教係何等妙事
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　王封曰恒王出鎮青州是恒王最喜女色

且公餘好武曰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輒開宴連日令眾美女以教戰鬥攻拔之事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恆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眾清客都稱妙極妙極神奇之至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恆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眾清客都愕然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如赤眉黃巾兩時之時今合而為一蓋云一過是此等眾類非特歷ㄟ指名某赤某黃若云不合兩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為混人也）恆王意為犬羊之惡不足大舉因輕騎前剿不意賊眾頗有詭譎智術兩戰不勝恆王遂為眾賊所戮於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

〻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将有献城之奉林四娘得問由报遂
集聚女将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报其萬一今王
既殞身于你等有愿随郎侍同我前往有不愿者亦早各散衆女将
听他这樣都一齊說愿意于是林四娘帯令衆人連夜出前直殺至賊營
里頭衆賊不妨也被斬戮了几員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几個女人
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一個不曾留下倒作成
了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来報至中都自天子百官無不驚駭
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
娘一節衆位听了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实在可奇实是個妙題原該
大家輓一輓衆人是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

個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与賈政觀(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里已
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自察該前代以来應加褒獎而遺落(漏)未繕請
奏各項人等無論僧尼吃(道)与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表(接)送履歷至
礼部偹獎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了送往礼部去了大家听見這新聞
心所以都要作一首姽嫿詞以志其忠義衆人听了都又笑道這原該
如此只是便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實歷代可(所)不及
處(者)可謂聖朝無闕事唐朝人預先竟說了竟應再本朝如今年代
方不虛此一句賈政点頭道正是說話間賈环叔侄亦(来了)他賈政命他們
看了題目他兩個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實雖也去寶玉不遠但第一件
他兩個終是別路若論舉業一道似高過寶玉若論雜學則遠不

能及第二件他二人心思滯鈍不及寶玉空靈娟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未免心思擁滯邪寶玉雖不算是個讀書人然虧他天性聰敏且素喜好些雜書他自為古人中也有悞失之處拘量不得許多嘗怕前怕後起來總堆砌成一篇也覺得甚無趣味因心里懷自這里念頭每見一題不拘難易他便毫無費力之處就因此油嘴滑舌之人無風捕捉影作有心者伶口俐舌長篇大論胡扳乱扯敷演出一篇話來雖無稽考却得都說的四座春風雖有正言厲色之人亦不得厭倒这一種風流去近日賈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侄輩中少不得規以正路近見寶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还不算十分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的各各亦皆如此雖有深精舉業

的也不曾發跡過一個看來此亦賈門之數況母親溺愛遂也不強以奉業逼他了所以近日是这等待他又要环蘭二人奉業之餘怎得亦能同宝玉纔好所以每欲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对作妙世事皆不可無足厭只又讀書二字是萬不可足厭的父母之心可不甚哉近只父母只怕兒子不能名利豈不可嘆乎閑言少述且說賈政又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誰先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环賈蘭二人竟自當多人皆作過几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环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録出宝玉尚出神妙篇寫出鈍態來賈政与家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絶句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鉄為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幕賓看了便覺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〻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还難為他又看賈环的（逐）首是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离綉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詎能復寇仇
誰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倒（底）是大几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到（道）还不甚大錯家（終）不懇（切）衆人道迭（也）就去（罢）了三爺終大不多兩歲在未冠之時如凡（此）用了工夫再過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奬了只是不肯讀書過失曰又問宝玉怎（的）広（樣了）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利定又是風流悲感不用

說此等的了宝玉笑道這個題目是不稱近体須得過(古)体或竟(是)或長篇一首
方能懇功(切)家人听了都立身摇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毎(一)不題到手
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衣一般未下剪時須
度其身量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此(當)必是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擬
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離)飄逸始能尽妙賈政听說也
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先)上要寫又向宝玉笑道如此你念我寫上不好
了我捶你那肉誰許你寫大言不慚了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粗鄙一幕賓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
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欢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这四句平敘出也

最得体賈政道休謬加奨譽且看轉的如何宝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将軍俏影紅灯裡

衆人听了这两句便都呌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紅灯裡

用事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难舉

衆人听了便拍手笑道亦發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見其嬌

且聞其香否不然何体貼至此宝玉笑道閨閣習武亦任其勇悍怎似男

人賈老在坐故不便云想可想而知、不得而以知姣怯知之形的了賈政道怀还不快續述
獨倘物二字妙甚細甚
又有的說就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灯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絛蕭韵更妙这總流利離飄蕩而且这一句也綺靡秀媚
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過口舌香姣难奈何必又如此这
是力量不加故又用这些堆砌貨字眼来唐塞宝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
此詞藻点綴、了不然便覔蕭索賈政道你只顧用些这但一句底下如何
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轉煞
住想亦可矣賈政令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
話如今又有要一句連轉帶煞煞豈不心必有餘而力不足些宝玉听了垂頭

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宝刀

他問這一句可还使得衆人不(拍)案呌絶賈政寫了看看笑道且放着再

續宝玉道若使得我便要一氣下去了若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

別的意思出来再另措詞賈政听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

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宝玉听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汚鮫綃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庅(樣呢)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是(字)便見得高底了且通轉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战不成功

腥風吹隴頭折麦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〻水澌（淅）〻　正是恒王战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黄沙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〻〻佈偭（置）叙事（詞）藻無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

妙轉奇句宝玉又念道

紛〻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来（累）贅呢宝玉又

乃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號令秦姬驅趙女
勝負自然難預定
綉鞍有淚春愁種
賊勢猖獗不可敵
魂依城郭家鄉近
星馳時報入京師
天子驚慌恨失守
何事文武立朝綱
我為四娘長太息

就死[是]将軍林四娘
艷李穠桃林[臨]战場
誓盟生死報前王
鉄甲無声夜氣凉
柳折花残実可傷
馬践胭脂骨髓香
誰家女兒不傷悲
此時文武皆垂首
不及閨中林四娘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都從頭看了一篇賈政笑道雖然說了几句到底
不大懇切且曰說去罢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一齊出来各自回房衆人皆無
别話不過自去安歇而已獨有宝玉一心悽楚回至园中猛然見池上芙蓉
想起小丫鬟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到他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
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弔又更覺别致想畢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雖
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須得衣冠正齊奠儀週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
如今若學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開生面另立排塲風
流奇異於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汙行潦蘋藻
荇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

此其一也二則棘皮輓詞也須另云已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
的套頭真凡是唐塞耳目之文亦不須洒泣泣一字一咀一句一啼寧使文
不足悲有餘萬不可上文藻而反失悲且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
非是今作偏也奈今人全或擊功名二字古尚故之風一洗皆尽恐不合是
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為世人觀閱稱讚何必不
遠師楚人之大言招魂離騷九樹苦樹問難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雜
參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实典或設譬寓隨意所之信筆而去喜
則以便為戲悲則以言誌肩辞連意尽為止何必善世俗之拘〻于
方寸之間哉本宝玉本是個不讀書之人再心中有了這篇歪意怎
得有好詩好閒作云未他自己却任意篡著並不為人知慕所以大

肆志誕竟杜撰成一篇長文（字）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副楷文寫成名
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
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畢將那誄文即挂于芙蓉揹（枝）上乃拉（泣）涕
念曰諸君回（君閱）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維

太平不見（易）之元年便奇蓉桂競芳之月是八月無可奈何之日日更奇細思月何難于說
真其〻今偏用如此
說可則知矣

怡紅院濁玉自謙的更奇蓋常以濁字許天下之男子竟自謂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矣

謹以群花之蕊奇香冰鮫之縠奇帛沁芳之泉奇奠楓露之茗奇名四
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于
白帝宮（宫）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奇稱曰竊思女兒自臨濁世世不濁內

物所混而濁也前後便有照應の女兒秫如蓋思普天下之秫斷不能有如此二字之清潔者亦是宝玉之真心

迄今凡十有六載 方十六歲而夭亦傷矣 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 忽又有此丈不可後来亦可傷矣 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栖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与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畸 相共不足六載一旦夭別豈不可傷 憶女兒曩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明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惠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 击騺鷙鳥之不群 今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介余悪直輕佻 注 鷙特立不群 介又語令鴆為媒 故不群故不于鴆羽毒殺人鳩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実罦罬音孚拙翻畢網詩経短攞于罦尔雅罬謂之罦

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 音騺薋葹皆悪草以便邪接茝蘭芳草以別君子

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

之疢故爾櫻唇紅褪韵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离騷長顑頷亦何傷　面黄色）詠謡

誒詬剕棘棒㨉蔓延戶牖豈照尤貝替実攘詞而絡（离騷朝誶夕替廢也　恐尤而相詢詒同攘聖也）

既怫幽沉手不尽復含冤屈于無窮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没賠輩　嫉賈誼）

之才謫與直列遭危巾幗（幗）慘于羽野（鯀剛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騷曰鯀婞直以身之兮終然夭乎羽之野）自邑蓄辛

（長沙）

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难尋洲迷聚窟何来郤死之香海失灵槎

不護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誰温燬炉之剩藥犹存

襟裬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别愁開麝月之奩流化龍飛哀（哀）折擅雲之篦

委金鈿于草莽拾翠匐于䴢（塵）埃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誰

續五絲之縷况乃金天属節白帝司時（晨）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堦月暗芳

魂与倩影同銷（消）蓉帳香残嬌喘共細言皆絶連天衰（单）草豈独蒹葭匝地

悲声無非蟋蟀露苔脆砌穿簾不度寒砧雨夥秋垣隔院希聞怨留（笛）
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犹呼艶質時（将）亡檻外海棠頓老（恰担）捉迷屏後蓮
瓣無声（元微之詩小楼深 迷藏）閑草庭前蘭芽狂（安）待抛残繡線銀箋綵繕
誰裁摺断氷絲金斗御香未熨非承嚴命既趋車而遠涉芳園今犯
慈威復泣杖而抛孤匱（柩本字）及問擕棺被毀慚違共穴之盟石槨成災愧
迨同灰之誚（々棺灰）（唐詩云光開石棺木可為棺晉揚公回詩云生回併身揚死作同）尓乃
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揄颯々蓬艾蕭々隔霧
壙以啼猿遶烟塍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隴中女
児命薄汝南涙血斑々洒向西風梓澤餘衷黙訴凴冷月嗚呼固鬼蜮
之為焚豈神灵而亦妬箝詖奴之呂討豈從寛剖悍婦之心忿猶未

釋（莊子箍揭墨之口孟子謂詖辭知其所蔽）在居子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曰蕾
捲々之思不禁諄々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倚蘭蕙死轄芙蓉
所小娌之言似步無稽據（濁玉）之思則深為不有據何也昔業法善攝魂以
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為非其人
悪乃濫于治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恊庶不負所秉賦也曰希其
不昧之灵或涉降于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所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
是之蒼々兮乘玉虬以遊乎穹隆耶（楚詞駟玉虬以乘鷖兮）地何如是之忙々兮駕瑤
象以降乎泉壤耶（楚詞雜瑤象以為車）望徹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
為前導兮衛危虛于傍耶驅豐隆以為先從兮望舒月以離耶（危虛二星
為衛護星豐隆雷師舒月御
也）所車軏而伊軋兮御鳶鷺以征耶問馥郁而

蔆然兮紉蘅杜以為徙耶眩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回璫耶藉葳蕤
而成壇時兮縈蓮鎦以燭銀膏耶丈炮匏以為觶斝兮漉醽醁以浮桂
醑耶𦢊雲氣而凝眄兮彷彿有所覘耶俯窮寥而屬耳兮恍惚有所
聞耶期汗漫而無天闕兮忍捐棄余于塵埃耶（逍遥遊天闕上也）倩風廉之為
余驅車兮冀騰轡而携帰耶余中心為之槩然兮（莊子至樂篇我独何能無槩然）徒噭噭
而何為耶（莊子噭噭善隨而哭之）君偃善而長寢兮豈天運之変于斯耶（莊子偃善寝于巨室謂人死也）
（○又変而氣氣変而有形形変之有生今又変之死是相与為春秋各夏）既窀穸且安穏
（四時行也○天道変其死也物化）
兮反其真而復奚花耶（窀穸朕左傳窀穸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貫殯楊石誄
早郎窀穸莊子大宗帰而以反真注以死為真）
余犹極桔而懸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莊子太宗帰極桔之名○彼以生為懸疣附贅以死為决疣潰癰○嗟来桑
戸乎嗟来桑戸乎注桑戸人名孟子琴張二人招其魂而語之也○方将不化悪如意哉言人死
犹如化去法華經云法華道師多殊方便于険道中化一誠疲極之衆人城皆生已度想安

稔想来兮止兮君其来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静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覩寥

烟蘿而爲步幛列鎗蒲而森行五警抑眼之貪眼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

于娃岩霓妃逗于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敔微嵩嶽之妃啟驪山之姥邑

呈洛浦之灵獻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扶兮鳳翥爰誠匪篤答

發軔乎霞城返旌乎去圃阮顯微而君通復氤氳而倏阻离合兮烟雲

空濛兮霧雨塵霾劍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

栩栩余乃教歔悵望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賓雷鳥驚散而

飛魚唼喋以謦誌兮是禱成礼兮期徃嗚呼哀哉尚

饗

讀畢遂楚焚帛奠茗犹依依不捨小妳儀至再四方繞繞回身忽心听五日月暗

之後處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听了不免一驚那小妖回頭一看却是人個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睛雯真來顕魂了唬得寶玉也忙看時且听下回分解

硝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悮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到声到唬了一跳既走出来細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代玉滿面含笑口内說道好奇的祭文可与曾我碑並傳的了宝玉听了不覺紅了笑荅道我相着世上这些祭文都抹熟濫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時我一是的頑意誰知有被你听見了有什么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〻〻代玉道原稿在那里到要細〻一續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么听見兩句什么紅綃帳里公子多情黄土壠中女兒薄命这一聯意思却好只事紅綃帳里未免熟濫些〻放自硯成真事来什么不用宝玉忙問

什庅現成的真事代玉笑道咱們如今都係霞影紗糊的窓隔何不
說茜紗窓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是極到底
是你想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儘多只是愚人
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罢了但只一件雖然迼一句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
可在我实不敢當說着又接連說了一二百句不敢代玉笑道何妨我的
窓即可為你之窓何必分晰得如此生踈古人異姓陌路尚然同肥馬
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咱們笑道論交之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
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迼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越
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
故今寧可棄此大文萬不可棄此茜紗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紗窓

下小姐多情黄土隴中丫妚薄命如此一改雖于我涉我也是愜怀的代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况且小姐丫妚亦不典雅并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还不算遲明是為与阿颦作讖却先偏說紫鵑絕用此狡猾之法宝玉听了忙笑道这是何苦又咒他又画出宝玉来究竟不知是咒誰使人一笑一嘆代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宝玉道又有了这一改可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雙関句意妥極黄土隴中卿何薄命如此我亦為妥極但試問當面用尔我是揆究竟不知是為誰之讖一笑一嘆○一篇誄問總因此二句而有又當知雖未晴雯而又実誄代玉也奇絢至此若云必因晴雯誄則呆之至矣代玉听了移神变色慧心人可為一哭○观此句便知誄文実不為晴雯而作也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乱擬用此事更妙盡又欲瞞观者外面却不肯露出反連忙着笑点頭称說果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罢纔剛太太打發人叫你

明兒一早快過去大舅母那边去作二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想是明兒那
家人來拜、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宝玉指手道何必不如此忙我身上
也不但姆明兒还來不能去呢代玉道又來了我劝你把脾氣改、罷一年
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 總為後文伏線阿顰之問可見不是一筆兩筆所寫
宝玉忙道这里風冷偺們只催獃站在这里快回去罷代玉道我也家
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又
忽想起來代玉無人隨命小了頭子跟去送回去自已到了怡紅院中吉
有王夫人打發老嬤、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这边來与方纔代玉
之言相对原來賈赦將迎春許与孫家了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 設云
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荣府中之門
大槩相同也若必云真大同府
則呆

生蔑（莫）未亦係此（世）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
紹祖生得相貌魁梧（偉）體有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便（画出一個俗物來）年紀未
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此句断不可少）現在兵部後（候）缺提陞因未有（求）室（親）賈赦見是
世交之孫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青回（目）擇為東床妓（佳）婿亦曾回明賈
母々々心中却不得十分趂意想來攔阻亦非（恐）不聽兒（況）女之事自有天意前
因況且他是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是（事）為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
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当年不過是彼祖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
了結之事纔拜在門下的並非思（詩）礼名族之裔因此到功（劝）諫過兩次無
奈賈赦（赦）不聽了（也）只得罷了宝玉却從未會過這送（孫）紹祖一面的次日
只得過去了聊一塞責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又（狠）急不過今年就要

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鬼觀園去等事越發掃
去了只頭每日痴〻呆〻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說賠四個了頭過去
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迭世上又少了五箇青潔人了因此天〻到紫
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倏然不過有几個該班
上夜的老嫗先為对竟悼 再看取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
酒犨草兒作別
也都覺搖〻落〻似土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鬪色之可比
既領畧得如此蓼寥落悽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個律
月
此回題上半截是灰聚向東獅今却偏連中山狼倒裝業下情工細下賦寫
来可見迎春是書中正傳何數夫妻是副賓主次序嚴肅之至其婚聚俗
礼一條不及只用宝玉玉一人過去
正是書中之大吉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愁　吹散菱荷紅玉影（此句遺失）

不聞水晝敲棋声　燕（泥）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当手足情

宝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宝玉回頭看（方）是

誰原來是香菱宝玉身一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里來

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來

如今的（你）哥哥回來了那里（得起）比先是自有（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奶奶使人找

你鳳姐姐的竟沒找着進（說他）來找他說往園子里來了我听見了這信（巾）我

就討了這件蓋（差）進來找他過（果）見他的丫頭往說在稻香討呢如今我往

稻香村呢（去找他）如今我往稻香討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姐

这几日可好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的瞧瞧这地方好空落落的宝玉应之不迭又让他同到怡紅院去喫茶　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緊事再來宝玉道什么正緊事这么忙香菱道爲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　宝玉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听見吵嚷了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道造了什么罪了人家好端端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搬扯別家也宝玉忙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貿易思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出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任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的是們兩府

都也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下夏家夏日何得有桂又桂花時郎焉有得又雪三是原係風馬牛全若強奏合故終不相符來此敗運之事大都如此当局者自不解耳宝玉問笑道笑問听得桂花四字原是新雅故不又一笑余亦欲如何又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他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畢単有几十頓頃地獨種桂花凡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子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總有这個渾號兒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兄弟可惜他竟这一門風竟總絕了宝玉忙道咱們也別管他總絕絕後不絕後只是这姑娘可好嗎你們大爺怎么就中景意了補云阿獃素日難得中意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當年本是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廝混過的叙叙起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開了这几年前

兒一到他家夏奶〻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〻出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还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讀書寫字所以你的哥〻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里老朝奉夥計們一群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还要留多住幾日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〻一進們就咕〻唧〻求我們奶〻去就就我們奶〻原也是見過这姑娘的且又門当戶对也就依了和这里姨太〻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説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乱的很而歎求娶一段文字仍從香菱口中補明省卻許多閑文累筆我也巴不得早些過来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妙極菱香口声段不可少看他下作死語知其心中畧無忌諱疑慮等意夏是渾然天真之余為一哭寶玉冷笑道忽日冷笑道二字便有文章如此說但只我听这話不知是什庅到替你耽心慮後呢又為香菱之識偏是此等事體等到香菱听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

這話是什庅話素日咱們都是斯抬斯敬的今日忽然起[說]這些事[話]來[這]是什
庅意思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个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
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何所說[有失]獃獃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滴下淚
來只得說[無]精打彩還入[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中猶喚晴雯或[若]
魘魔驚怖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揀大觀
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之所至兼[之]風寒外感故
釀成一疾卧床不起賈政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瑰[視]王夫人心中自[暗]悔不合[該]
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
好生伏代[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
的痊愈好生保養一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這

一百日内連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約（東）的火星乱迸那里忍耐得住雖般（百）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罢了因此〻和此〻丫妳們無所不知（至）恣意要（耍）笑作戲又听得薛蟠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宝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耳鬢絲庅（廝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切之至少不得潛心忍（忍）耐暫同這些丫妳們廝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难這百日内只不曾折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了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要（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香綫（菱）自那日搶白了

宝玉之後心中自為宝玉有意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宝姑娘不敢親近
可見我不知〔如〕宝玉〔釵〕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白〔日〕常和他角口氣的扁哭
自然唐他〔突〕也是有的了從此到了〔要〕遠避〔而〕縱〔之〕好回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
来日〻忙乱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已身上分去責任到底
比这樣安寧些二則又聞得是个有〔最〕羅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
因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好容〔誰知那夏〕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
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以〔的〕邱壑經緯頗步熙鳳之後
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跑〔胞〕弟兄寡母独守此女
姣養溺愛不啼〔啻〕珍宝凡女兒一舉一動彼〔他〕母皆〔親〕百依百隨回〔因〕此未免姣
養太過竟釀成个盜跖的性氣愛〔視〕自已尊若菩〔菩〕薩窺他人穢如糞

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和丫頭們使性弄氣輕
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兒時靦腆
温柔須要拿出些威來纔弹壓得住人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
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熟爛將來必不得能自立旗幟矣又見有香菱
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卧榻之
側豈容他人酣睡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做金桂他在家是不許
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
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另換一名因想桂花曾
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己的身分如此薛蟠
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胆無飯力的如今得了一個妻

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他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
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槩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
蟠的氣槩漸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飯不知要行何事先与金桂商
議金桂執意不便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話賭氣自行了這金桂便
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
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娘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說了親眼前
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个女兒比
花朶還輕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
已一心一記和和氣氣的過日還是這樣胡鬧喫了黃湯折磨人家這
會子妳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

桂〻〻見婆〻如此說丈夫越發得了意便粧出些張致來總不理薛
蟠〻〻沒了主意惟(諸事唯〻)是然而已好容易十天半(个)月之後纔漸〻的哄轉
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不免氣槩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
見丈夫旗纛漸倒婆〻良善也就漸〻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
薛蟠後來寄(倚)嬌詐媚將及薛姨媽後將(及)之薛宝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
隨机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如(知)其不可犯每欲尋隙有(又)無隙
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是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
母香菱(回說未時太小不得深知答之)皆得忘討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回問他香菱二
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道是)人〻都說姑娘
通只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噯喲奶〻不知道我們姑娘

的李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还誇呢欲明後事且見下回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十回

話說金桂听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 畫出一個悍婦來 鼻孔里哧哧兩声 真真追魂攝魄之筆 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誰聞見香來着若說菱角香了正緊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芦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 說的云便是慧心人何况菱卿哉 金桂道依你就說蘭花桂花到香的不好了 又一倍一個蘭花一則是自高声價二則是誘人犯法

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花
之香可比一句話未完金桂的丫环名喚宝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兒說
道的要死要死你怎麽真叫起姑娘你名子來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
意思忙賠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奶奶別許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麽
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
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奶說那里話此刻連一身一体俱屬奶奶
何得換一名字子的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个字
好就用那一个金桂笑道你的似雖說的你是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的名字
反不知如你你能來了既日就駁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奶有所不知
先當是買了我來是原是給老奶奶使喚的故此姑娘起得名字後來我

自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々亦發不與姑娘相干
况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怯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様說香字
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来歷些香
菱道就依奶々着様罢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宝釵亦不在意只因薛
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妳宝蟾有
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水的撩逗他宝蟾雖亦解事
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
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此他既看上了宝蟾如今且捨
出宝蟾去与他々一定就和香菱踈遠了我且乘他之時擺佈了香菱
那時宝蟾原時的我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机而發这日

薛蟠晚問微醺又命宝蟾列茶来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悮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説宝蟾不好生拿宝蟾説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句使了便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宝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饞痨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庅和我説別偷〻摸〻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伏着酒盖臉便越勢跪在被上吃着金桂笑道好姐〻的若要把宝蟾賞了我你要怎様就怎様你要人腦子也弄来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的愛誰説明了就收在房里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庅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

称謝不保(盡)是夜曲尽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曲尽〻丈夫之道奇聞奇語)次日也不出門只在
家中厮奈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与他二人薛蟠便(和)
拉〻扯〻的起來宝蟾心裡也知八九個(也)就半推半就(的)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
心等候的料必在难分之際便叫(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这小丫頭也是金
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双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
捨兒專作些粗笨的生活(鋪叙小捨兒手尾亡中又点薄命 二字与施了頭逞作对)金桂如今有意
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香菱(叫他)到我屋里將手帕(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金桂)
(坏極所以獨 使小捨為此)小捨(兒)聽了一逕尋着香菱說菱姑娘奶〻的手帕子(忘)計在屋
裡了你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因金桂近日每〻的折挫他不知
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總為痴心一人唉)聽了这話忙往房里來取不妨(防)正遇

見他二人摧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面飛紅忙将身迴
避不迭那薛蟠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
掩今見香菱撞來故也料有些慚愧還不十分在意無奈保蟾素日最
是説嘴要強的遇故見了香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
口內恨怨不迭説他強姦力逼等語薛蟠好容易圈哄的要上手
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興頭變作了一腔惡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
分説赶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作什麼來撞尸遊魂香
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
恨的只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妨水略熱了些
遂了脚便説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赶着香菱踢打了兩下

香菱雖受過這氣苦既到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香菱房中去成親命香菱過來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髒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里勞動伏侍又罵說你那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人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我死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睡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睡香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到茶一時又捶腿如是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暗的發恨道真了你樂這几天等我慢慢的擺

佈了來那時可別怨我一面總忍一面設記擺佈香菱半月光景忽又
粧起病來只說心疼难忍四肢不能轉動〔半月工夫諸計安矣〕請醫療治不效衆
人都說是香菱氣的閙了兩日忽又從金桂的枕頭内抖出紙人來
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
于是衆人反乱起來當作新文先报与薛蟠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然更乱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
是宝蟾的鎮魘法兒〔惡拉壞拉〕薛蟠道他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
里何苦賴好人〔正要老只此句〕金桂冷笑道除了他还有誰莫不是我自己
不成雖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
你他是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同誰誰肯認

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三[你們]個多嫌[治]我一個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破[被]這一夕話激怒順子[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与前要打死宝玉遥二对]一逕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說]說便劈頭劈面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鎮]喝[他]說不問明白就[你][打]起人來這了頭伏侍了這[你]几年那一点不週到不盡心他豈肯如今[倒]作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听見他婆婆如此說着怕薛蟠耳軟軟心活了便亦[益]發嚎啕大[痛]哭起來一面又哭嘁[喊]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宝蟾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不過要]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薛蟠听了

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蟠姨媽要打听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
子百般惡頼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
(制住)持軟慣了如今有句(又見薛蟠沒臉)搭(他的)王了頭被他霸(明使他)占了去他自己反惡(要站)出温柔
讓夫之礼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作(的)实是俗語說的清官难斷家
務事此事正是王(公)婆难斷王(房)幃事了因此無法只一賭氣喝(罵)薛蟠說
不争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就)把賠房了頭
也摸(索)婆上了叫老婆說嘴占了了(他的)頭什么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
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旧的東
西白(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
來賣了他(你)的就心净了說着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

人去快吽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
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下頭了金桂听了這話便隔着
窓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説着一個扯着一個的我們很
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出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
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頭他收在房里了薛姨媽听説氣
的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〻這里説話媳婦隔着窓子拌嘴
虧的是旧家人家的女兒滿嘴里大呼小喊説的是什麼薛蟠急的
跺脚説罢喲〻〻看人听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作二不休越發〻潑喊
起來了説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〻到怕人笑話了再不
善留有他就賣了我他还不知道的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

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趂早施為还等什庅嫌我不好誰叫你
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作什庅去了这會子人也来了金
的艮的也賠了畧有個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擠發我了一面哭
喊一面滚揉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
又不好只自出入唉声打氣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早
被薛宝釵劝進去了只命人来賣香菱宝釵笑道咱們家從来只
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胡塗了倘或叫人听見豈不
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下我使喚我正也没人使呢薛姨媽道留下
他还是淘氣不如打發了他干净宝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横
竪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里也如賣了一般香菱早已

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罷了自從後香菱果跟在寶釵在園內去了把前面路逕竟一心断絶虽然如此終不而対月傷悲挑灯自嘆本来怯弱虽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胗視服藥亦不放驗那是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惟暗中垂泪怨命而已薛蟠虽曾仗着酒胆挺撞過兩三次持棍欲打那桂便遞与他身子隨意打这里持刀吹砍時便伸与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乱鬧了一陣罷了如今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長了威風薛蟠發軟了氣骨虽是香菱猶在却亦如不在的一搬縱不能十分暢快了就

不覺的礙眼了且姑置不究如此又漸次尋趁寶蟾〻〻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〻便不肯低服容讓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次後來金桂急了甚至于罵再至于厮打他雖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潑拾頭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此時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于二者之間十分鬧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廂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殺鷄鴨將肉賞人吃自己只以油炸焦骨頭下酒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庅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薛蟠亦無別法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攪家星罷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

補足本題

寧榮二宅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是(時)宝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与眾姊妹不盖(差)上下的人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為奇之(怪)至極〔別書中形容妒婦必曰黃髮黧面豈不可笑〕因此心下納悶這日与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來(惟)有(在背)地里偷眼抹淚的只要(叫)接了來家散誕兩日王夫人為(听)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草蛇灰線後文方不見突然〕所以就忘了前兒宝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補明〕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去正說賈母打發人來找宝玉說明兒一早(早)往天齊廟還愿宝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听見如今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

随了兩三個老婆﹅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還愿這廟
里已是昨日預偹停妥的宝玉天性怯(胆)不敢猙獰神鬼之像這天齊
廟本係前朝所修極其(雄)宏壯宝玉天性怯(胆)不敢(細看又因)今年深歲久又極其
荒凉里面泥(況)胎塑像皆極其兇惡是以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
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婆﹅和李貴等人圍随宝玉到處散誕頑
要(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復回至室(靜)安歇衆婆﹅生恐他睡着了便請當家
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王道士專意在江湖上賣藥弄
些海上方(兒)治人射利這廟外現掛自招牌丸散膏丹色﹅俱偹亦長
在寧榮兩宅走動熟慣都与他起了渾號喚他作王老(一)一貼言他
的膏(膏)藥最他(靈效)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一貼進來都笑道

來的好〻〻王師父作極会説古記的説一個与我們小爺听〻王一
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瞧仔細肚里麺觔作怪說着滿屋里人都
笑了 王一貼又与張道士還〻二才特犯不犯 寳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喝命徒弟們快泡
好釅茶來茗烟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這屋里坐着還嫌膏藥
氣息呢王一貼笑道没當家花〻膏藥從不拿進屋里來的知道哥
今日必來頭〻天五天就拿香燻了又燻的寳玉可是呢天〻只听見你
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
長其中細礼一言难尽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賓客得吧溫凉兼
用貴賤殊方内則調元補氣開胃口養榮衛寧神安志去寒去暑
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出死肌生新肉去風散毒其效如

神貼道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
到有一種病可也貼的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見效
哥兒只管揪着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
宝玉笑道你猜若猜的着便貼的好了王一貼听了尋思一會笑道這
到难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灵了宝玉命李貴等你們且出去散散這屋里人
多越發蒸臭了李貴等听說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一人這茗烟
手内点心有了一枝夢甜香（与前文一些）宝玉命他坐在身傍却倚在他身上
王一貼心有所動（四字好萬生端于心心邪則意射則在于邪）便笑嘻嘻走近前来悄
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
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犹未完茗烟先喝道該死打嘴宝玉犹未解

未解妙若解則不成文矣

忙問他說什庅茗烟道信他胡說唬的王一貼不敢再問只說哥兒明說了罷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妒病方子〔沒有王一貼道〕就是听也沒有听見過宝玉笑道这樣还笑不得什庅王一貼又忙道貼妒〔病〕的膏藥到沒經過倒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竿見影的效驗宝玉〔問〕什庅湯藥怎〔庅〕吃法王一貼道这叫做療妒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早吃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庅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橫豎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庅那〔時〕就見效了此科諢一段方為奇趣之至說着

寶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鼻子]王一貼笑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盹[困]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裏來混（萬意深遠在此数目）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閣[焚]化錢粮散福功課完畢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旹[了]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待過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嘆[哭]啼啼[啼]的在王夫人房中撫[訴]委曲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淫遍略劝[劝]過三[兩]次便罵我是醋計[汁]子婆[老]擰出來的（奇文奇罵為迎春一哭の恨薛蟠何等剛霸偏不能以此語金桂使人氣々）（世書中全是不平又全是意外之料）又說老爹[爷]曾收着他五千銀子不該死[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

老子死了我五千銀子把的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在下里
睡去當日有你爺〻在時希圖上我的富貴赶性相与的論理我和你
父親自一倍如今強壓我的頓賣了一輩又不該作了这們親到沒的叫
人看自赶势利似的不適可笑適辞如閑一行說一行哭的嗚〻咽〻連王夫人並衆
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功說已是遇見的不脫事的人
可怎庅呢想當日你叔〻也曾劝過大老爺不叫作这門親你大老爺
執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这也時你的命迎春哭道
我不信我的命就这庅係不好了庅若從小兒沒了娘幸𠀋過嬸子
这邊過了几年心淨日子如今偏又是这庅個結果王夫人一面解劝一面
問他隨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乍〻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

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里旧房子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
心了不知下次還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説不
過年輕的夫妻們閑牙鬥齒亦是萬々人之常事何必説這喪話仍
命人忙々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宝玉不許
在老太々跟前走漏一些風声倘或老太々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説
的宝玉唯々的听命迎春是夕仍在旧館安歇衆姊妹還等更加親
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終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
与衆姊妹分别更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劝釋
方止住了過那边去 凡迎春之文皆從宝玉眼中寫出前悼聚而東鄉是实寫悍家中去很出迎春口中可為实寫以虛々实々变幻體格各尽其法
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

雖不願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免強忍情作辭了邢夫人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子情塞責而已終不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共四册）

一九七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平装本定价：每部七元二角
书号：一〇〇一九·二一一三三
内部发行

内部發行

（共四册）

統一書號：10019·2133

定　價：7.20　元